女兵之路



女兵之路

朝鲜·平壤
外文出版社
主体103年（2014年）

序

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谨向于20世纪50年代曾参加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冒着枪林弹雨战斗过的人民军勇士致以同志的诚挚问候，并向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流血牺牲的战友深表哀悼，向依然走在革命征途上的我难忘的战友们致以战斗的问候。

这部手记既不是一个英雄的战斗故事，也不是一个指挥员的记录。

当时，我是十八岁的短发少女，不是坦克兵或机枪手，而是普通的护士。

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或者炸毁几辆敌人的坦克显然是赫赫的战功。可我们护士的工作是谈不上什么殊勋的。

但是，我已是八十高龄，不忍心把我在严峻的战争时期耳闻目睹的往事湮没在历史中，就回想着过去写出了这部书。

我希望，这部回忆录能够给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元帅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肩负一定要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光荣使命的新一代人带来些许力量和帮助。

我想我的文章难免有不少不足之处，很抱歉。

我只想重新做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女战士，要和我国可靠的青年一起走千里火线，就写出了这部回忆录，敬请读者体谅我。

主体 102 年（2013 年）6 月

作者

目　录

我所选择的路

考　验

在友邦中国

再进攻之路

我所选择的路

解　放

1950 年 6 月 28 日。

整个汉城顿时沸腾起来。

“解放了！”“金日成将军万岁！”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到十字街头。我也跟着洪流般的人群涌向了大街。

人们喊着万岁，围住了人民军坦克。坦克停在环岛上，炮塔上有一位年轻的人民军战士在慷慨激昂地讲话。我在人群中好容易挤到了他跟前。

戴着坦克帽，晒黑的脸庞，很密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令人感到人情味的嘴角，醒目的虎牙……

我专注地凝视着他。

–啊，人民军坦克兵！好帅呀！

我竖耳倾听着。

他的话大概如下：今年春天，杜勒斯视察三十八度线后，向老朽走狗李承晚下达进攻共和国北半部的秘密指令；针对这种形势，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于 6 月 7 日发表有关

南北朝鲜总选举的号召书，接着，6 月 19 日提出要用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和南朝鲜国会合并成单一的最高权力机构的方式来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逆贼于 6 月 25 日进攻共和国北半部来回答。

他做出科学的分析说，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在于不仅把南朝鲜而且把全朝鲜殖民地化，同时，摆脱本国从 1948 年开始的生产过剩危机。

他的每句话，句句流入我的心田。

最后，他说："没门儿。我们拥戴了在 20 多年漫长岁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进行斗争取得胜利的金日成将军，还有继承抗日游击队传统，由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的儿女建立的朝鲜人民军。敌人敢老虎头上拍苍蝇，好大的胆子。敬爱的金日成将军下命令，歼灭傲慢无礼的敌人，解放我们神圣的祖国南半部。

"诸位！你们获得解放了。"

坦克兵大声喊着，高高举起了手。

刹那间，爆发出万岁的喊声："金日成将军万岁！"，"英勇的朝鲜人民军万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一簇花束飞向了坦克兵。坦克兵抱着花束，感动得闪着泪花下了坦克。他走近一位老人，恭敬地献给他花束。老人拥抱着坦克兵，久久不放。老人用手抚摸着坦克兵的后背，

嘴角抽搐着，泪珠从起皱的脸颊上滚下来。

我也禁不住激动，热泪潸潸。

人们都泪水汪汪，又发出了欢呼。

整个大街充满欢呼，充满激动。

坦克开走后，又从那面开来汽车。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跑到那里。车厢上的人是曾被关在西大门监狱里的爱国者。他们挥动着干瘦的胳膊，流着泪喊着：“民族的太阳金日成将军万岁！”、“朝鲜劳动党万岁！”。人们围着他们，跟他们一起喊，跟他们一起哭……

我又跑到了别处。

一个青年站在凳子上满怀热情地说什么话，群众扯开嗓门呼应：

“上战场！打仗去！”、“在这疆土上统统消灭洋鬼子！”

一只只拳头纷纷朝向了天空。

这时，人们看见雄赳赳行军过来的人民军部队，都跑过去拥抱他们。顿时，队伍被淹没在了人群中。拥抱，哭泣，欢笑……

妇女们从四面八方提着顶着水桶跑过来给军人水喝，和他们高兴地说话：“高兴！真高兴！……”。无论是谁都流着泪。

当天，我整天在街上走着，跑着，喊万岁喊得嗓子都

沙哑了。

忽然，我停住了脚步，抬头看了看天空。

-难道这里是我一直生活的地方？……噢，这个天空曾在什么时候这样蔚蓝过？

举目眺望远方，北岳山在晴天里显露出自己的峰巅。这也是以前没有过的。

以前污秽肮脏，破败衰落的大街和房子，不知怎的，今天显得挺鲜明。

满街的人们，他们确实是仅在几个小时前像被铁链紧锁似的、像被勒上嚼子似的备受欺辱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忍气吞声的那些人吗？

暗无天日的汉城顿时阳光普照，这真不是梦境吗？

伟大的金日成将军洒下的阳光，像朝阳般普照汉城上空！

这的确不是梦境，而是现实。

我面对巨大的变化，经历从未见过的现实，把从未闻到过的新时代的气息一下子拼命地吞咽下去。

这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帝国主义败亡后，南朝鲜也获得所谓的解放，但是，美国佬闯进来以主人自居，亲日派、亲美分子篡夺政权，因此，南朝鲜事实上不能说解放了。

8 • 15 解放后 5 年来，汉城没有一点变化。

新建的东西只有南山前的地下人行横道和旁边的喷泉，而连它也很快成了叫花子的“家”。

要说多了的东西，就是挂英文牌子的饭馆、酒吧、红灯区，还有美国佬的军事基地和营房。

可是，人民军进攻汉城后，这一切都变了。

新社会的到来和解放，使社会急速变化。

立刻出现人民委员会的牌子，许多房屋屋顶上迎风飘扬着共和国国旗。建立人民的政府机关和社会团体，人民性政策很快就让人们充满欣喜。

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被赶走后的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

学校里组建自治会，因为反对反动统治曾被关进监狱里的老师和被开除的高年级同学和学友回来了。

耀眼的阳光还普照到曾为了一升米而受尽折磨的妇女。

我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妇女头顶着沉甸甸的米袋子飞快地走在前面，后面有个十来岁的孩子背着米袋子跟走。

前面的妇女掉过头来喊道：“五德，你快来呀。”

“这个很沉哪。”

妇女请我帮她把米袋子放下。

她笑逐颜开地跟我说：“好像在做梦一样。人民的政府给我这么多的米。我有五个孩子，曾骂他们是累赘，但他们

今天分得了这么多的米呢。”

我提着五德的米袋子，跟着他妈走在板房村上坡路。

解放前，南山旁边山坡上矮小简陋的板房日益增多，这个背阴地的村子，我也感到不好看，看着过意不去干脆不想看。

这个妇女走上坡路笑嘻嘻地说道：“这个板房村就快要没了。等着瞧吧，人民的政府哪能放过这个寒碜的东西。呵呵。”

我们到村口，从小巷里的公共自来水那边传来嘈杂的说话声。

“哟，快来看看，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呢。”

“什么？自来水？”

妇女把米袋子放了下来，从旁边的妇女手里把水瓢接了过来咕嘟咕嘟喝下去。

“这是人民的政府送来的水？”

“听说给敞开了通往这里的自来水管道哩。”

五德妈感激不尽地仰望苍天。

“肯定是金日成将军指示为我们穷鬼送来的水！我们可以享受新生活了，呵呵。”

我听着她们这些最下层妇女，受贫穷折磨，躲在背阴地生活的妇女们的话，心想：啊，这个疆土上的日食终于结束了！

我们面前升起了伟大而灿烂的太阳！

民族的救世主、民族的太阳金日成将军！！……

在他投下的阳光下，展现了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世道。

在这个阳光之下，我也会重新做一个人。

第 一 步

我的路，当时我所选择的这条路对得很。

至今，我满怀自豪地回忆当时在少年时代里，我准确无误地感受到时代的气息，选择了无比正确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毫不动摇地走了过来。

人生之路颇多。在这么多的路中，选择哪条路能让人们的命运处于完全不一样的境地。有的人因为迈开错误的第一步就使自己的一半人生彷徨着；有的人虽然迈开正确的第一步，但因某种诱惑放弃自己选择的路而走上了歧途。

我通过体验切身感到：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某一超人存在，而取决于自己选择什么样的路，取决于自己怎样走在这条路上。

回顾起来，我真正的人生之路始于 6.28 汉城解放的时候。

带来战争浩劫，凶猛地北进的傀儡军遭到人民军强有力的反击，就开始败退。

因为傀儡政权的苛政和美军的暴行而呻吟的整个南朝鲜传来了人民军的炮声，而且，那个炮声越来越近了。

向南败退的残兵败将叫苦连天。

好像早就越过回声岭，传来了人民军坦克震天动地的履带声。其中掺杂着胜利的喊声。

我推开被子,冒着凌晨的漆黑跑到巷子里竖耳倾听。

我好像在漆黑的夜里遇到一丝光芒，觉得异常兴奋。

越来越近的声音好像是启示新的命运的交响曲在我的耳旁奏响，扣动了我的心弦。

我高兴地噙着泪水想：我的命运，我真正的人生之路终于要开始了。

我在末世般日益腐朽的世道里，曾面对那种不顺眼的现状，心里没有可依赖的支柱，无可奈何地过日子。但是，金日成将军解放了我们，随之，我心里的凤仙花一下子就盛开了。

我姐被划为德成高女罢课的“头子”遭到盯梢，但夜里在被子里偷偷地教我《金日成将军之歌》，给我讲北方梦境般的现实。

有金日成将军的平壤是我希望的灯塔，即使我难过或悲伤的时候，也为我投下了启明星般的光芒。

可现在，将军的部队在消灭邪恶之徒，以怒涛般的气势进攻过来。

这不是梦境，而是现实。

我的心沸腾起来了。

我一定要让伟大将军的阳光普照到南海尽头。

我该做什么，我该选择哪条路？

对，要走。我要让伟大将军的阳光照到整个江山。宁可粉身碎骨，我要走的只有这条路。

我该走。我该同将军派来的人民军一道参加祖国解放圣战。

这才是将军召唤的路，这才是拥护将军的路。

我内心的灵魂是这样呼喊着。

于是，我最先参加了义勇军。

当时，梨花高女（梨花高等女校）操场上站满了报名参加义勇军的人。有志有勇、舍生取义的年轻人哪能不到这里来呢？

这里进行简单的招募审查。

审查员说“十八岁？……你是12月31日生的，应该是十七岁。”我的心突然猛跳起来，但我最终上了入伍者名单。

动身的那天，我发现我姐在街上行进的军官队伍里。她现在参军已经成为了少尉。

很短的离别时刻，姐对着我的耳朵说：“我们一定不会

死的。明白了吗？我们在这里不是有信念的吗。”说着，她把手摁在了自己的胸脯上。

两个队伍向不同的方向开走了。

当时，我未能完全理解她的话。

后来，为祖国的神圣战斗中，我切身体会到了我的心里充满着信念。那就是对伟大将军的坚定不移的信赖。

我第一次听到伟大将军的故事，是小时候在烧熏蚊火的草席上听村里的老人们讲的。有关在白头山打仗的将军传奇式的故事，像启明星一样在我小小的心田里撒下了光芒。

像童话世界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我幼小心田中的对将军的崇仰，随着我的成长更加鲜明起来。

我躺在去学校的路旁草坪上，看着天空，凭着想象力想象将军的面容的往事至今还历历在目。

可现在，将军不是在远方而是在很近的地方引导我站在了南进的路上，光荣之路上。

这样，我跟着将军迈开了女战士的第一步。

在冒着枪林弹雨前进的过程中，有股力量让我充满作为人民军女战士的喜悦，拥有对胜利的信心、对未来的确信。这股力量的源泉是什么呢？

那就是铁的信念：只要有金日成将军在，我们就百战百胜。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跟着将军挺身而出

的我们。

这个信念让我熬过好几百次险些送命的关头。

第一次看护

凡是事情的开头都会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我的从戎生涯是从第一次看护的夜里开始的，因为我从未做过护士，不熟练不习惯，熬夜熬得可不容易。

1950年7月末，我跟着消灭敌人怒涛般南进的人民军部队上前线去，心里充满喜悦。

随着南进的步伐，我们军医所也不断前进。

盛夏7月下旬，军医所设在一座山脚下的某一村庄。

我们刚卸下背囊，就执行看护伤兵的任务。

军医所离正在进行战斗的前线远30里左右，但不间断地传来炮声，经常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让人切身感到战争的严酷性。

我们看护的伤兵住在以前公共礼堂的一个小木屋，他们都在战斗中受伤，因痛苦呻吟着。

一天，有一个伤兵忍不住痛苦叫喊，军医长等军医们马上跑来召开会议，把他送到了手术室。

我从值白天班的护士那里得知这个伤兵的故事。

被送到军医所的那个伤兵的腿上血迹斑斑的绷带里

夹着以他的连全体战士的名义写的信。信中说，这个副排长是一个人打退 30 个敌人，捍卫阵地的英雄，恳请你们一定治好他的腿，让他返回到自己的连。

伤兵被送到手术室已有了一个小时，但还没出来。

我站在手术室门前焦急不安地等他出来。

一会儿，门打开了。手术室护士端着长长的白色包袱出来了。

“患者怎么样？”

“真是侥幸。他险些送命了呢。”

“这下可好了。切除了化脓部位就好了。”

我轻松地说。这时，护士用焦急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切除？……这样的话该多好。但他的腿一直切割到大腿骨。”

“什么？割了腿？”我惊讶得低声喊道。

手术室护士递给我刚端出来的白色包袱说：“对了，你端着这个一会儿，我去拿铁锹来。”

“这是啥？”

“什么啥？就是割下来的腿呗。”

“？！……”

刹那间，我吓得好像浑身痉挛了，差一点没把包袱丢在地上。

我的嘴唇抽动着，腿直打颤。

护士急忙跑去拿锹，我端着用白布包好的腿，被吓破了胆。我生怕这条腿忽地腾起来踹我。

但我又不能把腿放在地上。我觉得这样做是对伤兵的侮辱，又不是护士应该的态度，违背护士的本分。

我紧闭着眼睛，端着已经僵直的腿胆战心惊。我觉得，即使面对死人也不至于这样害怕。一会儿，传来了脚步声。

“跟我来。”护士说。

我跟着她走到昏黑的后山坡才放下了腿。

护士挖着土，看到我吓得脸色煞白就问道：“怎么了？害怕了？看你这个样子，你慢慢会习惯的。”

“……”

她把腿埋在坑里，还用脚踩实。她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端着割下来的腿的恶心感，一直不离开我的胳膊和胸脯。

手术室门打开，那个患者躺在担架上回到了病房。

他一声不响地躺着，但是，间或因手术后的疼痛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我久久站在他的枕边，俯视着他的脸。

腿没了，他怎么能活一辈子呀？

我不由得掉泪了。

那边的床上传来了呻吟声。

我急忙走到那个床边。

“同志，有事吗？哪里不舒服吗？”

我亲切地问他，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

我哄他说：“患者同志，忍耐一点好吗？刚打了努夫卡因，马上就会好的。”

他烧得眼睛像得病的婴儿一样朦胧，直说胡话。

我很想减轻他的痛苦。

我决心再去找值日护士长。

刚才，因为他太难受，生怕他会死，我就去找护士长，含着眼泪央求打针，让他镇静下来。这样，给他打了努夫卡因。可现在，又要去请求是不是？……

可我还是找护士长去了。护士长疑惑地看着我。

“护士长，刚才打针的那个患者，还是疼得受不了。请你就再打一次针好吗？”

“你也算个护士吗？”

“啊？”

护士长久久无可奈何地看着我，便低声说话：

“你该懂这样的问题。一个晚上能打几次针？你回去用别的方法让他镇定吧。”

“是，我可以回去吗？”

我举手行礼，转身走了。

回来的路上，我感到焦急。

“用别的方法？”

我不懂别的方法，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不打针和用药也能减轻患者疼痛的方法，我纳闷起来。

但我知道一个方法，那就是对患者的精诚。

我走进病房时，他探问般的目光看着我的脸。

我坐到他的枕边，嘴唇触到了他的额头。因为我想起来，在家的时候，母亲把嘴唇触到患病的弟弟额头上量量体温。

“你还是发高烧呢。患者同志，你听我说，老打这个针就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你还是把我的手当作你母亲的手握着努力睡着吧，好吗？”

我的声音好像抚慰患病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暖体贴。我用手轻轻地抚摸他蓬乱的头发，爱怜般地摸了摸他发烧的脸颊。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

挂在房间柱子的弹壳灯盏撒出摇摇欲灭的微暗的灯光，患者好像睡着了，喘气声平静了。

我舒了一口气。深更半夜，万籁俱寂，传来野鸟凄婉的鸣声。

这时，头上缠着绷带的老伤兵看着我这边说，护士你也坐那儿眯一会儿吧。我感谢他，可这是我值班的晚上，怎么能睡觉呢？

我想：他们是为祖国打仗受伤的，跟他们共患难，为他们做他们的姐姐和母亲是再光荣不过的战斗任务。让躺在这里

呻吟的所有患者康复回到自己的战斗队伍，是不亚于任何一个兵种的重要的战斗任务。

我的视线停在了割腿的患者身上。

-不过，他再也不能打仗了！

我正这么想着，忽然，他有气无力地用喃喃的声音叫我。

“护士。”

“哎，我在这儿呢。”

我跑到他的床前。

“你醒来了，同志”

我握住了他粗糙而苍白的手。我想给他说温馨体贴的话，但是，又不知说什么。

“我说我腿为啥这么疼？请你帮我挪一挪腿。”

原来，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的腿已经被割断了。

他再次叫我挪腿。他又没有腿可挪呢。

他再次用微弱的声音催促了我。我无法拒绝他的要求，忙说：“好，挪吧，来！”

我掀开了他的白床单，不由得缩回了手。因为，他的两腿都没了，只有缠满绷带的大腿根。

我险些叫一声。我原以为他只割了一条腿，这时的惊讶是颇大的。

这么说，刚才我端过的不是一条腿，而是两条腿。世上

哪里还有比这更为难的事情？可恶的敌人竟全夺走了这个勇敢士兵的两条腿。

我再给他盖上白床单后，抑制着哭泣跑出了病房。然后，再也忍不住心底里的委屈就哭出声来了。

这时，走来的护士长惊讶得拦住我问道：“你哭什么？出什么事？……”

“护士长！怎么能这样，两条腿都割了。”

“别无他法，生命要紧，所以……”

护士长也哽咽得说不下去。

我焦急地诉苦道：“这可怎么办？他说腿疼，叫我挪开腿。”

“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腿已经割掉了。咱们先别告诉他，好吗？先别……”

护士长激动地说，给我擦擦眼泪。

“都怪敌人。好，不哭了。往后还得经历更大的痛苦和悲伤，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跟着她走进了病房。

那个患者闭着眼睛，喃喃地说：“我的腿疼得受不了，你帮我挪一挪吧。”

护士长欣然答应道：“患者同志，来，挪开腿吧。你做了手术，当然会疼。不过，过两天疼痛就会慢慢消失。来，打个针吧。”

她给他打了镇痛针。不一会，他也睡着了。

病房的窗户映出了黎明的晨曦。

我第一次看护的夜晚就这样过去，新的战斗的一天到来了。

我的从戎生涯就这样开始，后来，又度过了难以数清的艰难的护理患者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我通过护理患者的日日夜夜，渐渐学会了护理伤兵的方法，懂得了各种医学要求、药品、伤口处置及处方等许多东西。

但对我们护士来说，这并不是全部。

我渐渐体会到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做患者慈祥的母亲和姐姐，要献出精诚和忘我牺牲精神，要具有一定让他们康复站回战斗队伍的责任感。

战场的火光

对护士而言，亲自上战场亲眼看到战斗情况，体验战斗，不是那么容易经历的事情。

我们在参军的时候，在南进的时候曾决心在战斗队伍里跟男子们一起持枪打仗，不行的话就要抬着担架在枪林弹雨中驰骋。但是，作为护士，能够这样做是很不容易摊到的好运。

凡是女人，部队一般就安排到师军医所、野战医院或后方医院。营或团军医所几乎都部署了男卫生兵。

可是，战争也有可能让我们护士驰骋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

1950 年 8 月初，病房前的快报板上经常贴出介绍猛追敌人南进的人民军胜利消息的快报，使我们护士和伤兵激动不已。“解放永川！解放义城！……”

当年夏天特别热，冬天则异常冷。

一天，部署在离我们军医所不远的高地上的一个炮兵营派一个年轻的传令兵冒着酷暑炎热跑了过来。

据他说，因为敌人的炮击，营卫生所统统炸没了，连一条绷带、一滴红药水都没有，就来拿这些来了。

他说，炮兵营一连接受师的命令开拔到了这一地区。昨天，他们整夜开车来到阵地，忙着修筑炮阵地连早饭也吃不上，敌人的坦克开来了。敌人不晓得我军炮兵连连夜占据阵地的事情，遭到狠狠的打击败退了。但他们不放弃攻击，进行炮火支援射击，重又将坦克投入进攻。炮兵们冒着暴风和弹片瞄准射击敌坦克。因他们的射击命中了，敌人留下许多尸体逃跑了。

我军的损失也不小。瞄准手和弹药手牺牲，瞄准镜也砸了。整个连只剩下了一门炮。

传令兵说：“你们给我药品，我马上就走了。”

我们都恨不得快去看看炮兵连，和他们一起感受战斗的气息。

护士长去向军医长汇报后回来说，我们要赶快为他准备药品。

我们班的人都向药房和治疗室跑去，我把装满清爽泉水的水瓶递给传令兵喝。

忽然，我想起了一个主意，向护士长窃窃私语道：“护士长，让传令兵空身回去，由我们直接送到高地怎么样？咱们去看看吧，距离又不远……”

听完，护士长的眼睛闪亮了。因为她也曾说过，想去战场看看。

于是，护士长向军医长报告后打发传令兵走了。传令兵把我们在军医所后山上摘来的几颗苹果放进背囊后回到高地去了。

于是，护士长、我和我班的队员共三个人忙着准备去高地“出战”。

我们带着药品和老百姓给我们伤兵送来的未到节令的甜瓜就赶路去了。

卫生包好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总不离开我的腰部。

30 里远处的高地，使我们的心飘然；尚未见过的炮兵们的身影，使我们加快步子。从未看过的战场，以神奇的魅力吸引我们。据说，这不是很高的高地，但对敌人来说是不可

丢失的支撑点，高地以南一片平原，如高地失守就不得不退却几百公里。正因为如此，敌人反复进行了好几次反攻。

敌人失守高地就会失去几百公里，我军坚守高地则会获得几百公里。

在马路上有载着军需品上前线的汽车衔尾相随地驶去。

当我们走出一个村庄，进入池沼边缘的一条小路的时候，空中传来清脆刺耳的金属声，很快就“嗒嗒嗒”地落下了机枪弹。

“防空，防空！……”

我们向开来的汽车喊着，躲到草丛中。

这时，一辆载着弹药驶来的汽车要躲开敌机放慢速度，就被机枪弹打中了。此刻，车厢上的弹药箱子着火了。驾驶室里迸出来一个中尉，飞虎般地把着火的弹药箱子捅了过来扔进了池沼里。

然后，他却无力地倒在了沼旁，有人开着汽车躲到行道树下边。

护士长立即向军官跑了过去，我们也跟着跑。

他的大腿好像中了弹片，血流如注。

护士长为他做急救措施，向我们喊：“你们快把他送到那边去。”

“什么？同志，你别管我了。我要把扔进池沼里的弹药

箱子捞出来。”

“弹药箱子？不行！”护士长斩钉截铁地说。

“什么？不行？同志，我正在执行战斗任务呢。你不要管我。”

他由于疼痛歪瘪着脸，一个劲地要向池沼那边爬走。

“快！，快把他带走！”

我们要把他拖过来背上。但他铁锤般的手掌推开了护士的脊背。接着，他请求似的对她说：“同志们，把那个弹药箱子捞出来才能送到前线哪！”

“得了，不是你一个人执行任务呢！”

他顿时气得眼圈发颤了。

“什么？好了，等着瞧吧。我一生不会忘记你那双辫子，妈的！”

他声嘶力竭，终于被我们的护士背到那边去了。

从汽车那边跑来了好像是助手的上等兵。我们和他一起跑进池沼里到处寻找箱子，终于捞出了扎进泥泞中的弹药箱子。

伤兵搭乘后面开来的汽车，和我们护士一起送到了军医所。

这时，在不远处的高地上传来了许多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战斗开始了。我们急忙向前方的高地跑去。

在昏黑的晚上，我们来到了炮阵地，但是，火炮已经停息，只见敌人的坦克从前方驶来。

我们马上卸下背囊，把药品放在炮台上，俯瞰了战场。

手臂上戴有红十字标志臂章的卫生兵跑了过来，随手把绷带和个人绷带抓进卫生包里，说：“今天组织了反坦克组，上前布置了伏击战。”说完，他又急忙跑去了。

前头的坦克凶狠地扑过来，预先埋伏的头缠绷带的士兵把它炸毁了，令人十分痛快。

挨了反坦克手榴弹的敌坦克掉转到一边停下了，随后疯狂地进行机枪射击。投掷了反坦克手榴弹的那个士兵好像倒下了。在被炸毁的坦克后面出现了另一辆坦克。

一个战士捧着反坦克手榴弹向坦克扑过去，笨重的坦克发出悲鸣似的一声轰响，淹没在火焰之中。

不知是从哪儿来的战斗员们拿起枪高呼万岁，以展开的队形猛虎般地开始进攻。

旷野上传来像爆豆似的枪声，曳光弹拖着长长的火光撕碎了黑暗，如雨点般飕飕地飞过去。

我们跟着反攻队列，去找伤兵。

营里的男卫生兵们抬着担架飞一般的从我们的身边跑过去，边跑边喊：“你们快回去吧！这里可不是你们可以待的地方！”

“废话。”

我边喊边朝前跑去找伤兵。

在昏暗中，我看见一个战士倒在地上。我赶忙把他转过来，扒开上衣，把耳朵贴在了胸脯上。虽然很慢，但心脏还在跳动着。

“哦，活着！还活着！”

我高兴得直喊，用个人绷带绑紧血迹斑斑的胳膊和腿来止血后又喊道：“担架！担架在哪里？”

担架兵跑来了。

我再前进，环顾四方。

那边的地坑旁边，有一个人倒在了地上。我跑过去看他的脸，但他的脸埋在了地里，看不见。他的胳膊向侧面伸出来，手腕上的夜光表发出磷光，能听见秒针走的声音。我刚要把他抱转过来，忽然，我吓了一大跳。原来，死人就是傀儡军。

当晚，我像发了疯似的在战场上打转儿，背来伤兵到炮阵地旁的山坡上，用手摸索着伤口，缠绷带，止血，采取急救措施。

好像战斗队列已经进攻到前方，只传来万岁的喊声，枪声却渐渐消失了。

忽然，我想起了护士长。我竟把护士长忘得一干二净。她去哪儿了？我向四方高喊：“护士长！护士长！”

没人回答。

战场的那边有一个火光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向那边跑了过去。到那里一看，我就愣住了。

护士长把便携式电筒挂在树枝上，正从自己的胳膊抽出血液，往伤兵的胳膊里输血。

“护士长！……”

我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

但护士长好像听不见一切声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插在伤兵胳膊血管里的针，不让它摇动。她的鲜血充分输入到伤兵的身体里，护士长拔出针，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真是侥幸！快，帮我把他背上。快！”

我要自己背他，可护士长早已把他背起来向前跑。

这个伤兵是炸毁最后一辆坦克后倒在地上，被敌坦克履带轧断一条腿，血液直往外喷出来。我们片刻也不能耽误。

当晚，我们把他放在担架上，跑了三十来里路回到了军医所。

到达医院后看，护士长的样子太令人难过了：被汗水和泪水乱成一团的脸，布满血丝的眼睛，蓬乱的头发，划破的裤腿，血迹斑斑的军服……

大家看着她，禁不住惊讶。

护士长好像是个精神失常的人。

当把伤兵送往急救室的时候，护士长筋疲力尽地说道：“一定要救活他了！……一定要救活！”

等看到伤兵躺在急救室床上后，护士长放心地舒了口气，自己却昏倒在了地上。

她为了救活片刻不能耽误的伤兵，就竭尽全力进行急救斗争，竟把自己累成了这个样子。

躺在诊察台上的她手背划破流血。也许是被炸弹弹片打中了，大大裂开的伤口上已结了血痂。

看着这种情景，我不禁惊讶。

-她就是用这样的手一直抬来了担架的？……

后来每当回忆护士生活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这个战场上的火光，就想起护士长，鼓起勇气和力量，下决心也像她那样以欣然献出自己一切血液的那种牺牲精神，那种精诚去战斗，去生活。

的确，当天我们在高地的“出战”是难以忘怀的战斗故事，像珍贵的宝物一样珍藏在我的心里。

考　验

护送列车里的三天

“……在敬爱的领袖金日成同志的领导下，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下属联合部队于1950年9月中旬至9月末期间，

在洛东江界线粉碎美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攻势。

“在英雄的人民军怒涛般的进攻面前，美帝国主义者接连惨败，被驱赶到洛东江以南的狭窄地区，面临被完全歼灭的命运。他们为了不顾一切代价地挽回自己威信扫地的处境，最终达到对朝鲜的侵略目的，便把太平洋方面的陆海空军、地中海舰队的一部分、作为备用留下的军舰和15个仆从国军队都总动员起来投入对人民军的疯狂的总攻。仅在洛东江防御，敌人就动用22.829万多兵力，还动用1500架飞机、几千门大炮、几百辆坦克以及大量舰船……。”

这是我国的祖国解放战争史里面的一段记录。

当时，我们军人在洛东江的枪林弹雨中，怎么能知道这些令人惊愕的数字呢……

我们看着通过团和师被送到野战医院来的伤兵严重的伤口和布满血丝的眼睛，切身地感到战斗之激烈。

部队内紧张的氛围和指挥员不肯启齿的样子，让我们觉察到前线情况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患者护送队中的一组4个人在把患者送往后方的过程中，因敌人的夜间轰炸烧毁救护车，背着伤兵走了30里路到交接地点去交接患者后，搭乘开往前线的汽车，正在返回医院。

凌晨时分，松树林里通往我们部队的黄土路被埋在了雾气中。

间或，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了轰隆轰隆的炮声。

我问走在旁边的组长恩淑："你说临走时我们所托付的事情会办得怎么样？"

组长没有回答。我觉得心里有一块大石头一直压在心头，就闭了嘴。

我们在动身之前，恳切地托付过军医长："军医长，我们为什么总是包尾，跟着人家走呢？下一次，请你让我们走在前面吧。"

这是当时我们护送组所有人一致的愿望和请求。

军队是依靠命令的集体，但也不无可以求情和耍赖的余地，于是，我们硬着头皮托军医长向部队首长汇报。

当我们走进指挥部帐篷的时候，军官们在木头桌子上摊开地图在找什么地点。

军医长急忙迎了过来。

"军医长同志，我们护送组……"

军医长拦住她的报告，以低而清楚的声音说："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我们在等你们回来。你们不能休息，得马上坐护送列车出发了。坐护送列车。"

"列车呢？"

"有，刚拉完军需品的火车，在那边的隧道前等着。"

军医长看着我们惊讶的样子，具体地说明了情况：前线的情况很困难，敌人连"联合国军"都动用来进行反攻，

我们部队要赶快挺进到新的战线，因此，要用火车把伤员护送到交接地点。

他还说，针对这种情况，最高司令官同志下达了暂时的战略后退命令。

我们大吃了一惊。

–啊，后退？！……

这是难以相信的，但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实。

我们回忆着当听到敌人被驱赶到朝鲜半岛的尽头釜山的捷报时高兴的往事，感到心被千刀万剐。

军医长强调说，这不单纯是后退，而是为了更大胜利的战略后退。

整个部队一片哗然。部队要挺进到新的战线，而护送列车要开走了。

火车在隧道前的铁路上呜呜直叫，催促出发。

铁路上很复杂，人们忙着从牛车或担架上把伤员一个一个地向车厢里抱上来。

我们护送组把用白布包好的炒米面、大的水桶、装有治疗箱及绷带和消毒纱布等东西的木箱、背囊等都运到火车尽头的乘务员车厢里。

福实总要包揽最沉的东西，这下，她头顶着颇大的水桶，连扶手也不抓就大步流星地走上了阶梯。她把我们的行李也很麻利地接了上来。

“哟，兵荒马乱的，竟搭上了火车，同志们，这多好！”

福实宽而憨厚的脸上带着笑容，故意耍贫嘴。

汽笛声响了。

出发之前，我们下到铁路上望眼欲穿地看着马路那边。

这时，开来一辆吉普车，首长和军医长下车了。

组长举手行礼迎接他们。

“首长，护送列车准备完毕。可以出发吗？组长曹银淑。”

首长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同志们，我从军医长那里得知了你们的愿望。但是，我们又让你们去后方。你们要走艰险的路，但我相信你们出色地完成任务。”

我们一同发出了响亮的回答：“为祖国服务！”

首长眼眶发热，便问我们：“我想问问你们，为祖国服务是啥意思？”

组长一时说不出来。

我也在心里准备回答。

“好，同志们出发吧。回答呢，以后慢慢听好了。明白吗？”

“是，明白。”

组长从腰里拿出红旗，向火车头那边摇了摇。

又响起来出发的汽笛声。

火车打破早晨的宁静前进。前面的车箱里的是轻伤患者，

由美善负责；原为客车现为“病房”里的是重伤患者，所以由我和福实负责。

交接地点很近，坐一天的火车就能到达，于是，我们带着不多的炒米面、水桶和军用水杯而走。

因为药品不多，我们就尽量把注射器、药品等东西留在部队，在画有红十字标志的药品箱里装进了吗啡、樟脑、绷带和消毒纱布等。

伤员们的呻吟并不单纯是因为疼痛，更多是因为把战友和高地留在后面，他们却去了后方的事实。

“护士，你们为什么总把我们送到后边？难道在这里就不能治疗不成？”一个伤兵挑刺儿地说。

胳膊和额头上缠绷带的伤兵躺着抬起头来面向我们问道：“我们受了伤，你们就把我们当窝囊废看了？啊？总拉在后面。”

他的话如实地反映他的烦恼。

“我的战友们洒鲜血，宁死渡过了洛东江……为了捍卫一寸土地，不顾牺牲炸毁了敌人的坦克……啊，同志们！……”

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泪盈盈，转过身去。

一个上了年纪的伤兵为了安慰大家，说：

“你们别这样了。护士，请你唱一首歌好吗？大家都心情不好……

“该死的敌人，偏偏砸了我连的行军烹饪车……没了我，不知是谁代替我了。”

他看着福实，催促着她。

只要是伤兵的要求，福实总不拒绝或踌躇。

她朴实憨厚的脸上露出微笑，站起来唱了《春耕谣》。

她唱完歌后，伤兵问她：“好香的土味儿啊！以前你是庄稼人？”

“闻到了土味儿？你真是个土味儿专家呀。”

这样，伤员沉郁的脸上略为露出了和气。

组长和我一一察看伤员的病情。

忽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组长和我从一个伤兵的身上拔出体温表看后，吓得两只眼瞪得像马灯一样大。因为，体温表的红柱已经顶到了头。

伤兵发着高烧，脸上发青，嘴唇皲裂。受伤的胸部严重化脓，呈黑色。

“快！抗菌剂！”

组长喝道，我便跑向后边的车箱去了。我把药箱全翻腾过来，但没找到抗菌剂。这是当然的，因为临走时，我把仅有的几支抗菌剂留给了挺进到新的战线的部队。我急得眼前发黑。

我的眼前浮现出发着高烧，濒临死亡发出呻吟的伤兵发黑的脸和组长生气的脸。

这时，组长飞也似的跑进车厢，厉声喝道：

“你是怎么了？磨磨蹭蹭干吗？”

但她马上知道了一切。

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噢，我干了啥好事了？都怪我自己不管药品，托给你了。……”

她为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而重重地捶打着自己的胸部，然后便拿着盐酸水瓶跑了出去。

我心急如焚。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连想都不敢想。

-要是这个伤兵死了怎么办？……

我使劲否定这个念头。说实话，如能弄到这个药品，我宁愿舍弃我的生命。

-可到哪里去弄药啊？

我的视线注视着从车窗外很快过去的山野。

我忽然发现这个地方很眼熟。地形眼熟，搭在溪水上的圆形石桥眼熟，这分明是两年前暑假时跟班里的同学去她的叔叔家玩，曾过去到平原摘花的那个石桥。

我往升降台外探出身来，恨不得马上跳下去。

忽然，驶入站台的火车哐一声突然停下来，好像知道我的心情似的。

组长立刻迸出来向前面问道：“火车怎么停了？”

“要在供水塔补水。”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我慌忙向组长进行汇报：在站前不远的地方就有我很熟的人才医院。到那里就能弄到抗菌剂。

不知不觉间，我已跳过铁路，沿着站前道路咬紧牙关向前跑去。

虽然围墙一角坍塌了，但人才医院的匾牌还在。

我开门便喊：“有人吗？有人吗？”

听到我气喘吁吁的声音，一个中年男人瞪大眼睛看我。

“叔叔，您还在啊。”

“啊？是你？”

“是我。我们在护送伤员，没有抗菌剂……患者濒死呢，求你快点！”

“是吗？有是有……”

他急忙去了有药柜的房间里。我的视线扫了扫他寻找药的抽屉。那里有几盒注射液。

我忽地拿起了盒子。

“叔叔！我要这个。”

我高兴得声音发颤。

没想到，从药柜后面出现了一个人。长长的头发，凶恶的眼睛……我吓得发出了短促的悲鸣。

“这个药不行，给我拿来。现在，在那边的山洞里，我们的人病着呢。”

我握紧药盒怒视他。

“这个臭丫头！什么护送？你也曾认为我们的天下已经完蛋了，是吧?”

掌柜直打哆嗦，挥了挥手说：“你们别这样……你，快给他吧。”

我却把药盒握得更紧，向要扑过来的他脸上扔玻璃瓶后转身就跑。

突然响起了枪声，那个家伙捂住肩膀，跳墙逃跑了。

原来，在千钧一发的危机关头来救我的就是组长恩淑。组长二话没说拉着我的手向铁路跑去。

但是，在铁路上火车已经不见了。空荡荡的站台上只有乱糟糟的纸片滚来滚去。组长安慰哭丧着脸的我说，火车肯定躲轰炸去了，等天黑了就有可能倒车回来。

我们不顾一切地向前跑。

要赶快去给他打针，无论如何要把他从死亡的险境中抢救过来。这样一种绝对的使命感，使我们加快步伐。

可是，我们已经饿得很，很难走路。我无力地瘫坐在铁路上。

组长不说话，默默地看着我。她到铁路旁的瓜地去，摸着黑摘了两个拳头大的甜瓜。

“都有两个呢，吃吧。”

我当即把甜瓜塞进嘴巴吃掉。“组长，你也吃吧。”

我摸着组长的手说。但她的手里什么也没有。

我们又站起来沿着铁路跑去。

忽然，前面传来火车的声音，只见黑洞洞的巨大的东西向我们逼来。

护送列车倒车开来，同志们着急地喊："组长！""春玉！"

"同志们，我们在这儿呢！"

火车停了。人们都急忙扑过来。福实、美善、几个伤兵和火车司机也跑了过来。

我们互相拥抱着流下了热泪。

组长带着哭声说："司机同志，很抱歉。"

"我不该当初载伤兵和女子……"

"司机同志，战争嘛，请你多原谅好吗？"

"好，快出发吧。福实，患者怎么样？"

组长迅速跑到火车上，跳进了车厢里。

当晚，我们给化脓发烧的患者打针，整夜守在他的枕边。

病不是只靠药品治疗的。他听旁边的患者说组长和护士为自己奔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个消息大大鼓舞了他。他决心，哪怕活到护士们回来为止也要挺住。

"组长，这下我可得救了……"伤兵流着泪说。他的话，让我们也禁不住哭了。

-他活了！他不会死的！……真谢天谢地。

我用我的小手紧紧握住他的大手。

我努力忘记到人才医院去弄药时经历的万分危险的事情，旁边的伤员问我药品的来龙去脉的时候，我只说是在医院弄来的。

我这是不想告诉他们可恶的反动分子这么早就开始蠢动。

护送列车的第一天过去，第二天早晨到来了。天亮了，我们就担心敌机来袭。

今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为了消除熬夜的疲倦来到升降台。

今天，我们就会到达交接地点。

那里的人们肯定在望眼欲穿地等着我们。

部队呢？我想起临走时的往事："为祖国服务！"我们响亮的声音还萦绕在耳旁。首长问我们"为祖国服务！"的含义是什么时的面容也历历在目。

忽然，传来了飞机声音。

"防空！"我马上喊道。但是，机枪弹已经拽着尖锐的金属声，飞来扎进了地上。后面传来爆炸声，硝烟蒙住了火车。

但是，不管癞狗狂吠，行列还是前进，火车只管前进。

幸亏火车躲过了早晨的洗礼。

我们给伤兵端完延迟的早饭后，第一次聚集到后车厢里

咕嘟咕嘟地喝炒米面水，然后，解开背囊找绷带料。我们已经用带来的绷带更换了患者满是脓血味儿的旧绷带，但还有几个伤兵没来得及换，因此，我们再次寻找绷带。

“对了，我就有好的绷带料。”

我和美善听福实这样说，看看她的背囊。福实从背囊里拿出了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绸巾。

“哟，这不是绸巾吗？”

我高兴得翻开绸巾，只见一个东西掉在了地上。

“哟，绣花的婴儿布袜？！……”

我们惊讶地叫喊，看着婴儿布袜。

美善略长的眼睛含着微笑，淘气地说：我们是女人，应该嫁人，得生孩子，福实肯定早就准备好了，好，等战争结束了就结婚生个胖小子吧……

美善的话把我们逗得捧腹大笑。

我靠近福实问她：“福实，这个布袜是哪儿来的？你快说呀……”我一直紧逼着她。

福实难为得涨红了脸，开口道：

“你真是，这就是我孩子的！”

“什么？你有孩子？撒谎！……”

福实摇着头说，是真的。

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惊呆了。

-梳个短发的女兵福实是个孩子的母亲？！……

我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时平静不了。

我想告诉组长这一特大消息，便开门奔向下一个车厢。

组长在看着什么信，莫名其妙地摇摇头。我二话没说地拽着她的胳膊到了后面的车厢。组长进来一看福实手里的绣花婴儿布袜，大吃一惊，一步蹿上来接了过去。她不满地看着福实说道：

“福实，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们一声？……你该多想看看孩子的呀。”

福实满怀爱抚之情，吻了布袜。

组长的眼睛噙满泪水。

“福实，我很抱歉。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来历。”

福实告诉了我们：孩子一周岁的那天，夫妻俩打算给孩子照个相，去郡邑的路上听到战争的消息，孩子的爸爸当场报名参军去了。她整夜不眠地想再也不能失去这样优越的祖国，第二天，把孩子托给娘家后毫不踌躇地剪短头发，离开了村子。

一直显得纯朴厚道的她竟说出了这种话，我们都激动不已。

组长拿出信说，有一个伤兵托她如果去了野战医院就找名叫福实的嫂子转交这封信，但是，她固执地对伤兵说这里只有福实没有福实嫂子。

她把信递给了福实。

福实猛地把信接了过来仔细看，然后，把脸埋在了信里。

“福实，听说在前线收到的信是应该公开的。快给我们看看，快点。”

我们迫不及待地一直逼迫躲到角落去的福实。

忽然，传来了轰炸机的金属声。

“防空！防空！”组长喊着跑到升降台。

“伤兵！快！”

我们跑进了车厢，恨不得抱住整个伤兵，张开双臂，在他们的身上弯下了腰。

“唉，要是有枪就能打这个家伙！”

组长在升降台上着急得直叫。

敌机向火车机枪射击。

福实向升降台跑去了。

“组长，危险！你回来！”

我们听到福实严厉的责怪。我也跑出去了。敌机掉过机头悠然飞走了。

我把组长跟前的弹片拣起来，表示抗议。

“你看这个，差点没命了是不是？你可不要忘记你是护送列车的负责人。”

组长抱歉地说真的险些送命了。

福实瞥了我一眼说道：“我们不能死，俗话说子弹也愿意躲开勇敢的人。我们算是刚开始了人生，凭什么死啊？”

我对她说，看来你要活到一百岁了。组长笑着说，我们是刚刚开始绽放的年轻花朵，绝不能死。

“组长，你说我们是年轻的花朵，我挺欣赏这个话。”

福实笑了，我们也跟着笑了。虽然是艰难的时期，但我们女人确实是爱笑。

这时，已经飞走了的敌机重又擦着山顶飞回来，向火车俯冲。

–糟糕！

车厢里所有的人预感到凶多吉少。

火车使劲儿奔向隧道，终于驶了进去。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是怎么搞的？火车的尽头，我们的“厨房”、“仓库”——最后一节车厢没能进到隧道里，露出在外边。敌机已经向它扑了上来。

车厢里已经有人在把背囊、药箱等东西往外扔出来。原来，她就是福实。

“福实，躲开！快躲开！”

刹那间，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同时，腾起了冲天的火焰。

当天，护送列车上的人忙着扯下着火的最后一节车厢，许多人被烧伤了。

烧热的车钩害得火车司机、副司机在胳膊和腿上都被

烧伤了。

我们在火焰中到处找福实。福实已经从车厢上滚下来，倒在了铁路下边的地上。

她是那么爱生活，那么爱做梦，那么爱发笑，但她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当时的悲痛和凄惨，我难以在这篇文章中如实地表达出来……

当天，我们在车厢里举行了简朴的告别仪式。大家围着装有绣花婴儿布袜的福实燎焦的背囊坐下来。

大家陷入悲戚和痛苦之中。

“护士，你怎么能这样走啊？……”

刚才请她唱歌的伤兵大伯捶打膝盖，呜咽起来。组长哽咽地发表悼词。然后，她拿出福实的丈夫从前线寄过来的信说：“福实都没来得及看这封信就走了……”

组长哽咽地低声念信。

其内容大概如下：（我曾把这封信收藏起来，可惜后来丢失了。）

春儿妈，听说你把孩子托在娘家赴前线，我真高兴。我很想我们曾识字的成人学校和我们春儿玩耍的院子。美国佬看错了朝鲜人……

战争结束了咱俩就在家乡建设你那么想要的30间托儿所和果木地吧……

女战士福实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丧失的悲伤是那么大，但我们又得出发了。

我们总不能呆在隧道里面。

当我和组长走到火车头那边的时候，副司机坐在煤堆上因手被烧伤发出呻吟；火车司机抱着受伤的肩膀坐在司机座台前。

“司机同志，出发吧。加煤，由我们来干。”

组长已经拿起了很长的铁锹。

副司机大声说道：

“加煤？不行，这不是女人干的事。”

我恳求他说：“不，谁说我们女人不能干这种事？来，我们俩一起加煤，赶快出发吧。听见了吗？快出发吧。”

司机让我拉开汽笛阀，我使劲拉了它。

呜呜！

火车重又开始走了。

我和组长往装料口加煤，累得气喘吁吁。

我们两个满身大汗，军服被煤炭和汗水弄脏，头发从军帽里露出来，尤其组长的双辫子中的一个橡皮筋脱落了，弄得头发一片蓬乱。我们累得精疲力竭，有时，铁锹碰到装料口发出声音。

虽然很累，但我们咬着牙继续干。

不知道开了多少路，只见前面有一个人把衣服脱下来挥舞着。

“铁路断了。”

我们无力地瘫坐在了地上。

交接地点离这不远，但无法通知他们。

铁道通信系统已经瘫痪了，这可怎么办？

组长百般地想着办法。

美善跑了过来说，如果允许的话，她可以去一趟交接地点。

对了，只有这个办法。这时，刚才挥舞衣服的老人走了过来。我们问他能不能弄一匹马？没想到，他说马上牵来，便从铁路路基跑了下去。过一会儿，他牵着一匹马回来了。

他说这个地方是马车比牛车多的地方。

山那边传来了轰炸声。

“组长，上等兵郑美善去交接地点联系后回来。”

组长抱住了她。“一定要回来！马上！”

我也用不舍的目光送了她。

美善骑着马沿着铁路旁的黄土路奔驰而去。

我久久望着她渐渐消失的身影。

她曾介绍自己说，她生于平安北道某一高山牧场，边管理牧场的马边做诗人梦。她总是喜欢一个人想着什么喃喃自语。

我从听到她在牧场做诗人梦的时候起，不知怎的，不愿说出我也是学过文学的人，总是说自己跟文学毫无关系。

说实话，当时我很想让她独揽文学和诗的世界。

我很羡慕她的牧场生活，认为对诗人来说这个牧场是再好不过的诗的世界。以前，学校生活是我生活的全部，对我来说她的过去是尚未知道的世界，强烈地吸引了我。

过了两个多小时后，美善骑的马迎风飘着马鬃回来了。

接着，交接地点的队员们赶着马车、牛车，抬着担架气喘吁吁地向护送列车跑了过来。

负责人军官跑到了我们的跟前。

“军官同志！护送列车……”组长哽咽地说不下去。

“同志们！……”

军官一把抱住了我们。

伤员们马上被抬到担架和牛车上，启程走向被称为 800 高地的山。

我们默默地回头望着艰难的铁路，热泪盈眶。

在这条路上，我们失去了福实，我们竭尽全力为祖国服务。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为祖国服务！”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了。

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向首长回答了！

为祖国服务，是意味着你要认清祖国重于你的生命！

我们沿着山路走着。在这条路上，我们遇见了后撤的部队。

岁月流逝，星移斗转，但我至今难忘在护送列车里度过的三天，当时我战友的面容至今还历历在目。

不管过了多长的时间，她们会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三十八度线之夜

“轰隆隆……”

登陆到仁川的美国佬，向汉城疯狂地进行远程炮击。

把伤员和部分部队人员打发走后，我们踏上战略的暂时撤退之路。当时，防御汉城的部队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临走之前，军医所所长站在我们面前低而有力地说：“目前，美国佬登陆仁川，进攻到汉城郊外。针对这种形势，我们要进行暂时的战略后退了。

战略后退是以重新进攻为前提的。我们一定会重新进攻……”

炮车、救护车等车辆开往北方；队列、妇女、孩子、老人……掺杂在一起走向北方。

日薄西山，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栗树很多的村子。

一下休息口令，就看得见饭团，听得见饭桶盖子的声音。

人们到井口挤着喝水。

我们坐在院坝下边，吃了事先准备的饭团。这时，一个孩子端着盛满煮地瓜的盆走出院坝来送给我们。

我也拿起一个，仰望夜空。

在东边的山顶上已经升起了月亮。

“出发！”传来口令声。

传来沉闷的炮声，也传来夜间轰炸机的金属声。但我们一直往前走。

军医长低而有力地说道：“同志们，等月亮升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到达三十八度线。”

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噩梦般的三十八度线，用铁丝网把分裂的痛苦强加于我们民族的三十八度线！

漫长的岁月里一直继承下来的我们民族的血脉，都三十八度线一下子割断，害得妈妈喊儿子，姐姐喊弟弟，隔线相望经历着民族分裂的残酷的悲哀。

二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指日可待，美国则策划把朝鲜变成自己侵略大陆的军事基地，提出了“妙策”。那就是以三十八度线为界线，苏美两国分别解除日军的武装。

三十八度线只是在战后为处理日本投降问题的临时界线。

苏联撤走了。但美国没为解放朝鲜做出任何贡献，却兵不血刃地登陆仁川，把南朝鲜变成自己的军事基地……

当时，我对三十八度线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

我百感交集，激动万分。

三十八度线越近，队伍里越寂静。

忽然，有人说：“这里就是三十八度线。”

高高的草丛，草虫听到陌生的脚步声后跳起来逃跑，漂泊无定的夜鸟的啼鸣声……

草丛像人披头散发似的迎风摇晃。

路上到处有断开的铁丝网和柱子，横七竖八，杂乱无章。我们沿着这条路前进。

忽然，我想起了我校里报名参加义勇军的校友和老师们。虽然所属的部队不一样，但他们也会奔向北方了。我班级里的吉燮、李哲姬、朴福顺、王善花、朴恩淑、崔安伊……我们的美术老师、雕刻家俞振明，郑温女、低年级同学李兰友等等……

我们的队伍已经越过三十八度线。

前面传来有些人在草丛中走来的声音，不一会儿，几个军人和一个军官出现在我们面前，看来是部署在三十八度线地区的人民军部队。

“同志们，辛苦了。”

顿时，我高兴得不得了。

–啊！这就是北方？！……

我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凌晨时分，身穿格外长，长到脚脖子的外衣的军人们握着我们的手欢迎我们。

熬夜站岗的38警备队员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

我回顾了我所走过来的路。

-我们都走了几百里路？……

艰难而豪迈的行军结束，已投到了北方。我顿时感到轻松，心里浮起了一种释然的喜悦，就困了。

“同志们，那里有宿舍。”

警备队员把我们引向了宿舍。

三十八度线的夜晚已徐徐走开，新的一天到来了。

意外的情况

搭载伤员的护送列车离开平壤，开往顺川。

当时，我属于新组建的部队，接到护送伤兵的任务就上了火车。

人们从打开着的门监视天空，提防敌机来袭，有的给患者换个绷带，忙着看护发烧的患者。

这可怎么办？火车到离顺川不远的山脚下停下来了。

“铁路断了！”只见前方有一个铁道人员挥动着红旗高喊。

我们忙着把伤员从车厢里卸下。

陌生的指挥员站在铁路路基上命令：

“全体注意！把伤员运到那里的教堂里。赶快！连长、

排长、护士长，明白了？”

“是，明白。”

“明白。”

响亮的回答从四周传来。

“同志们，快到教堂去！……敌机会来的……”

我们排长用清脆的声音喊，跑到车厢门前来接担架下来。担架组已经走下路基向不远的教堂跑去。能动弹的伤兵互相搀扶，吃力地挪动着脚步。

我用双肩搀扶两个伤员，沿着通往教堂的捷径走在田埂上。一个小时后，我们才抬走了车厢里的最后一个患者。

阴沉的天空下，能看得见教堂三角屋顶上的十字架。

顺川教堂宽敞的房间成了病房。眼疾手快的我们护士早已到处弄来稻草捆，铺在地上，让患者躺在了上面。

我们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只要待在这里直到下新的命令为止。

当时，我们全然不知道伤兵从哪儿来的，他们叫什么名字，受什么伤。我们只知道他们是伤兵，我们是他们的同志，我们要做他们的妈妈和姐姐，我们是一个队伍里的战士。

我把自己顶过来的稻草捆铺开，刚要把蜷身躺下的伤兵扶起来，但他挥手说：“护士，我没事。铺给别的同志好了。”

在那边的一个战士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说：“我？我不要。我要这个地板。请你铺给别人，别让他的

伤口硌了。”

我最后拿来的稻草捆被这样互相推让，传来传去，最后，铺在了整个脚脖缠着绷带的一个年轻战士的背下。

已经过去了两天。火车到顺川停后，战士们通过指挥员焦虑不安的样子，已经觉察到事情不妙。

时刻发生的情况，暗示了会有更大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每个队员准备好战斗。

前三天，没有一架敌机飞来，格外宁静。这个宁静，这个静寂意味着什么呢？铁路上，火车照样停在那里，敌机还是没来。曾像扑小鸡的老鹰一样猛扑过来烧毁一切东西，进行机枪扫射的敌机，难道他们的炸弹已经投没了吗？

第二天早晨，下达了紧急集合口令。我们原先没脱鞋子和帽子躺在病房角落里，立刻起了身。

“同志们，是紧急情况。有消息说敌人会有新的企图。我们要立即撤离这个顺川地区。一连，二连用牛车护送重伤患者！立即出发！”

教堂里外一片喧哗。牛车已经准备好了，重伤患者接连被移到牛车上。

“出发！”有人跑到前面去喊，牛车发出辚辚的声音走动了，护士们抬着担架忙走在旁边。

但还有许多患者。他们从稻草堆上站起来，双眼闪光，握住双拐。

“恐怕敌人在策划新的阴谋。静寂经常是意味着攻击！”

“这还让我们赶快离开顺川？”

“敌人是不是要向这里投入特种部队？”

伤兵们像忘掉自己受伤的事一样，切齿痛恨敌人，两眼闪闪发光，恨不得马上出战。

“敌人到底搞什么鬼。等着瞧吧，来个你死我活。”

我听到的统统都是这些声音。

就在此刻，传来了轰隆隆的飞机声。人们都紧张起来。

“不只是一两架呀！”

人们早已拥到了教堂门口。我也仰望着天空。

“一，二，三，四……”

排长跑进来喊道：“同志们，敌人空投伞兵部队。快扶着患者到山那里去！”

我们一个人带着两三个患者走出了门。

这可怎么办？在天空中已布满了敌机，我们在左冲右突的敌机下怎么走呢？……

“磨蹭什么？快上山去。”

指挥员的命令是具有绝对力量的特殊武器。

不管死活，我们还要穿过敌机群护送患者。

这座缓坡的山在颇大的田地那边，不算近。

我扶着患者过马路，向已经收割完的玉米田跑去。田地

上到处立着玉米秸秆堆。我扶着患者的胳膊，连滚带爬，互相叫喊着从这边的秸秆堆跑到那边的秸秆堆。

敌机低空飞行，能看得见敌机飞行员俯瞰我们的嘴脸。时而听得见机枪声，但散开着跑的我们好像不是他们的目标。我们觉得他们的目标是更大的。

我拖着伤兵离开最后的秸秆堆，好容易才上了山。我的同志们喘着气从四面八方拖着患者跑了过来。

天空充满几十架敌机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什么也听不见。

有一个军官从山坡上向我们走了下来。

用草伪装军帽、军服的中尉向气喘吁吁地坐在那里的我们下达命令般地说："同志们，现在敌人这是为了压制我们的地上火力，以便空投自己的伞兵部队。因而，你们要赶快离开这里。这里马上就要进行激烈的攻防战。"

原来，他是同敌人空降部队的激战前夕，秘密地潜伏的一支防御部队的军官。

我们的军官跑来喊道："出发！"

我们沿着山路向北方走。

我们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太阳从云朵里出现了。恐怕已经是大白天了。这时在后边传来爆豆似的枪声。我们停住了脚步，看看后边的天空。那里的天空中撒满了黑点，还看得见火光。这就是敌人的伞兵部队。

我军勇士们为了在敌人伞兵部队着陆之前在天空中将其一网打尽而进行扫荡。

“我军在打伞兵部队！”

“恐怕敌人企图切断我们的后方，把我们后退队伍驱赶到清川江一带，没门儿！你们敢……”

我们尚不知道名字的连长用舌尖润了润发黑的嘴唇，催促道：“同志们，你们累了吧。但是，还要走。我们要快过清川江。”

他走着从肩膀上卸下米袋，掏出了一把米，往每个患者的嘴里放几粒米说：“同志们，恐怕更大的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加油吧。”

我们不言不语，咀嚼米粒，向前走着。

-是的。前面会有更大的困难！

我所扶着的患者要倒下去了。

我把我的脊背挪向了他。

“你受伤的肋下会多疼啊，请你搭在我的背上，快！”

但他宽大的手掌推开了我。他摆脱我的胳膊，咬着牙一步一步走。

当我军同敌人空降部队展开激烈战斗的时候，我们伤兵护送队列就这样沿着山路到新的地点去。

我们走，他们打。我们可靠的反攻部队此刻在消灭敌人空降部队。我们期待他们把敌人的企图变成一场春梦。这种

期待，使我们能够毫不踌躇地迈开脚步。

清川江漆黑之夜

前几年，我们朝鲜电影文学创作社的作家去妙香山参观过国际友谊展览馆。

正是盛夏，从车窗吹进来的风吹凉了我们兴奋的身子。

在车窗外，像刚刚洗干净一样鲜艳而清新的山野迎头过来，渐渐后退。

我目不转睛地注视外边。每当火车驶过大河小溪的时候，我仔细地注视河岸找着什么东西。

我曾看过一本书得知，清川江发源于狼林山脉西南麓某一山脚下，沿着妙香山山脉的峡谷流往西南方向，最终流进西海。

于是，去妙香山的路上我注视着所有河川，要寻找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清川江。

至今，我记不清当时我们队伍在漆黑漆黑的夜里通过哪个地点进行渡河。在地图上看，横亘在清川江的铁桥只在安州，那么，当天晚上的那个地方莫非是安州？！……

1950 年 10 月中旬，由司令渥克率领的“联合国军”闯进平壤，蹂躏我国的神圣领土一直向北进攻。

美军头头们大吹大擂道，保证在圣诞节之前在鸭绿江和

豆满江地区完全消灭朝鲜人民军；老朽走狗李承晚沉浸在大大的错误幻觉之中，胡说谁最先给他端来鸭绿江水和豆满江水，谁就会获得勋章。

敌人胡作非为、无恶不作，老虎嘴里拔牙，胆大包天，梦想“清川江包围”就疯狂地进攻。

暮霭已经降临了大地，很近的山那边已经响起了炮声和坦克声。

带着伤兵到了这里，但是，这条河怎么渡过？

路上的汽车、吉普车、牛车等所有能搭的东西，我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不管有没有位子就搭上了一两个伤兵。

“这儿连桥都没有？”有人不耐烦地说道。

“你没听说遭轰炸给断了？……”

人们哗啦哗啦地走进了河里。

我想，如有草绳就可以让患者扶着渡河。

我跳到路上，向疏疏落落的几座房子那边跑了过去。

我看见一个地头上拉的草绳。

我把草绳撩起来后怎么也拉不断，只好用牙齿咬断，再向河岸跑去。

这时，敌机飞来了。

河岸上发出了爆炸声，在火光中看见什么东西冲上了天。

有人喊道：“船给炸了！”

我喘着气喊道：“草绳来了！”

在黑暗中有人把草绳抢过去了。

他是我们的连长。他往河水放着原木喊道：“同志们，快扶着这根原木渡河……快在伤兵的腰上系上绳子……扶着草绳……快……”

会浮水的几个护士带着最后一批伤兵扶着原木渡河。

现在，坦克履带声已在很近的峡谷里传来，而不是山那边。

天彻底黑下来，伸手不见五指。

忽然，走来了几个身材魁梧的人。

“同志们，打个防御战吧。反击敌人。”

有人喊道：“打防御战的人快上这座山。护士们跟他走！”

接着，又有人喊道：“来，护士们，跟我来！”

雷鸣般响亮的声音，使我们吓了一大跳。我们在黑暗中排队跑去。

我们不知道刚才下口令的人是谁，到哪里怎么渡河也不知道，只管跟着跑。

我心急如焚。我总要知道我们能否连夜渡河。

-不在护士搀扶下各自跳河的伤员会等着我们呢……

我终于憋不住，向前面问道：“指挥员，我可以问吗？”

“可以。”

“我们能连夜渡河吗？”

我的声音好像刺人一样，从人们的头上飞了过去。

“你是谁？我们能越过铁桥。”

我们这才意识到正在沿着河岸跑。

刮起了风，乌云笼罩，树林呼啸。

不知跑了多长时间，我们感觉到跑在河岸旁的斜坡上。

对了，我们走上了铁路路基。

队伍停下了，到处传来喘气声。

“我们这就要过铁桥了。记住，铁桥没有栏杆。一列纵队走！”

我们瞪大眼睛，想看出铁桥的轮廓，但漆黑得伸手不见掌。

“啥也看不见。这怎么走？……”

有人胆怯地说。

“谁不敢过桥，谁就别过了。记住，哪怕一个人跌倒或掉下去，整个队伍就会掉到河里去。”

我用舌头润了润发颤的嘴唇，心里鞭策自己。

-我死也要过河！已经跟着金将军走过几百里路了，难道要在这儿结束吗？不行！要过，要过！……

我脑袋里闪电般掠过了一个想法。

-枕木之间的间隔是一样的，是 30 厘米许。因此，只要我以同样的步幅走就行了。-

前面已经传来声音：“一，二，一，二……”

我用脚尖摸着走两步直到踩到第一根枕木。前面的人喊道：

“迈开第一脚步。”

我不假思索地踏上第一根枕木，然后，跳到第二根。

“一，二！一，二！”

我全身的神经、心脏、脑髓和末梢神经都集中到脚底下的枕木上。

这时如果一个人跌倒或不合拍子，后面的人准会跌倒在铁桥上，统统掉到翻滚的河里去。

是的，要合着拍子准确无误地踏着枕木前进。

如果踏错了枕木，我就会掉下去。但是，我背着背囊，说不定掉不下去……

我有节奏地喊着口令道：“一，二，一，二……”

过一会儿，天上乌云密布，雷声震撼天地。

忽然，电光闪闪，下起雨来。

大大的雨珠直打军帽和脸庞。

河水翻滚，浪花四溅，唰唰作响。

至今难忘的那天晚上，我们是依靠什么力量过的桥？

当时我觉得那条铁桥太长太长。说不定，那真的是长桥。

“过好了！！……”

传来这样的声音。

我也已经过完桥，走在铺沙石的枕木，但还是仍然打着口令。在黑暗中，有人拉住了我的衣袖说：“这不是铁桥！”

刹那，我一直憋住的情绪化为泪水涌了上来。泪水和倾盆大雨一同经过我的脸，流到胸前。

这个哭，反映了我坚决地闯过又一个考验关头的自豪、难以形容的高兴。

队伍已过完桥，集合在了下雨的铁路上，无人说话。

在黑暗中响起了指挥员粗犷的声音：“同志们，好样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晚上。”

我们走下铁路，冒着雨行军。我边走边想：

-我们的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志和信念，让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在充满考验的、严峻的路上？……

当时我未能完全知道。但在严峻残酷的战争日子里，我们都在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

每当回忆当时的时候，我都不禁惊讶。是什么力量让我能够在漆黑漆黑的黑暗中跑在枕木上呢？！……

于是，我恨不得从车窗里寻找清川江，回忆着远远过去的战争时代的往事就无限感慨，心潮澎湃。

我看见通往妙香山的峡谷中的一条溪水。清澈见底的溪水也是清川江的支流，也会流进西海。我想到这一点，觉得对溪水一见钟情，一抔水也那么宝贵。

祖国的河，清川江哟！

请你世代传颂战争年代的故事。

掉　队

俗话说人的目光如豆，终于出事了……

不该发生的、不能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快艇疾驶在海上。我挥动着头巾咯咯笑。波涛拍打着船舷。忽然，刮起卷风，我和快艇一同被卷进了海水里。“啊！”绝望的悲鸣……

多亏这是个梦。我把挤在淋雨的稻草捆中睡觉的我们都喊醒了。

“啊？这是什么？”

从稻草捆中跳出来后，我们都发呆了。我们像重重地挨了一棍子一样眼前发黑。

“都哪儿去了？部队呢？”

我们在昏暗中慌忙跑进茅草屋院子里，去库房前找。

库房是空荡荡的。我们又到前一家和后一家去看，都空着，只张开了黑洞洞的嘴巴。

“同志们！同志们！……”

四处奔跑都没有找到。

那边的院子里走来了一个老妪。我们抢着问她曾驻扎在这里的军队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走了？

“哎呀，已经很长时间了，啧啧。”

我们吓呆了，感到喘不过气来，腿都软了。

老妪想了一会，说：“在路上几次叫了谁，看来到处找去……我蒙着被子从泡菜窖里出来看，人已经没了。”

我们急得掉泪。听她说，部队走了已有两个多小时了。

我们向老妪打招呼后跑了起来。

我们觉得如果使劲儿跑就能赶得上，在细雨中一个劲地跑着。

……

昨晚，下了晚秋的大雨。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已经熬夜行军了好几天。湿透的裤子贴在腿上，磨破的军鞋成了落汤鸡，但我们一天行军一百里地。我们眼巴巴地等休息口令，以便躲着雨眯一会儿。

指挥员的心当然也一样。凡是指挥员看队员的步伐能看得出一切。

队伍到有几座茅草房的路旁停住了。

雨中，指挥员用电筒照一照队伍，命令道：

“休息，记住不能睡得太死。”

“是。”

回答声刚落，队伍就散开跑向了房子。

我也被旁边的玉姬和润勋牵着跑到了库房前，但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再到廊檐下等能避雨的地方去看，也没有

地方能坐。

我环视周围，只见田地上有稻草堆。我拉着她们的手说：

“那里有稻草堆，快！”

我们哗啦哗啦地拉下打湿的稻草，像鼹鼠一样钻进了稻草里。

我们互相紧贴着身子坐下来，立刻感到彼此的体温。

“咱们不要听不见口令！”

“废话！……”

听口令的听觉格外发达，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总能动员起来，不必担心。我们很快就睡着了。

我们班的玉姬和润勋是大学生出身。她们比我大两岁，分别上过金日成综合大学数学系和化学系。

我为她们是我们班的队员感到高兴。我曾在南朝鲜那么憧憬过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学生竟能和我在一起，对我来说是无上的喜悦和自豪。我总是尊敬她们，羡慕她们；她们也体贴地照顾我，很喜欢我多愁善感而倔强的性格。

于是，我们一起钻进稻草堆里，结果却睡过了头。

我们那么确信不疑的神经，到头来辜负了我们的期待。

很奇怪，我们都睡得很死。

“简直是疯了。就是死了也不能那个样子。”

玉姬急得用拳头狠狠地打自己的头。

我也越想越感到着急、生气，便骂自己："嗳，瞌睡虫，笨蛋！"

我们跑了很长时间，累得气喘吁吁，动弹不了。

我们无力地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好像再也站不起来。

从喉咙里漏出了叹气。

"部队该怎么说我们？会不会当了逃兵？"

润勋的话挑了我的火。

"真讨厌！别说了。什么逃兵？！"

我呜呜哭着顶了她。

我们都觉得太冤枉，太无奈，久久坐在地上发愣。

天晴了，远远的山上升起了太阳。水洗一般干净的山野一片宁静，好似啥事都没发生过。

玉姬站起来向我们伸出手来。

"来，起来吧，加油！我们又没死了呢！"

"对呀。天无绝人之路嘛。咱们一定会找到部队。"

两个人的眼睛里充满勇气和希望。

我也拍拍屁股站起来看她们俩。我心里想：只要和她们在一起，就哪儿都能去！

不久，我们走进了一个瓦房。离马路不远的这座瓦房，房东已经逃难，厨房门打开着。我们打算在这里烘干衣服再走。

我们在院子里聚拢柴火，走进厨房往灶口生火，但背囊

里的火柴已经湿透，幸亏在锅台上的火柴盒里剩有几根，便用它生了火。

我们把门关上，很快脱下衣服晾在锅台和锅上。润勋和我坐在摇摇曳曳的火前，玉姬则转过身去在地上画着什么。

“你画什么？”我看着地上的数字问她。

她回头说：“部队是疾步走的。我们则小跑走……他们在两个小时前出发，我们几个小时能赶上他们，我算这个呢。”

我吃惊地看她，果然，数学系学生就是不同一般。她用数学公式计算我们的时间。

“那，X 是……”

她用木签进行计算。

润勋和我抖搂米袋熬了粥。我们把粥盛在瓢里吃得很香。

“好，出发吧。部队也吃完早饭，现在会出发了。X 的答案是，最多不过三天就能赶上部队了。”

“哟，X 是三天？”

“对，这还是最晚的！”

我们赶紧走。穿了干透的军服，轻松爽快极了。连拇指都捅出来的鞋子，我们也觉得很舒服……

我刚走出厨房，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从背囊里翻出珍藏已久的手记卷，扯下了几张纸。

“你干什么？拿这个干吗？”

两个人疑惑地看着我。

“我要在这里签我们的名字，写我们找部队去。”

“？……”

“你们怎么以为光我们找部队？部队也找我们，让他们看看这个纸条。我要把它留在马路上。”

于是，我把写有我们的名字和我们找部队去这一字样的纸条放进口袋里，走路时把它放在了地上。

玉姬算出来的 X 答案，鼓舞我们信心百倍地前进。

我们走了好一会儿，出现了三条岔路。我们像被挑逗的孩子那样，无奈地站着。我们心灰意懒，垂头丧气。

X 的答案，到了这里变成了一个废纸。

“我们只想一条路。咳，傻瓜，饭桶！”

润勋责怪自己。

我们真的是傻瓜？光想一条路……不，老实说，我们的脑子里明明有过不会只有一条路的想法。而我们悄悄地排除这个想法，尽量想得简单。我们瘫坐在路旁，担忧地望着三条岔路。

我们在岔路口上惘然若失地看着。

–部队到底从哪里走了？

路边会有什么记号？或许，树桩和岩石上……

岔路口上只有许多脚印，无法知道部队的去向。

我气馁地瘫坐在干枯的草丛上发牢骚：

“嗳，怎么也得留些痕迹才对呀？就那么走！”

两个人没有应对。过时的晚秋野花在我的身边迎风摇动。

“走哪条路？我说 0.001 毫米的偏差也会招致天大的错误。”

玉姬也着急得坐在了草丛里。

从马路上零零星星地赶来的军人和背着包袱的老百姓，无心地看着我们，选了一条路继续走。

晚秋的太阳，早已接近西边。

润勋和玉姬在地上画出北边的地图，在嗫嚅什么。

我借助孩子的玩法，扳着指头心里说：

“如是中间的路，望你对上中指吧。”

但中指没对上，左边的和右边的路也都一律对不上。

这时，马路上来了两个军官。他们说着话靠近了我们。

“你们是不是严玉姬、润勋？”

我们忽地站了起来。

“好像部队在找我们。”

我先跳到了马路上。我预感到什么事，心一直咚咚跳。

他们站在岔路口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

“军官同志们，你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是部队派你们来的？”

他们听了玉姬的话，哈哈大笑。

“不，我们打老远来了。路上看见这个纸条，随便称呼而已。”

“咳！”

我们顿时泄了气。

两个军官打算歇一会儿，坐在了岔路口上。他们从背囊里掏出烤土豆和饭团，往我们的手里塞。

“你们是找部队去啊？这么说你们是掉队的人。呵呵。”

我们借辩白简单地说明事情的原委。然后，我们哭丧着脸说不知道怎么走好。

大尉指着旁边的路说他们从这里走。

少尉说他们是最高司令部直属 XX 部队。他说话时在“直属”两个字上着重。

“从哪儿来的？”

“老远的地方。”

“是平壤吗？”

“不是。”

“那，是汉城吗？”

“更远的地方……我们是从洛东江那边的大邱来的。”

“我们也曾到过那里。你们上哪儿去呀？”我忙问他。

“去进见最高司令官同志去。”

“什么？去见最高司令官同志?……”我们一把抓住了

他的手。

“对。我们去接受战斗命令去。”

“军官同志，我们要跟着你走。我们也要去金将军所在的地方！”玉姬像孩子似的带点哭声说。

“请你们带着我们走，把我们带到将军那里好吗？我们要去最高司令部那里参加新的部队打仗！”

“来，我们跟他们走。去将军所在的地方。站起来。”

润勋兴奋得高喊。我们立刻站了起来。

“慢点，我们在这里等车呢。”

他们商量了一会儿，向我们说：

“你们非要和我们一起去，可以，能在车里挤着坐吗？”

我们面临着天大的幸运，天大的喜悦，一个劲地流泪。

我们又坐回到草丛中，他们在路旁等车。我们各自勒紧背囊带，觉得心里的理性和兴奋相争：

-我们去金将军所在的地方对吗？金将军见到了会怎么说我们？我们是掉队的人……这不是违反纪律吗？对，人人都想走就走，那么，部队一排二班我们的位子会空的。不，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回到部队！……

我发现自己渐渐听从理性的声音。

“同志们！……”

玉姬叫我们。我们的视线碰到了一起。果然，此刻我们都有同感。这样过了几秒……

“咱们非要找部队去不可。”

“对。”

“对，我也这么想。”

我们相互握住了手。

“想去将军那里的心情，是无庸赘言的。但见到了掉队而来的我们，敬爱的将军就会感到遗憾。”

玉姬泪汪汪地说出这句话。

我也噙着泪水说道：“对，我们要作为问心无愧的女战士进见最高司令官同志。”

这时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停在了军官的前面。

“同志们，快过来呀。”

我们跑到马路上。玉姬举手行礼后报告了我们的决心。

“军官同志，我们改了主意。宁可赴汤蹈火，也要找部队。”

他们点点头，鼓励我们说：“想得好。最高司令官同志准会希望你们这么做。祝你们顺利找到部队。”

“是，明白。”

吉普车开走了。

太阳已落，暮霭降临。

“慢走！”

我们挥手打招呼直到吉普车拐弯不见为止。

不知从哪里传来飞鸟的啼鸣声，马路上寂无声息。顿时，

我们抑制不住涌上心头的悲哀，便喊道：“啊，将军！”

“将军！”

我们像哭叫爸爸的孩子一样，对着额头哭。

刚才，我们可以马上投进金将军的温暖怀抱而充满着喜悦和幸福感，现在，却感到惋惜和空虚，我们哭着喊着怀念将军。

不管是南进的路、战略的暂时后退的路，在何时何地，我们的将军始终珍藏在我的心灵深处。他维护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夙愿、我们的命运，是我们民族伟大的太阳。

我们时时刻刻怀念我们的慈父金日成将军。在我这个年轻女战士的心中，他片刻也没离开过。

夜幕已降临了。树林迎风摇动，东山升起月亮。神秘的月光总是令人的怀念之情加增。

我们仰望着将军所在的地方的天空，全身心地唱起《金日成将军之歌》来。

“将军！我们要找部队去！”

我们在心里向他做了报告。

当晚，我们又要选一条路出发了。

写在纸条上的“收据”

我们长途跋涉，中午到达了板幕岭脚下。

虽是晚秋，但是天气很暖和。山里还有红叶，檀树、柞树、椴树等树木很茂盛。淡蓝色的天空，给人以和平的感觉。

我们踉踉跄跄地走进了一个村子。听到远处传来的飞机声，抬头一看，敌机低空掠过山峰，飞向了别的地方。

孩子们跑出来喊道："人民军来了，娘子军！"

一位老人和年轻的嫂子拖着鞋跑出门来迎接了我们。

"哎呀，看来从老远的地方来的。啧啧……快进屋吧。"

我们走进院子里，从前后左右的邻居来了很多女人，握着我们的手说道："都怪美国佬，害得你们吃了多少苦啊？"

"俺家儿子，他家孙子都打仗去了。"

人们为我们拿水啦，端水盆啦，像对待刚刚入门的新娘似的，让我们很过意不去。

"儿媳妇，你快做饭去啊，她们该多饿呢。"老人捧着柴火走进厨房，吵吵闹闹。

我们用高山地区凉爽的水洗完脸，坐在了热乎乎的暖炕上。我们像到自己家一样感到舒服，疲劳马上消失了。孩子们面对面地坐在我们之前直勾勾地看着我们。我们像模特一样坐在他们的面前。

村里的妇女们纷纷拉着裙角，拿着盛满熟透的猕猴桃和山葡萄等的瓢来。这些野果好像是这个地方的土特产。

"来，快吃吧，吃了就眯一会儿吧……孩子们，你们

快出去，好让阿姨们睡好觉，快……”

孩子们被赶出去了。我们疲乏的身子躺在热乎乎的炕上，把一两颗山葡萄拿到嘴边，却睡着了。

当天，在村里的男女老少挤得满满当当的房间里，我们像新娘一样坐在丰盛的饭桌前，吃着过时的午饭。

饭桌上的野菜，味道独特难忘：马蹄叶、蓬子菜、三叶芹……

人们不断地问我们有关战争、战斗、后退和敌人的野蛮暴行等的消息。

我们跟他们强调说，目前是后退，但是，金日成将军正在准备作战，再进攻会把敌人统统地水葬于南海。

看来，他们通过收到的一两封前线的信，敏锐地觉察到激烈的战斗和困难的战况。

我们吃完饭，准备动身。文静少语的儿媳妇把一大包蘸芝麻盐的饭团递给了我们。

“哎哟，还有饭团？！……我们吃光你们家的粮食，你们怎么办？”我们不好意思地说。

我在背囊里翻出了纸条和铅笔写道：“三个军人吃过两顿饭。严玉姬、李润勋、李春玉。”

玉姬把纸条“收据”给了老人。

“老大爷，后退结束了您就向这里的人民委员会出示这个纸条。政府会给您偿还我们军人吃过的粮食。”

“什么？……”

“老大爷，在行军路上，我们已经给了许多这样的‘收据’……他们自己喝干菜汤，但给军队饭团在路上吃……”

我哽咽得说不下去。

“收据……”

老人手拿着纸条，眨巴着眼睛。

一会儿，他开了口：“凭这个要国家的米？……不行。前两天，五六个军人越过这个岭，也给了这样的收据！……我收下了。不是为了要米，而是我为给人民军吃一顿饭太自豪了就收下了。”

老人把纸条塞进了裤腰里，一直眨巴着眼睛。

“军队姑娘也知道吧，解放前我们用橡子充饥。解放后，金日成将军实行的政治，竟给了我们土地。这不是老天爷给的，而是我们的将军给的。我分得了打下写有我名字的桩子的土地。你说，这是谁的地，我能凭收据要米？啊？……”

老人好像觉得我们不明白自己的话似的，捶打着胸恳切地说。

儿媳妇在衣柜里拿出新做的三套雪白的棉布袜给我们说，你们穿它走吧。

我们再三推辞，但她已经把它塞进了我们的背囊里。

一会儿，我们走出院子到了马路，老人跑进屋去穿上

白长袍，拄着拐杖来到我们面前。

“来，走吧。深山沟里天短，很快就是黑天了。由我带路，你们跟来。”

说完，老人走进了树林里的路，我们没来得及劝他。

我们向村里人热情地打了招呼，跟着老人去了。

看来六十好几岁的老人和我们女战士之间的火热的情感，军民之间的鱼水情到底来源于什么呢？我们默默无言地走在山路上，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回顾南进的路、战略的暂时后退之路，就陷入沉思之中。

我们并没有走在沙漠中。我们走的是祖国的路，我们在我国人民的深情厚义中闯过了艰险的路。人们都像亲妈妈、亲爷爷一样疼爱我们，爱护我们。人民和军队之间相互爱护，相互帮助，不惜一切的这种纽带是怎样形成的呢？……

我想起不知姓名的鹰村嫂子用碓舂米为我们准备干粮；大馆的那个公安员为我们暖一暖冻僵的脚；德村老人抱着煮土豆气喘吁吁地喊住了我们……

在战争时代，只有一面之缘，连姓名都不知道的他们是我至死不忘的恩人。

对他们来说，我们是值得自豪的好儿女；对我们来说，他们是我们可亲的爸爸妈妈！

在战争时代，我切身地体会到这一点，把这个感受作为最珍贵的宝物珍藏在了心里。

我还回忆起在南朝鲜时的往事。傀儡军在街头乱窜的德行，一个个都像个流氓，趾高气扬，大摇大摆……我在街上看见了他们就白眼，暗中骂道："败家子！"。不管在什么时候，见到谁都是一个样，我就转过脸去或者干脆躲开他们，怪不得老百姓在路上遇见他们就躲开或者讨厌他们……

我们到了板幕岭山腰，隐约看得见下坡路。

老人舒了一口气，带着我们摸黑走南瓜藤里的羊肠小道。

黑暗中看见一点火光。

"你们在这个窝棚里等着，天亮了再走吧。"

我们像进童话世界的窝棚似的，掀起门上的草帘进去。

我吃了一惊，因为里边有两个老人坐着，一个扛枪，一个把带把的铁钟放在自己的面前。

带我们来的老人让我们坐在火盆前，微笑着说道：

"你们在前线打仗，我们老人则在后方看这个岭。听说敌人要向这个高山地区投入特种部队，所以，由我们来看着。你们看，敌人一出现，我们就敲钟通知四处。"

听完，我不由得低下了头。因为我曾以为只有穿军服的自己在打仗呢。

我想，军队打仗，人民也打仗，恨不得向全世界大声炫耀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你定将取得胜利，你定将向全世界显示军民一致的伟大力量。

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发出这种的喊声。

我们在今晚要越过通往部队的最后一个山岭。

这时传来猫头鹰报晓的啼鸣声。

“你们动身吧！”

老人催我们，我们站了起来。下山的路上，我们回头看去，老人久久地站在树林中。

至今，我偶尔会想起我们写给他们的“收据”。

金日成主席曾说鱼儿离不开水，要始终尊重人民的利益。他这种崇高的意志，化为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得到继承和发扬。

我常回忆起那位手拿着纸条“收据”而激动万分的板幕岭的老人。

志愿军的脚步声

我们向北部边陲的小城市青水昼夜行军。我们确信那里就有部队。

在岔路口上，我们是这样选定的路：我们想，左路的终点好像是新义州。朝鲜西北部边境城市新义州是喧闹的城市，部队不会到那里驻扎。尤其，美军要轰炸水丰水电站的居心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肯定不是那里。（此后 1952 年，美国因停战谈判的进程不合自己的意而狂轰滥炸了水丰

水电站。）

那么右路呢？……不，那儿也不是。

那么，既不是西部又不是满浦，只能是中间的一个北部地区。

我们三个人的揣测是一致的。

于是，我们选定了中间的路。

第二天，我们在路上看见在一座农家墙壁上写有 955 字样。

“你们看，955！”

我们一步蹿上去到了墙壁前。

“955！哟，这不是我们的部队吗？”

“是啊！还有谁能乱写 955 呢。这分明是我们的部队。”

我们的声音发颤了。

这是用签子在泥墙上写的 955，但泥墙已经脱落，只剩下了“水”字。

“955，这里可能有过箭头，然后有一个字，再然后就是这个‘水’字”

我们像孩子似的平静不了。955 的字样让我们感到部队的气息。我们想到有一个人为我们写了这个，心里就感到热乎乎的。

我们在泥墙前绞尽脑汁。

“这么说是两个字，后一个字为水的地方呢……”

我们伫苦思冥想。

忽然，润勋忽地跳起来喊道：“青水！是青水吧！那里有青水化工厂，生产很好的电石！”

“我看这对了，那里可能有我们的医院，因为那儿是北方边陲……有鸭绿江！”

于是，我们把泥墙上的955当作灯塔，毫不动摇地向青水走去。

我们向许多人问过青水怎么走。他们说，铁路是拐弯向着鸭绿江；还有，通过北方的峡谷和山岭也可以到那儿去。但是，我们可没有功夫绕大弯去，如果部队在我们到达之前开始再进攻，我们怎么办？

因为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遇到过准备再进攻的一些部队呢。

我们想，只要能提前到达部队，就是崇山峻岭也不在话下。

在夜晚，我们开始走山路。路上有稀稀落落的行人三五一伙地走着。

我们跟他们一起赶路，能听见杜鹃鸟清脆的啼鸣声。

夜已深了。月转星移，夜阑人静……

忽然，我们听见脚步声，惊讶地向山路那边看去。山路上有一大批人黑压压地向这边走过来。

噗嗞噗嗞……

这是大军赶路的震天动地的脚步声。

月亮从云朵中出现，照亮了这支队伍。

他们也发现了我们，暂时停住了脚步。

原来，他们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看来是个指挥员的人亲切地握住惊呆了的我们的手说："辛苦啦，辛苦啦！"接着，整个队伍也向我们说："辛苦啦！"

我们不知不觉地热泪盈眶。

我也向他们挥手喊道："辛苦啦，辛苦啦。"

他们都背着枪、弹药、手榴弹、被子、备用鞋子、粮食、大锅，还有水桶和劈细的柴火。

他们在小憩中也学习朝鲜话，如："阿妈妮（母亲或老大娘）"、"阿伯基（爸爸或大伯）"、"安宁哈希姆嘎（你好）"、"木耳造母租赛哟（请给我点水吧）"、"高马不司米达（谢谢）"。

那位指挥员从自己的包里掏出馒头塞到我的手里。然后，用手做出一种乱打什么东西的样子，还指了指南边，便走了。接着，他回头看着我们，两手手指叉拢来挥动。这明明是意味着去南边打倒美军凯旋而归，为此，两国人民要紧密团结起来。

我们也合着两个拳头挥动。

志愿军的脚步声久久回荡在了山谷里。

我不由得眼圈发热。

这是以鲜血凝成的历史友谊！

我曾听人说过，当中国革命很困难的时候，我们的金日成将军展开浴血的抗日战争，大大地帮助了中国革命。我在这条山路上再一次体会到朝中两国革命者在革命征途上同生死共患难的宝贵精神。

“来，咱们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馒头吧！”

我把馒头平分给了人们。

一位老人自言自语道：“这可能是中国毛主席的主意吧……美国佬闯进朝鲜，应该帮助朝鲜！他肯定唤起中国人民要报答金日成将军极大的恩惠！

“在中国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金日成将军给他们以多大的帮助啊。有许多朝鲜人在东北流血牺牲。现在，中国的好儿女把这一点牢记在脑子里，冒着生命危险奔赴了朝鲜……”

他的话让我很感动。

是的，以鲜血凝成的历史友谊将同我们英明的金日成将军的威名一道永放光芒。

我觉得浑身是劲。好像听到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消灭美军，发起再进攻的喊声。

我走在路上，重复着刚才中国人民志愿军教过我的一个词“辛苦啦！”。

我的同志们也兴高采烈地喊道：“辛苦啦！”、“辛苦啦！……”

心怀着祖国而走

“我可以进来吗？”中士严玉姬在门外紧张地向里面问道。

润勋和我也紧张地屏气站在了她的背后。我的心直咚咚跳。

从里边传来了声音：“请进。”

我们跟着玉姬走进了略黑的屋子里，只见有几个人坐着。

“首长，我们刚找到部队来了。中士严玉姬。”

“什么？是谁来了？”有人站起来喊道。

“是，我们曾掉过队……”玉姬哽咽得说不下去。

一个女军官跑到我们的跟前，惊讶地喊道：

“首长，她们是掉队的那些战士，就是那些战士！”

“是在那天凌晨失踪的？”

“正是，她们可来了。”

军官都起来上前。首长抢先一步跑到我们跟前来。

他扫视我们一眼，然后，靠近一步惊讶地端详着玉姬的脸。

“中士严玉姬。”啪的一声，她把脚后跟并到一起，举手行礼。

首长再看润勋。

“下士李润勋！”

“列兵李春玉！”

我也举手行礼，用格外响亮的声音报告。首长用很粗的胳膊搂住了我们。“同志们，你们吃了很多苦吧。你们看，她们终于找到了部队呢……”

刹那间，我们抑制不住激情，就哭了。热情的拥抱！我们是为了这一瞬间而自己选择了那么艰巨的路。

周围的军官鼓掌祝贺我们。

女军官——我们的排长哽咽地说：“你们多辛苦，竟到青水来？……我早就相信你们了。”

她用小手摸了摸我们的肩膀。

我们激动得不断耸动着肩膀。

首长松开胳膊，再次看看我们的脸，自豪地说：

“指挥员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人民军女战士是什么样的人！看看她们吃了那么多苦，军帽上的帽徽和纽扣都擦得锃亮。”

排长趁机夸耀自己的队员：“她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数学系二年级学生，她也是金日成综合大学化学系二年级学生。”

“是吗？”大家都嚷嚷道。

排长牵着我的手，让我走出一步，介绍道：

“她十八岁，在汉城参加义勇军，是一直在南进的路和后退的路上走过来的我们可靠的好战士。”

军官们纷纷握住我的手，或者拍拍我的肩膀。

我觉得过意不去，心里想：我们又不是英雄，不过是爬山涉水找部队来了而已。

首长说：“排长，她们该多饿啊，快让她们吃饭休息，掉队的原委以后慢慢听好了……”

“是，首长。”

排长马上向我们发了口令。

“你们跟我走！”

我们向军官们举手行礼后走出了门。

太阳在黑压压的云朵中撒下了阳光，但从鸭绿江那里吹过来的风是很冰冷的。

一会儿，我们走进了暖呼呼的房间。

排长让我们坐在炕上，笑着说：“你们真行啊！都梳好头发，衬领也改缝上了。”

我说：“是的，我们不想让大家看我们褴褛之相，所以……”

排长说：“是吗？怪不得首长早已看见你们的帽徽和纽扣都锃亮啊！呵呵……”

在递饭口里有几个人不解地望着我们。

“好，你们吃饭休息吧。”

“是。”

……

我们越岭看到青水是中午时分。

“你们快看，是青水，青水！”

玉姬这样喊，我们不顾茂密的草丛向前跑。

“这儿的确是青水吗？……”

真的，一个不大的城市沿着鸭绿江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互相拥抱着久久望着这个陌生的地方。

很窄的鸭绿江蜿蜒而流好似一条绸缎，有烟囱和青铜色建筑散发出工业的气息。但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要找的。

我着急地问：“部队在哪里？”

“你让我慢慢看，只要有部队，就能看见一两个军人！”

这时，我们看见有一个班左右的女战士队伍从胡同里走出来，又走进那边的马路。

“看看，有部队，有我们的部队。”

我们这才舒了一口气。

这支女战士队伍，让我们知道这里有我们的部队，禁不住高兴，恨不得马上站到队伍里。

但我们还是控制住了兴奋。我们想，不能这就下山，

而要端端正正地归队才是。这是我们在艰巨的路上所学到的冷静理性的判断和要求。

我们的外貌简直狼狈不堪：在夏季领的军服已经褪色，斑斑点点；拇指都露出来的鞋子被露水和泥泞给弄脏了；头发随便耷拉在军帽下面。

我们到岩石缝中的小溪边，聚在一起像新娘一样擦呀洗着，热闹一番。部队这一宝贵的家好像在招手呼唤着我们，让我们归心似箭。在这里，我们从口袋里拿出衬领改缝上；互相梳理头发，挑好发缝。如果有一小片镜子该多好！为看不见自己的脸，我们都很着急。我们已经翻了三个人的背囊，但一直没找到镜子。

我们用洗好的包脚布擦擦军服，把帽徽和纽扣擦得锃亮。

打扮结束后看，我们都显得格外美丽。

这样，我们虽然归心似箭，但还是先整顿女战士的外貌，这是多么正确的做法。

我们虽然经历了死亡的险境，但怎么也不想显摆自己吃的苦来抬高身价。

于是，我们作为气宇轩昂的、堂堂的人民军女战士出现在了首长的面前……

我们到达部队的消息，顷刻间传遍部队。

我们还没吃完饭，听见外面有许多女战士跑来，

门一开，一下子就涌进来。

“哎呀，我相信你们了！”

“我还以为你们调到别的部队去了。”

满屋的人哄然大笑起来。

这时，走进来了三四个女战士。她们都很漂亮、苗条。

前面的上等兵向我们作介绍道：“我是二排一班队员元正姬，她们和我一样都是平壤医学专科学校学生。”这样我认识了元正姬。我们也简单地互相作了介绍。

有人说：“她们是我们部队的明星，唱歌跳舞都很好。”

元正姬走出一步说，你们找部队来很辛苦，我们为你们进行欢乐的演出。大家都一片哗然，坐在屋里一边，马上开始演出。她们边唱歌边婆娑起舞，有的时候她们跺脚或拍打手掌和大腿。她们的表演很短，结束后立刻悄悄地出了门，好像现在不是用很长时间唱歌跳舞的时候了……

据人家说，部队一直不接受患者，不打算营造病房，只等待着什么事情，让大家紧张起来。到底在这个边境等什么呢？……

据正姬的话，敌人正在闯进长津、云山、介川等北半部很深的内陆地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我们的人民军严阵以待，准备开始大包围作战和再进攻。

那么，我们的部队也会参加再进攻吧？对，肯定会接受

这样的战斗任务。大家都这样想着十分紧张。

我们觉得纳闷，为了乘乘凉就出来到了大街上。从鸭绿江那里吹来冷风，电线杆嗡嗡作响。我们看过的工厂烟囱里冒出白烟，被风吹散。

我们怕它是化工厂，只见有一个穿没有肩章的军服的人从厂里出来。他向我们介绍说，他是化学研究员，曾在前线打仗，被召回到李升基博士的化学研究室。

他给我们讲了很感人的故事：在暂时的战略后退时期，政府为了发展国家的科学还把自己召回；李升基是著名的博士，从石头里提炼出名叫维纶的纤维，曾在南朝鲜被人歧视。我们的金日成将军把他请过来，在这个青水为他设研究室和实验工厂。

我想，进行后退的乱局中还关心科学家？尤其在这样祖国的命运危在旦夕的严峻时期？

我久久地伫立在烟囱前。

在这个地下，科学家早已为了胜利了的祖国的未来献出今天。

年轻的研究员还说，金日成将军为他们研究集体送来大米、毛内衣、厚厚的棉袄、袜子、棉鞋等。研究人员在地下研究室里取得很大的研究成果。我听着这些话，感到很惊奇和神秘。

我心里不禁热乎起来。

我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还大力发展科学的我们共和国，我们已经胜利了！

那天晚上，终于下达了紧急集合口令。

对，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大家赶快出去整顿队伍。

–走！参加再进攻打仗！

我心里充满这样的觉悟。

大家在沉默中等待战斗命令。

这时响起了首长低而严肃的声音：“同志们，我们要连夜动身，离开祖国进入兄弟邻邦中国。”

“什么？离开祖国？！……”

我顿时感到一阵窒息的痛苦。

整个队伍鸦雀无声。

我感到心如刀割，悲痛欲绝，一会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我悄悄地哭了。不，整个队伍都哭了。我紧咬嘴唇抑制哭泣，但是，哭声从嘴里终于漏了出来。

–噢，离开祖国！……我的祖国正在跟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我怎么能把你留在后面而走呢？！……

“齐步走！”

队伍来到横亘在鸭绿江上的不长的木桥之前。

在黑暗中，鸭绿江水平静和缓。

一过这座桥就是异邦他乡。

队伍里传来抑制不住的哭泣声。

啊，祖国，你到底是什么就这样令人心酸落泪啊！

我踏着桥回头望去。此刻，祖国像灯火一样铭刻在我的心里、我的脑子里。

我走过来的山川、小溪边的柳树、山路、草苫子上雪白的匏瓜花、迎风飘动的晾衣绳、缠着不放的小家伙们、我趟过的河水、我们走过的曲曲弯弯的路……

想着这些，我迈不开脚步。整个队伍也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沉浸在黑暗中的祖国。

我心里呐喊：我亲爱的祖国，你永远是我的祖国。你好啊！我心怀着你而走！

在友邦中国

充满友情的车厢

当天，我们在漆黑中饮泣吞声，颓丧潦倒，离开了祖国。队伍走过陌生的异国农村，沿着弯弯曲曲的黄土路不言不语地行军。

正在顶戴沉甸甸的草苫子的一座农家院子里玩的孩子

看见我们的队伍，向旁边的孩子手指着我们说了什么，便跑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

路过的老人、看来很长时间没出过门的妇女都向我们招手，或者唧唧哝哝，不好意思地笑。

当时看来中国农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无论是大人小孩，裤膝盖和袖子都满是污垢，像皮子一样油亮。

我边走边想：国家生计不怎么好，还要接受我们……

我这么想着，向他们露出笑容。

我还要跟他们寒暄，但不会说汉语。

这时，我的脑子里闪电般想起了一句话。

-辛苦啦！对了，辛苦啦。

我想起曾在慈江道深山沟的山路上遇见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想起他们纷纷向我们热情地喊过的那句话："辛苦啦"。

我高高地挥手喊道："辛苦啦！"

她们听到我喊的中国话，高兴得喊着"辛苦啦，辛苦啦"，便挪着缠脚走到马路旁边。

这句话马上传遍队伍，人人都喊了起来。

大家都推测到这是一种客套话，意思是身心劳苦。

那么，哪儿有比这更恰当的寒暄话？当时来讲，这句话作为寒暄的话是恰如其分的。

虽然是 11 月初，但刮起冷风，好像冬天已经开始。

我们蜷缩身体赶路。

直到当时，我们还穿着褪了色的夏季军服。

因为后退，部队没来得及发给冬装。

寒风嗖嗖，但我们的身体经得住这些考验。因为，我们在后退的路上充分地锻炼过：以前，我们淋了整夜的晚秋寒雨，蜷缩身体睡在路旁；凌晨醒来看，满身军服都结了霜花。

但我们还是承受住了这些考验。

再走一段路，会有一个车站，我们要乘车去目的地。

快晌午的时候，我们才抵达了一个农村里的山区小车站。

几个站务员跑了出来，握手欢迎我们。

“辛苦啦！”、“辛苦啦！”

衣着纯朴的老人和年轻人都跑来握了握我们的手。

一会儿，火车冒出团团的烟开过来，在我们前面停车。

我们上了暖呼呼的车厢。我们来不及彼此寒暄，火车早就开车了。

这时，有几个中国大娘顶着背着颇大的木桶和木盆走了进来。饭食的香味儿直冲我们的鼻子……

她们麻利地把热气腾腾的馒头分给我们，往很大的碗里盛满粥样的汤，用手势让我们吃。

我们表达不出谢意，没能马上动筷。她们亲切地拍一拍

我们的后背，面带笑容，使眼色手比划劝我们吃东西。

我们吃了起来。因为我们在战略的暂时后退的路上一直挨饿，这些东西吃得很香。

我把我腿上的馒头和泡在汤里的饭都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中国大娘从我的手里抢过碗，又满满地盛了给我。

她们看我们的眼神好像看着出远门回来的自己亲生女儿和妹妹一样，眨眼做手势示意我们多吃。我们不能推让，又吃了。

一会儿，火车到了下一站。

我们从车窗看见学生、老人、妇女在奔跑，热烈挥手欢迎我们。

我们从车窗里探出身躯，向他们还礼，握握他们的手。火车又开了。

车厢里进来了又一批嚷嚷的妇女。

我们说辛苦啦，把她们手里的桶接了下来。

刚才我们已经吃饱了，又来了食品，真让我们受不了。

不吃呢，怕人家不高兴；要吃呢就再也吃不下。但她们拿来的食品很合我们的口味，我们又吃了。

每个车站都上了不一样的食品，中国的大娘们亲生母亲般地对我们。

我想起了朝鲜的大娘们。在一切都缺乏的战争时期，还勒紧裙子腰用碓舂米给我们米饭吃的鹰村的大娘们……

我从战争初期到后退时期遇见过的许多妇女的身影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祖国的母亲们……

我顿时眼前发热，站起来敞开车窗，勉强不哭了。

车窗外，马路上、牛车上、汽车上、工厂大门前都有许多人向我们挥手打招呼。他们怎么知道是我们坐的火车？

我再把身子探出一点往前看，原来，前车厢升降台上有朝鲜国旗迎风飘扬着……

火车又到了下一站。

站台上，人们敲锣打鼓，姑娘们系着红布扭秧歌欢迎我们。柱子上挂着写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标语。

我想，是这个，就是这个。

我久久凝视这个标语。

我逐渐认识到：从进入此地到坐上这列火车，我们看见的一切事情都是一个脉络，都出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也是出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精神。

我打算等部队安顿下来就仔细地了解中国开展的这个运动。因为我生来好奇心强，爱问到底，追本溯源。

据说，再走一个小时就是目的地——吉林省流水县。

窗外在下鹅毛大雪。

大家都好像犯食后困觉症似的打盹，只听得见车轮有节奏的声音。

火车载着这一切疾驶在雪原上。

我至今难忘这一充满友情的车厢。

白雪皑皑的旷野——流水县

火车到了吉林省流水县的小车站。看来，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这个地方太小了，恐怕连在地图上也不好找。

这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铁路略高，我们可以俯瞰陌生的地方。

盖雪的旷野！我们分不清这是田地还是平原，只见宽不可测，一望无际的原野尽头的地平线上的灰色天空。这里没有一个丘陵，浩瀚的原野上只有一棵光秃秃的树枝朝天的树。

再往下看去，马路那边排列着高高积雪的农家，好似一个个雪堆。

这是异国眼生的景象。我好像有身临白雪旷野画幅里的感觉。

在前边，村干部和部队指挥员打招呼。

站前路上，部队分了两头。听说，一支队伍要到十里远的村子去住宿。我排要跟本部一起住在这个村子。

村民在合作社前欢迎我们。我们在他们的陪同下去看他们已经准备好的营房、旁边成排地放着饭香扑鼻的大铁锅的厨房、将要用作营房的长方形建筑和各农家的小房间等。

我们可以知道到处都凝聚着这里老百姓无私的援助。

我们走进了分给我们的房间。炕上铺着草席，还有两层床，可以容纳很多人。我们上炕打开了行装。所谓行装，是干瘪的背囊。我们马上把在南进和后退的路上从未脱过的绽开了的鞋子脱掉，上了炕。

平时爱说爱笑的我们，不知怎的，这下却不言不语地只管动手。

班里的一个人低沉地说："唉，我们在这里呆多久？"

她的意思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国。

因为大家一进屋就想起将回到我们的领土、我们的祖国去的日子。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归国？

我在心里想的和她一样，不过，没说出这句话。我就不想火上浇油，让大家更加惆怅。

我们都不说话，只忙着自己的事，有的从背囊里拆下毛毯整齐地放在枕边，有的脱下军服改缝了衬领。

忽然，门一开，跑进来了双辫子护士长。她说："同志们，祖国给我们送来了冬装。"

"冬装？！"

“将军竟把冬装送到这么远的地方？”

“对，听说来了已有两天了。”

“呀……！”满屋子发出了赞叹声。我们互相拥抱着，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也一直咬牙不哭的我们，这下就禁不住泪如雨下。

当天，我们的营房院子里堆满冬装。我们领到了厚厚的棉衣和棉帽。首长说：“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给在第二战线进行敌后斗争的同志们也送来了这样的冬装。”

大家都高呼万岁。

我的心里热乎乎的。我为我是光荣祖国的一员、是金将军的战士而感到自豪；我觉得祖国近在咫尺，而不是在万里迢迢的地方，在我的身旁照顾着我；我感到亲近的感觉，感到很舒服，感到心旷神怡。

穿上了棉袄后，数九寒天再也不能威胁我们了。棉袄像被子一样挡住寒风，就是在雪地上爬滚也无所谓。

当晚，我们忙着准备接受患者。

部队要接受的患者已经过境，明天就会到这儿。

我们的治疗战斗算是已经开始了。

我们消毒病房，布置床位，备好水壶和洗脸盆，消毒碗碟，用稻草絮床垫，忙碌了一番。

手术室和治疗室屋顶上插了红十字旗。

中国大伯们负责干厨房活，干得很认真仔细。

灶头里的火烧得很旺，挑食品用的大木桶放得整整齐齐，每个病房都安排了中国大伯，做好接受患者的一切准备。

乍看起来，这里是一个雪中的小村子，但在每个屋顶下面，中国人民为我们的精诚如此沸腾着。

中国大伯们忙着打水，煮猪肉。因我们穿上冬装，村路放出异彩，孩子们一直跟着我们，妇女们走出门外向我们做出笑容，狗认生地汪汪叫。以前很安静的这个村子，现在却朝气勃勃。

第一天，难免人生地不熟。但我们的生活已经连在一起，定会开诚布公，促膝谈心。为我们做饭的纯朴厚道的中国大伯们，在篱笆墙外对我们露出笑容的大娘，一直跟我们的孩子们……说不定，将会舍不得离开他们。

生活总有自己的规律。

我们在这里和他们共呼吸，在这个地方为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因此，我们之间的友谊会进一步得到加深。

凌晨，我才躺下来，但翻来覆去，想来想去。

黎明来临了，我梦境般地听见鸡啼声。

值日兵喊道："起床！"

难忘的彭大伯

我知道，自古认为鲤鱼、鲫鱼、乌鱼、鲇鱼、鳗鱼等是滋补佳品。

如有那些，就可以给伤兵补补身体，可惜……

我把粥碗靠到患者的嘴边，哀求道："同志，粥来了。你喝一点好吗？你这样下去，那可怎么办呀？来，张嘴，张开嘴巴。"

但他还是闭着眼睛，摇摇头。

我着急了。已经好几天了，该怎么办？

我看着他发烧得略黑的脸掉下眼泪。

嘉鱼汤怎么样？……对，是嘉鱼汤。我回忆在祖国的时候到溪水边去打来嘉鱼，熬汤给患者喝，患者喝得很香。

不过，这里根本没有河川，哪能弄到泥鳅或嘉鱼……

我心焦地端着粥碗出了门。

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就豁出千金买来嘉鱼；如果有的话就算走一百里路去溪水边打鱼也在所不辞。

第二天是集日，我赶集去了。

虽然没有一文钱，我还是去看去了。

闹市里有很多眼生的饭食，如小米糕、不知名的面条状东西、面包、饺子等……可没有鲜鱼。

有的商人举着穿水果状东西的串叫卖。

这是什么？看来不像个水果……

我走遍闹市，失落地回到了厨房。

管我们厨房的彭大伯坐在灶头上吸着长长的烟斗。从第一天起，我们亲切地叫他“我们的大伯”，彼此很亲近。他的长脸布满皱纹，掉了门牙，但浓眉下的双眼常常带着笑意。我很欣赏他那纯朴的性格和认真负责的作风。

刚来的时候，他在凌晨寒风中打水、劈柴、生火，在灶头前用树枝写“一家人”三个字给我看。意思是咱们是一家人，不要见外。我心领他的好意，握住了他粗糙的手。

一天，他请来了一位会朝鲜话的中年人。

他先抚摸着彭大伯的背介绍说：“这位大伯已年近六十，还申请过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担架队……可我们的政府让他在这儿为人民军干活。”

我们护士都热情地鼓掌，我久久地望着他那副起皱纹的脸。

彭大伯也说了话。

现在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是，他的话还萦绕在我的耳旁：……你们别不好意思。我们中国革命的每张史册里都凝聚着金日成将军部队流下的鲜血。因此，毛主席说过我们的五星红旗里凝聚着朝鲜革命者流下的鲜血……

他回忆往事，接着说：

“20世纪30年代初，金日成司令的部队曾在我的家乡

汪清县进行战斗。当时，佃农的生活很困难。金司令来后建立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了我们，让我们没饿死了。我们拜金司令为我们的祖先。

美国佬侵犯金司令的国家，大家都喊着‘去打仗，报答金司令天大的恩情’便纷纷报名。

这样，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互相帮助，万死不辞。

金司令政治水平高，打仗也巧干，日本鬼子闻风丧胆，说金司令运用缩地法（将地折叠起来使距离变短的一种法术——译者注），能上天入地等。

于是，人们都想金司令肯定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帅。

但他当时只有二十几岁。回顾起来，他就是天降的英雄豪杰。

他总满面春风地叫我们大叔。他还帮我们锄草，浅显易懂地说只要朝中两国人民团结起来打仗，日本鬼子必定灭亡，朝中两国获得解放，迎来新社会。

他的人情味也超群绝伦。的确，他是天降的老百姓的领袖……”

他的话结束了。

我们都拍手鼓掌。

我心里想，啊，拥戴这样的伟人，我们多么幸福！连邻邦的一个老农民都难以忘怀他的威望，叫儿子奔赴朝鲜战场，自己则体贴入微地照顾我们。

我禁不住激动起来。

我只看过最高司令官同志的肖像。

我在南方早已把他当作心里头的支柱，当前恨不得马上拜见他老人家。

我已经投进了他温暖的怀抱里，会像这位中国老人一样在他的关怀下实现我的理想，过上豪迈的生活。

当时彭大伯讲给我们听的话，是我头一次听到的抗日武装斗争回忆录，他是我头一次见到的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见证人。

所以，我把他当成抗日武装斗争时期的战士一样尊敬他，把他当作教过我有关我们领袖的生动事迹的导师，便格外爱戴他。……

我靠近灶头叫了一声“阿拜（大伯）”。看来彭大伯也把“阿拜”当作对自己最高的尊称。

他暖暖我冻僵的手，做手势问我去哪儿了。

我指了指闹市，还问他穿在签子上的圆而红的东西是什么。

“喔，冰糖葫芦！”

对，刚才那个商人也这样喊过。我想仔细地了解那是用水果做的，还是用什么做的。但是，彼此都语言不通，无法知道。

要是能听懂，也不知道能不能引起患者的食欲。就是能

也没办法，我们哪儿有中国钱？

我失落了。

第二天，我去厨房拿患者的饭，碰上了彭大伯。他转过身去，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了我。

我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五根冰糖葫芦。

我再三推辞，但他还发脾气，硬塞进了我的手里。

看来，昨天他看出了我脸上的忧愁。

他做手势叫我快吃了，我把它拿到嘴边，但一想到患者，就无法吃下了。

我向他表示回去再吃，连忙往病房跑去了。

患者是醒着的。

我从纸包里拿出冰糖葫芦给他看，说："真好吃，你尝尝看吧。"便放进了他嘴里。我又放进一个之后，用勺子给他喂水。

我感谢他吃东西。他吃了两个后，说以后再吃。我把它重新包起来放在了他的枕边。

我向他介绍说："这叫冰糖葫芦，用砂糖腌的山楂。是彭大伯送给你的。他说，它能像嘉鱼一样引起食欲。"

我还添枝加叶道："这个地方没有鱼儿，胃口不好的患者就都吃这个，对了，彭大伯希望你早日康复起来。"听完，他的眼睛闪亮一下。

俗话说，好谎言偶尔产生好结果。我期待这回谎言真的

成为治疗他的良药。当晚，我亲眼确认了其效果：他竟吃了不少我喂他的粥。

我收拾碗碟走出病房的时候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我到厨房找彭大伯，没找到了。

晚上，我翻了背囊，因为我非要酬谢一下彭大伯，以德报德。可是，拿什么来表达谢意？我仅有的财产——背囊里没东西可送的呀。

我在手记卷底下发现了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已挼了的烟盒。这是什么？我又发现里面竟有几支烟。

我在心里高兴得欢呼起来。

“哟，立正烟（香烟）！”

我像找到了宝物一样握住了它。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去年夏季在安东地区的往事。当时，有一个伤兵在军医所帐篷里偷偷地抽烟，我把他的烟盒抢了过来。

他被我抢走烟盒后，很惋惜地哀求道：

“哎呀，这是好不容易有了的，是个立正烟……我保证不抽了，请还给我。”

“不行，患者必须戒烟，明白吗？”

我冷酷无情地回绝。当时我打算等他出院了再还给他。但他就在那天晚上被送到某个地方。我想不管是谁，出院了就给这个烟盒。但放进了背囊之后，每次都忘给了。

那倒也是，我们女人跟香烟几乎没有关系，怪不得我想不起来了。

目前，这个烟跟着我一直到了这个东北地区，出现在了我的眼前，让我感触很深。

我用白纸好好包好了它。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找彭大伯去。

“大伯，给您！”

彭大伯打开一看，高兴得笑了笑。

“是立正烟。”虽然他听不懂，我还是说了这句话。

以信任对信任，这是人的道义；以德报德，中国人就是这样。

我们之间的人情，进一步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们更加亲密。

不久后，我得了重感冒，卧床不起。

一天，营房里只有我和值日兵。忽然，外边来了一个人。值日兵告诉我彭大伯来了。

我咳咳地咳嗽着出来。

彭大伯说自己能治好我的病，触摸着额头向我说明什么，拉起我的手走。我跟着他来到热乎乎的厨房里。

他用大拇指按摩我的前额，用手比划着解释这样就能治感冒。

旁边的中国大伯们也举起大拇指给我看，好像说这个

方法很管用。

我也做手势说，我已吃过了药，不用这样做。彭大伯再三硬要我听话。我无法推辞他的好意，只好把额头交给了他。

当天，我戴着棉帽回到房间，不知道我的前额是什么样的。整夜，我都戴着棉帽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我已退烧，浑身有劲儿，觉得可以上班。我去洗脸回来，同志们都惊讶地问我：“啊？你额头上的章是哪来的？”

“章？”我一看小镜子，大吃一惊。原来，我额头的一边有了大而鲜红的印记。这是彭大伯的治疗法，把坏血淤积起来了。

我一时不知所措。这个淤血不会在一两个小时内消失的，我这个德性怎么能出现在患者面前？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同志们事情的原委。

我还说：“所以，这可以叫‘友谊奖章’啰！”

大家都笑着说：“友谊奖章？真是恰如其分哪。”

我在去病房的路上有点担心，但还想到不脱帽就可以了。

进了房间，给一个患者改缠绷带，不知不觉地脱了帽子。

“哈哈，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搞的？”患者从四周

往这边看直发笑。

“这还有政府机关的印章那么大呀。”

“你是不是学印度女人做的？哈哈。”

笑声满堂。

我涨红了脸，手触到了额头。但是，患者难得欢笑了一趟，我却感到高兴。我也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怎么了？这可是友谊奖章啊。”我还简单地介绍彭大伯的治疗方法。

“这么说，这就是朝中友谊奖章！”

患者暂时忘记自己的痛苦，说说笑笑。我想延长他们的高兴。

“同志们，现在祖国的同志们唱着胜利的凯歌，发起再进攻解放敌人曾强占过的所有地区。咱们也唱唱歌好吗？”

我先开了头。我本来唱歌不好，每次娱乐会都凑合着以诗代歌，但这天却唱得不错：

进军啊，进军啊，

让我们进军，再进军

……

有的患者躺在床上，有的半起身子想象着前线，呆望着远方和我一起唱歌，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以前消沉的病房里传来的歌声，让附近的本部、军医室和厨房的人都拥了过来。

我唱着歌一看，在起霜的窗户外有许多眼熟的脸笑咪咪地看着我们。

当天，我生来头一次独唱了《春耕谣》，为的是让患者回忆解放的祖国、分得土地的激动和阳光灿烂的春天。

患者都眼圈发热。他们都在心里发誓，誓死捍卫恩惠的祖国！

我从病房出来，彭大伯向我举起大拇指。

每当回忆起额头上的友谊奖章的时候，我就不由自主地回忆因彭大伯产生的那天的歌声，至今难忘第一次给我讲有关我们领袖的事迹的、友好邻邦的一位朴素的老人——彭大伯。

编写悼词

我的诗《祖国》曾登在了我排墙报板上，看来，这个消息一直传到了部队本部。

大家已经知道我在南进后退的整个路程中一有空就爱写什么东西，但我从未发表过我的作品。因为各排和连一直使用战斗快报，来不及出版墙报。

可以说，通过登在我排墙报板上的诗，算是我头一次发表作品。

从此，大家叫我“我们的文学家”，部队指挥员常说：

“听说一排有一位文学家？”。

人们都提“文学家”一词，让我觉得对不住真正著名的文学家，感到过意不去。

当时在队员当中我个子较矮，还有，我是列兵，没什么可提的。但是，唯独“文学家”这个称号是我独有的。

一天，护士长慌忙来找我，悲痛地说：“你这个文学家有工作了。二号病房的患者尹同志，今天凌晨死了。是肝收缩！”

“他死了？不可能！”

我觉得心里好像掉了一个大石头。我挪动着颤抖的腿，向二号病房跑去。

–这是谎言，不，不会这样！

进屋一看，尹同志的床果然没人，床垫和被褥都已叠好了。他已经被抬到了太平间里。

我差点没哭出声来。我靠近尹同志的枕边。这个大学生出身的士兵已不在人世了！我瘫坐在床上呜咽着。

我真的太难受了。

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我恨不得马上跪下求饶。

–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走就走呢？

我看过许多死亡，闯过许多死亡的险境，但这下我真的着急、难过，又觉得对不住他。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之间发生过微妙的感情上的冲突，那天晚上

我们之间难忘的吵架更让我觉得难受。

他 22 岁，是大学生出身的军人。

他看起来很严肃，紧闭的嘴显得有点固执，不爱说话，也不像别人那样令人讨厌地纠缠护士。我靠近了他，他不知怎的视若无睹，在白纸上写着什么东西，冥思苦想。

从第一天起，我对他的沉默和不理睬护士的态度就挺反感，所以，我不愿意多去找他，端饭的时候也故意一声不吭。

我怕他也是文学爱好者，想知道他冥思什么，在纸上写什么，但无从知道。因为他连对旁边的人也不说这些话。

我跟患者说说笑笑，故意背对着他不理睬他了。

他的沉默很神奇，使得我不由得渐渐注意他了。他越不理睬我，我就越像上钩的鱼一样被他牵着走。

他的大腿骨被子弹穿通，肝脏也下垂了三横支，经过几次小手术，伤口开始长出鲜红的新肉，和其他患者比起来，不算是病情很严重的人。

他的伤口，是由治疗室护士来治疗的，我呢，仅仅是把饭端给他就行，不理睬就不理睬吧……

一天，我给一个患者头上缠绷带，觉得有人一直盯着我，回头一看，他马上转移了视线。后来，我又好几次觉察到过这种视线。

又一天，夜深人静，病房一片静寂。

蓝蓝的月光从窗户透进来，照到各张床上。

我觉得心绪不宁。

忽然，有人叫我。

我看谁找我，原来是他。

他挣扎着起来，我马上靠近去要扶他。

“哦……护士，我的胸里扎进了一个弹片。”

我惊讶地反问他：“弹片？你怎么不早说呀？应该早告诉军医的。”

我立即想到他沉默的原因就是这个弹片，便着急地说：“我马上告诉军医去，告诉军医你有弹片。”但是，他不自然地说军医拔不了自己的弹片。

我急得问他：“你呀你，不是军医是谁能拔出弹片？啊？”

他闭一会儿嘴，又腼腆地说道：

“我胸里的弹片……只有你，你才能拔得出来。我……我，我爱你。”

因为腼腆和发烧，他的声音忽大忽小，瑟瑟颤抖着。

他用一只手遮住脸，我屏气伫立着，心咚咚直跳。

此时此刻，我心绪万端，百感交集。

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恐怕这是尹患者的初恋，对我来说，也是头一次经历的事情。

“爱我？我看这不是爱，而是有点看上了吧。”

“不，我爱。我这份痴情……噢，上前线了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在微暗的灯光中，他第一次心焦地盯着我。

又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心里有几种感情在互相争斗，各持己见。

-爱情肯定是霸占整个心脏的那种东西……不过，我只爱一个人，行吗?

我不知怎的恨他。

“你看我只能爱你一个人吗？我是爱这个病房里所有的人，明白吗？你住进了安闲的后方医院来，竟想到那些，你真是太无耻了。”

这是我的心里话。

刹那间，他遮住脸，一下子躺在床上，蒙上了毛毯。

好像已经开始抽泣，他的毛毯抖动着。是的，他哭了。

我也想哭了。我感到受不了，开门出来了。

我躲到烟囱后面蹲下，哭了起来。

一会儿，我边哭边还努力整理思绪。

爱我？他懂我的什么就爱我？不，不是，爱情不是这样的。

爱是微妙的，有时还能在片刻之间狂风般地袭来的，是一种纯洁无垢的东西！

这么说，这个大学生士兵的爱，我怎么能这样冷漠无情地唾骂呢？

我哭他这个男人流泪，感到对不住他。我恨不得跑回去哄他，抚慰他。

我哭我听到人家初恋的告白的地方，并不是祖国的某一河岸或公园，而是异国的昏暗的病房，我不得不这样回答。

我抬头一看，月亮冷漠地看着我，好像漠不关心人间似懂非懂的一切事情。

不过，他真的死了。

难道他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死，便匆匆地向我表白自己的初恋吗？！……

如果他重新活过来，我就要跪下谢罪。

这天，我接受到写悼词的任务。

大学生军人，尹同志你怎么是我第一次写的悼词的主人公？

我噙着泪水开始写悼词了。

在悼词里，我引用了他父亲寄来的信中的内容：

“……你不是我们上菱村第一个大学生吗。你去上大学的那天，村里的老人都嘱托说你要学会搭桥的技术回来，以便我们自己在村子里修一座漂亮的桥。你可别忘了这个嘱咐。战争胜利后，你一定要回来读书……”

在异国举行的第一次追悼会上，部队所有人都哭了。

我写的悼词，就这样含义深刻，感召人们。

不过，在 2 月份 3 个内科患者接连死去了。每当这时，我都受命写了悼词，写得照样那么殷切，那么悲伤。但我觉得有难以言状的痛苦。

从此，我决心再也不写悼词了。我真的不想写了。

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写悼词写得越好，患者就死得越多。

我对护士长斩钉截铁地说："我再也不写悼词了，不写！"

护士长点点头，转身就走了。

我想，如是恭喜生孩子的这种文章，我就心甘情愿地写。不是悼词，而是祝贺出生的那种文章……

这种文章，我宁可献出一生，也不会推辞。

这多可爱呀！我觉得我真的会写出漂亮的文章。

想到这，我的心情逐渐好起来了。

之后，多亏没有人死，我觉得满意。

至今，我没忘在那严峻的初春写悼词的往事，一想到那天晚上因初恋的告白而哭成泪人的事心里就感到阵阵作痛。

温　情

天还冷嗖嗖，可今天格外晴朗。

明媚的阳光普照，整个世界更加明亮。

这天是1951年的3·8国际妇女节。我们在异国迎来我们妇女的节日，心潮澎湃，群情振奋。

部队为我们女军人准备好饭菜，还有这个村干部要来访祝贺我们，我们一大早就忙了起来。

我们像要去相亲的姑娘似的忙着打扮。哪怕只是一天，我们也想要让这里的干部看到纯洁漂亮的朝鲜女军人。

我哈口气把帽徽擦得锃亮，还擦了擦皮带。

直到那时，我还梳个短发，十分羡慕在双辫子上系上辫带的护士长。

因为我的头发长得太慢，一直是短发。

但我想，我也已经18岁了，该编双辫子，打扮成一个大姑娘……

于是，我把后脑勺的头发分开，编了双辫子。虽然无法编出长长的辫子，也能够编两三遍了。

没有辫带怎么办？我左思右想，把红药水冲在水里，泡染绷带条，捞出来在火炉旁烘干，系在了辫子上。

大家都夸我很漂亮。

我照着镜子，满意地嫣然一笑。

大家拿出备用火柴烧成木炭，来描眉。我也生来第一次用火柴杆描了眉毛。

“来，涂这个，这儿有雪花膏。”

雪花膏瓶传来传去。我们纷纷用手蘸雪花膏，搽在脸上。

我也从瓶底里蘸点雪花膏搽脸。

这是我们班唯一的化妆品，是去年夏天路过我们医院前的一个侦察兵捉弄我们一阵子后留下的。

我们想再抹点口红就更好看了。

但我们都是赶上成熟期的少女，不抹口红也很漂亮。

我们班里谈吐诙谐的毕纯开玩笑道：“同志们，怎么样？战争结束后，我们也能出嫁生出胖小子吧……”

满屋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看你说的，还想生孩子了？”

有人这样说，大家笑得更欢。

她若无其事地反问道：“哎哎哎，那你们就不生孩子了？”

这话逗得大家都捧腹大笑，费心梳好的头发弄乱了也不在乎。

那天，我们同来访的村干部们一起聚集在宽敞的房间。

他们当中有姓李的朝鲜人当翻译，我们畅通无阻地交谈着。

我在火车上曾打算以后对中国开展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问个清楚，既然来到中国，应该了解一下。所以，我提出了这个问题。

姓李的朝鲜人听后高兴地给我讲了一番。

如今我还记得当时他的话大概如下：

中国人民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其崇高目的就在于阻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保卫祖国，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进而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等等。于是，中国正在大力开展多种全民性反美救国运动，如：全国规模的反美示威、反美教育、捐献武器运动、支援朝鲜人民的大规模捐献工作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提出的口号下，高举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在物质和精神上百般支援朝鲜人民，把由中国好儿女组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到了朝鲜。

这个村子的老百姓也响应这样的时代要求，所有家庭都奋起展开支援朝鲜战线的捐献运动。

通过他的话，我们都更详细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深刻含义。

那天，我们和他们一起吃部队准备的好饭菜，在亲切的氛围中说说话，唱唱歌。

他们为迎接国际妇女节的我们朝鲜女军人的健康，为朝鲜战争的胜利干了杯。

吃完饭后，我们出来照了相。

他们一行中的一个人拿来照相机，我们闹嚷嚷地在病房院子里以每班为单位照相。对我们来说，可没有比照相

更大的礼物。

我们从未照过穿军服的相，因而更加欢欣鼓舞。

我们排在照相机前，站在病房门前的伤兵们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把他们拉过来，挤在一起照了相。

那张照片很小，只有火柴盒那么大，不好分辨人的脸。没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把分手已久的我们姊妹连在一起的媒介。

当我们照完相的时候，姓李的朝鲜人对我们说这个村也有儿子参加志愿军的家庭，那家的大娘让他一定带一个人来一趟，便拉起了护士长的胳膊。护士长要我跟她一起走。

来流水已有好几个月，但我们从未进过村里人的家，为的是不麻烦他们。

姓李的人说，这家为支援朝鲜，头一个捐出大量棉花，还让儿子抢先参加志愿军的第一批队伍。

我们去一看，她家是普通的农户。

中年夫妻喜迎了我们，让我们进屋坐在炕上。

这家大娘正一针一针地缝鞋，看我们进来，把针线推到一边，从篮子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了姓李的人，说："李同志看看，我儿子离开了妈妈的怀里，但是，有了许多朝鲜母亲。"

李氏把信的内容翻成朝语来念给我们听。其内容是当部队驻扎在定州的时候受到的那个村子里大娘们热情周到的关照：他病了，把蜂蜜水喂给他喝，还熬鱼汤

给他吃，到溪水边洗他的衣服……

信里从头到尾都是有关朝鲜大娘的感人的故事。

当时我想，如果我听到人家对我母亲的称赞也不会这样高兴。我很高兴，很满意。

我们朝鲜的大娘跟对亲生儿子一样体贴入微地关照中国的好儿女，我就为她们骄傲，自豪。

这位中国大娘看着儿子的信，高兴得喃喃说：现在，他会在哪里打仗，赶走了美国佬，我儿子就会回来，回来了就让他娶媳妇，我正在缝鞋，准备彩礼……

我握着她的手恳切地说：儿子结婚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一定来参加，而且，以朝中共同的名义好好地办吧。大娘好像眼前浮现出那天的情景，满面笑容，不断地说："好，好哇！"

她起身出去，拿腌鸡蛋回来让我们吃。姓李的人告诉我们，中国农村的人用这个款待贵宾。

大娘还殷切地说，朝鲜的母亲们像亲生母亲般地照顾我儿子，希望你们也叫我妈妈，经常来看我。

我想留点东西作纪念。

护士长在纸上写"朝中友谊万岁！"，我则写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魂永远活在两国人民的心中"。

他们夫妻说要把我们的题词珍藏起来，等儿子回来就给他看，以后还要好好保管。

临走时，我们久久握着彼此的手不放，享受超越国籍的、亲生父母兄弟般的友谊之情。

时间已经过了 60 多年，我还经常回忆起当时，想她的儿子是不是平安回来了。岁月如水，光阴荏苒，他们夫妻估计已去世了，他们的后代在回顾当时的事情。每当回忆当时的时候，我就期待他们的心里也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魂。

在流水县的田野上

我们已经适应了东北地区的酷寒。

人有适应能力，这多么幸运啊。

当天，我整天护理患者，疲惫不堪，但还要值夜班。这是我自愿承担的任务，因为我班里有两个人得了感冒。

不过，班长说今天要在精神错乱患者病房值夜班。

我参军后护理过许许多多的患者，从伤口中擦干脓液，从化脓的伤口中挖出蠕动的蛆虫。有时，伤兵虽然咬着牙忍痛，还像小孩在妈妈面前似的撒娇，我们护士对他们多么关爱，多么任劳任怨！

现在对我们来说，伤兵是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亲近的战友。因此，在严峻的考验面前，我们护士都刚毅、诚实、勤劳。

虽然是不显眼的、不光彩的事，但我们护士不管粗活脏活都认真负责地去干，再大的困难也不能使我们屈服。可是，今夜的班要护理神经病患者。这样的患者，我还是头一次对付，我害怕了。

可今天的班，想免也免不了了。

今夜，我只有义务去精心护理患者。

在刺骨寒风中，我摸到那个病房去了。病房是中国农家的一个房间。夜空朦胧，风在旷野上呼号着，仿佛有一头猛兽在怒吼。

我刚要打开门，从里边传来值班护士着急的声音："你真是，患者同志，你干嘛把拳头往火堆里塞呀，快拔出来，快呀。"接着，听见了患者尖厉的声音：

"这个小子，豺狼成性的家伙，这下你死定了！我把你烧死了你！"

我忽地开门进去了，只见在壁炉前，护士挣扎着把患者塞进火堆里的手拔出来。

我一进门就推开了患者笨重的身躯："你干嘛呀？啊？快躺下啦。"

患者仰脸躺在床铺上，痉挛似的手足颤抖。值班护士趁机给他的胳膊打针，给他揩拭眼角的泪水，回头看了我。我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说："辛苦你了。你快去休息吧。"

这个病房有四个患者。其中两个患者病快痊愈了，另外

两个病情严重，一个是30岁的轻机枪手，另一个是26岁的步兵，就是刚才往火堆里塞手的那个。

护士向我介绍说：她看过从患者的背囊里找出来的一张起了毛的纸。通过它，她得知美军烧毁他的家乡，把尚未逃难去的村里人赶到岩洞里统统枪毙了。其中就有他的妻子和两个弟弟。

护士回去了。我一个人呆在病房里。我给随便躺下的患者盖上被子后思绪万千：不管你是工人、农民、大学生、妇人，也不管你强还是弱，战争就驱使所有的人奔赴战场。战争会带来莫大的痛苦和悲伤。

外面刮起大风，好像要刮翻屋顶的草苫子。

患者都睡着了，偶尔响起患者磨牙的声音和抱不平似的梦话……

我觉得很侥幸。我坐在壁炉前，因整天忙得疲惫不堪而倦怠无力。我挣扎着跟袭来的倦意争斗。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摇晃着身子甩开睡意，但不知不觉地开始睡着了。

忽然，响起了门开关的咣当声，我猛地站起来，即刻察看了患者。

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我给盖被子的那个患者的位子人不见了。

我以为他肯定钻到了别人的被子下面，到处找他，但还是找不着了。

糟了！这可怎么办？我慌忙跑出了门，扯开嗓门喊道：

“患者同志，患者同志！”

没人回答。我忽地想起马路那边的水井。那口水井周围都结了冰。想到这我就不寒而栗。井口周边结满冰，很不好打水。

我到井口向里面喊道：“患者同志，患者同志。”

如果他落井了就会有回应，但只有我的回声从井里响起了。

我急得差点没昏过去了。值班值得不好，害得患者出事，那么，我怎么对得起祖国和同志们！我赶忙到隔壁的病房，委托那里的护士赶紧把这个事情通知班长和值日军官。我还跟她说，我去原野看看，麻烦你搜遍病房周围。

我经过几座房子，跑到一望无际的原野。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一个幻觉：他到这个原野上肯定已经变成一个冰块。如果他在这个白雪覆盖的地上已冻死了，那我怎么办？

我慌慌张张地四处奔波，高声喊道：“患者同志，患者同志”。

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是不陌生的。从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起，我一直想这个浩瀚的原野尽头是哪里，地平线那边是什么地方等。

可我一直没空去看，也没有心情去看。

不过，有一天中午，天气较暖和，我有了空，便唆使班里的人打算去看看原野的尽头。我们走一会儿跑一会儿，叫喊或唱歌，飘飘然地走呀走。

宽广无边的旷野，让我们感到好像完全脱掉了身上一层层衣服一样，神清目爽，心舒意朗。

不过，我们走到一个地方就停住了脚步。因为前边有几个木箱。这是什么？我们毛骨悚然。在原野上零零星星放着的明明是棺材。棺材上涂了红色或蓝色，长期挨了雨雪早已褪了色。

我们惊恐万分，被吓破了胆，转身就溜了。

据说，当时中国的农村有这样的习俗：年轻的人死了，先不埋在地下，而是弃置在地上。

我就在这个原野上东奔西跑，声嘶力竭地喊了又喊。但仍就找不着他。我灰心失望，只顾望着原野那边。

这时，以微弱的天色为背景，看得见有一个东西活动着，还间或听得见和风声掺杂在一起的声音。

我慌忙跑去。以前我看过的那个原野，到处放有棺材的原野上，我发了疯似的跑去了。到那里一看，患者躺在一个棺材上手脚乱动着一个劲儿地喊道：“狗杂种，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我感到脊背发凉。我怕从哪一个棺材蹦出来死鬼，

惊恐万状。

但我还是跑到他的身边去了。

“患者同志，你这是干吗呀你？啊？你怎么能这样？”我恨他。不，我高兴了。我不由自主地潸然泪下。我要把他拉下来。

可他不能意识到一切，照样乱动叫喊。我就感到委屈，生气了。委屈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委屈得浑身颤抖。

我再也忍耐不住了，乱打他的脸和头，发了疯似地喊道：

“你抽什么风啊你？你这副德性，要是美国佬看到有多高兴啊？他们把你弄成这个样子，还在屠杀我们的人，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我乱打他的脸和头。

“你起来，起来吧。还不快给我起来？我们的祖国硝烟弥漫，你就怎么能这样？你……”我的嘴里接连说出杂乱无章没有条理的话。

一会儿，我大吃一惊。因为，患者忽地站起身来，站到了我的跟前。

我拉他的胳膊要走。

不过，他清清楚楚地说话了：“护士，抱歉……”

“啊？”因为他恢复正常的声音，我感到更大的惊讶和恐惧。此时此刻的恐惧，跟他发作的时候比起来还要大几倍。

这时，我听见我班同志们的声音：

“春玉，你在哪里？”

“哦，我在这儿呢，在这儿！”我因天大的恐惧浑身发抖的时候，恰巧同志们伸来救助的手，我赶忙向她们跑去。回头一看，患者低着头跟着我走来。我们班的同志们为找到患者而感到高兴，要握住他的胳膊。他却不好意思地低着头说：“护士同志们，对不起！我的病已经好了。”护士们都惊诧地面面相觑。

不安的恐惧的夜晚过去了，东方蒙蒙亮。我觉得昨晚的事情好像是噩梦。我想，我排会责怪我值班值得不好。不，会处罚我，还会批评我。

我沮丧起来。可是，事情却和我的预料正相反。

我一下子治好神经病患者的消息马上传遍部队。他们夸我是个名医。我哪里是个名医？我想，当时我焦急得乱打患者的头和脸，或许，可以刺激到某一关键神经。反正，当晚他即刻恢复了正常，这是事实。第二天，他去找军医长请求出院，恳求让他回到前线。

军医长答应他出院。但是，他因曾把手塞进火炉里，又住了几天的医院。

当他出院回国的那天，我们班所有人都去车站送他。我从背囊里翻出三个衬领送给他做纪念。我不知道后来他到哪个前线打仗了。几年后，我看报纸看到一篇文章和

他的照片，得知他当了某一山区合作社管理委员长，为贯彻落实党的农业政策而努力，就感到高兴。后来，我打算借出差采访的机会去看看他，给他写信寄过去。但是，回信是噩耗：他已被反动分子杀害了。他的坟墓和他被敌人杀害的妻子和弟弟的坟墓在一起。

祖国召回我们

我们到中国治疗患者，已经过去了五个月。冬天过去，阳光明媚的 4 月也快过去了。一天，我值完夜班，疲倦地走出病房，听见了喜鹊啼鸣声。战争爆发以来，我好像第一次听到喜鹊声，环顾四周，但看不见喜鹊。

我当我听错了。

我从小就听说喜鹊叫了就会有喜讯。因此，我期待这个喜鹊真的叫了。

我想，昨天刚刚听到我军胜利的消息，今天能再次听到喜讯吗？……

此时，身后又传来喜鹊的叫声。

我慌忙转身看病房那边，找喜鹊。原来，这只喜鹊正好坐在病房烟囱上面，探着头叫着。

我怕我吭声了喜鹊会飞走，就屏住呼吸站着。

今天会有什么喜讯？是不是祖国召回我们？

想到这，我怀念祖国的乡愁就油然而生。

-已过去了五个月呢……

喜鹊飞走了，烟囱里冒出了几缕白烟。我转身走了。

前面走来护士长。她匆匆走过我的身边，同从那边走来的一个军官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话。

我看见他们紧张的脸色就马上猜到了。这肯定是部队的转移。

入伍以来，我经历几十次开拔，每次都看到军官悄悄地说话，目光紧张而锐利。因此，我们队员通过它马上预感到会有变化。

果然，我们猜对了。

我们要把患者交接到离这不太远的医院，回国上前线。

归国！我们都情绪激昂了。

但没有一个人激动得说话。大家都默默地用激动的目光彼此表达心情，认真负责地进行交接和出发的准备工作。

很快就来了马车，我们把患者抬到了马车上。

我们和患者一直在异国互相依靠，相依为命。他们把我们护士当自己的妈妈和姐姐，有时发脾气耍赖地诉苦，有时还撒娇。

他们坐到马车上，伤感地说道：“把我们撇在这里，就你们自己走了？”

“行了行了，你们快治好病，马上跟我们来上前线吧。”

我们很多次重复同样的话。

如果他们也能够和我们一起回国上前线，那该多好……我搀扶一个患者上马车，他对我说："护士，我有和你一起照的照片。不管到哪儿，我都给人看这张照片。还有，我努力寻找你那么想找的护士长李顺姬。"

我感动得握住了他的手。

"你找我的姐姐？谢谢，希望你一定能找到我姐。"

我注视了他宽而纯朴的脸。以前，我曾坐在他的枕边说过，找不着参军的姐姐，令人着急。没料，他竟把这话一直记在心上。

患者惘然若失地搭在马车上走了。我们流泪送别了他们："祝你们马上康复，前线见！"

部队开拔的消息使这村里的人都很吃惊。

彭大伯等照管厨房的中国大伯们以惘然的目光看着我们。厨房里，大锅和水桶好像丢失了主人一样。

凡是人走了就会觉得空荡荡。

部队的开拔，让这里的人感到惋惜。人们站在篱笆旁边或马路上，以依依不舍的目光远远地看着我们。

我们一大早就起床，忙着准备出发。

"祖国召回我们！"这让我们激动得整夜不眠。

祖国召唤我们上激烈的战场！

我们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为了战争的胜利而上前线，哪里会有比这更大的信任！

我们总结到这里以来的日日夜夜，还回忆起过去的往事。

夜晚过去了，到了凌晨时分。

我很想跟彭大伯和那位志愿军儿子的母亲打个招呼。

但是，我们已经排好队，走在通往车站的路上。

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原野上白雪皑皑。现在，已经春草如茵，绿意盎然。

队伍在路旁的七座坟墓前停住了。用红色的土堆起来的这些坟墓，是我们战友的。

“同志们，我们为躺在这里的战友们暂致默哀。”

前面传来首长的声音。大家脱帽致哀。

队伍又出发了。

但我久久望着标桩上的名字。在这七座坟墓中，五座是我写的悼词。我把他们遗弃在异国的原野上就走了，心里很难受。我找到了大学生士兵的坟墓。

他太年轻就去世了。他那么愿意在家乡修桥。他好不容易表达出初恋的告白，却被我无情地拒不接受。

我在心里对他说：同志们，等战争结束了，祖国就会把你们接回去。我们回到祖国，也不会忘记你们。

我喃喃自语，在心里流下了热泪。

我们到了车站。火车成团地冒出蒸气，等待我们上车。

在升降台上，我们回头看难忘的流水县。刚到的时候眼生的这个地方，每座房子、井口、闹市等一切都勾起我们的回忆。

这时，只见车站那边的马路上，拥来一批人。原来，他们是彭大伯等中国的大伯、妇女和孩子。他们向我们招手打招呼。

我们从车窗探出身子，使劲挥动帽子和手，用中文喊道：

“再见，再见！”

他们也热烈地打着招呼。

我急忙找志愿军儿子的母亲，好像他们当中没有她。

咣当一声，火车开了。

当火车开出车站已有不少距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位妇女挥动着白色毛巾，喊着什么话在原野上跑了过来。

“噢，就是她！”

我使劲挥动了帽子。

“再见……！”我的声音好像被风刮散了似的。

友谊之地——流水已经不见了。我们的火车在开往长春。

最后一夜

祖国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她就让人这样激动不已。我们

在流水县过的 5 个月，简直是充满友谊、爱护和关怀，但是，我的心怎么就这样归心似箭……

我想，这好比孩子总不能离开母亲的怀抱。虽然，祖国在进行战争，硝烟弥漫，但是，我们宁愿死在祖国的怀抱里。

这是我的真心话，我们大家的心早已回到了祖国。

听说，部队到达长春，第二天凌晨 5 时 15 分经丹东到新义州。

当晚，我们整夜不眠。因为我们要在凌晨 4 点之前到车站，更是因为即将上战场的紧张和兴奋，翻来覆去地一直睡不着觉，终于在 4 点之前起来到车站去了。

当天正好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五一劳动节，一大早就有很多人举着大大的红旗拥到站前广场。

出发时间越近，我就越感到心里有一种期待，好像落了什么东西或会有人来似的。

5 时 15 分，火车开了。我只好瘫坐在了椅子上。

火车驶向丹东。这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一直缠着我，那到底是什么？

人生之路上也有错开的路……我曾在南进的路战略的暂时后退的路上，还有在异国梦寐以求找姐姐。我万万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我的姐姐为了见我就连夜赶着马车疾驶在路上。

马车的故事

原来，我的姐姐也和我们一样在中国吉林省某一村庄进行治疗。她也到处找我这个唯一的妹妹。后来我知道，我们临走时移交的患者，正是移交到了相距不远的我姐的部队。

姐姐是这一医院的护士长。当接受患者，安排好病房之后，她照样急着向他们询问认不认识个儿矮名叫春玉的护士。

有一个患者回答说：“矮个儿的春玉？慢点，我这儿有和她一起照的照片，就是太小……”他从背囊里翻出了邮票大的照片，给我姐看。这是我们3·8国际妇女节在病房外照的照片。当时，患者羡慕地看我们照片，我就把他拉过来站在我旁边一起照了。当时，我穿着厚厚的棉袄，还把帽子戴到额头上。我姐把眼镜托上托下，端详了好一会儿，才喊道：“对，是她，就是我的妹妹！”

姐姐当场热泪盈眶，高兴得流泪喊道：“找到了！同志们，找到了我的妹妹。”顿时，跑来军医和护士，大家轮流看照片，热闹一番。

“护士长那么盼望，这下可有盼头了。”

“没想到近在咫尺呢！”

姐姐握住那个士兵的手说：“同志，非常感谢，见到你像见到我妹妹一样高兴。我马上抽空去见她了。”

一个人兴奋地喊道：“同志们，我们班都一起去，

怎么样？”

大家都响应了。

“对，一起去！”

整个病房的人都激动不已。

不过，给姐姐照片的那个患者为难地说道：“护士长，你见不到她了。昨天，部队已开拔上前线去了。”

“啊？上前线去了？”

“我估计现在已到了长春。听说，明天凌晨换车……”

姐姐顿时紧咬嘴唇，勉强抑制住了刚要发出来的哭声。

“好了。她还活着……”

这个消息马上传遍部队，还传到在这儿工作的中国老人们那里。

今晚没有火车到长春。

连夜赶走几百公里路，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有一位中国老人提出建议，如果坐两匹马拉的大车走，凌晨 5 点 15 分就可以赶得上，赶快动身去吧。

于是，半个小时后在马车上装上了两个装满很多东西鼓鼓的背囊。人们都祝她一定能见到妹妹。马车飞也似的赶路。

那位中国老人握紧缰绳，快马加鞭。

马车跑到了车站，不过，他们只看到刚刚开的绕山而走的车尾。

我无法知道这些事情。后来，我在东部前线的时候，

一直到复员的时候，都没听到姐姐的消息。

我至今难忘那条错开的路。连夜赶路的马车，气喘吁吁地挥鞭子的中国老人……一想到这，我就恨不得向他跪下行礼。

火车越接近祖国，我的心就越镇定下来。

祖国，令人梦寐以求的祖国，一会儿我就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了。

我心里想，向在车站见到的人应该怎样打招呼才好？

“辛苦了”、“太辛苦你们了！”……

我摇了摇头。那么，有什么更恰当的话？

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了种种词汇，乱七八糟了。

火车早已开在鸭绿江上了。

我久久仰望祖国的天空。

已经晚上了，但天空还有通红的晚霞在燃烧着。

大家都背上了背囊，走向升降台，心脏怦怦直跳。

火车停了。

我们下车了。

没有人来接我们，没人欢迎我们。只有从未闻过的硝烟味、染红了的天和地，这一切形成一种巨大的和声扑向了我们。祖国正在燃烧着。

我在升降台上心里高声喊道：

“刚强的神圣的祖国母亲哟！

我为你斗争，死了也要在你的怀抱里重生。我亲爱的

祖国，祖国哟！”

我看见我的同志们看着我，她们的眼睛都闪闪发光。

再进攻之路

孩子们，别哭

原来，我们看到的晚霞，不是晚霞而是四处腾起的火焰。因敌人的轰炸，到处升起火焰，满地通红，椽子坍塌，玻璃破碎……嚓嚓咣当，其中掺杂着令人心酸的孩子的哭声、尖叫声、叫喊声……

当我们刚刚离开丹东的时候，美国的空中飞贼向这里投下许多炸弹，炸成一片火海。

祖国蒙受战争浩劫。

我们望着变成一片火海的城区，感到纳闷，感到憎恨，咬紧牙关。

大家在车站前默默地看着这种惨状。不，不是单纯地看，而是流着血泪凝视着它。

“你们还要投下多少颗炸弹，杀害多少人？杀戮成性的魔鬼！”

首长切齿痛恨地说：“祖国在燃烧着。同志们，快把

人们救出来。”

“是，一排跟我来。”

我跟着排长向燃烧的胡同跑去。

我们都各自带着卫生包，包里有简单的药品、个人绷带、治疗用具等，可以救出受伤的老百姓。

我跑进一个胡同，忽然听见孩子的哭声。我东张西望，只见围着砖头矮墙的房子被火焰包围，从窗户里团团地冒出火焰。

我立即跳进了院子里。我看见六七岁的孩子抱着襁褓里的婴儿坐在那里大哭大叫：“娘，娘，你快出来呀！快出来！娘……”

孩子哭成泪人，向燃烧着的房间挥手叫喊着。

我马上把婴儿接了过来。可是，婴儿的头部被火烧了，已经断了气，嘴唇发青。

“哎呀，你抱着已死的婴儿！弟弟已经死了。”

我刚要问他妈妈在哪里，便罢了。

“娘进屋去了，娘，你快把娘带出来！娘……那里……”

我用襁褓包好婴儿，拉着孩子的手说：“走，娘不在了，是美国佬害死的。”

孩子回头望着房子那边，蹬蹬地直跺脚喊叫：“娘，娘……”

我走出胡同到了马路，放下婴儿，对孩子说：“你在

这儿等着，别乱跑。”接着，我要往别处跑。但这个孩子两手紧紧地握住我的军服不放。“你别走！我也去，你别走！”

孩子害怕得哭着抱住了我的两腿。这时，班长背着一个受伤的妇女出来到了马路上。她看见我就说：“是烧伤，快急救！”随后，她又跑开了。我马上打开包，拿出了药品。

这个妇女忍不住疼痛，紧绷着脸呜呜直哭。她的肩膀和一只胳膊全被烧伤了。我给她涂了药，但她还是挣扎着哭。

“大嫂，我给你涂了药，马上就会好的。忍耐吧，大嫂……”

我殷切地对她说。

但她用拳头捶打着胸脯喊叫：“护士，冤枉啊。这可怎么办？一家人全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着……”

女人哭，孩子也哭了。

那个孩子生怕我走，一直紧紧抓住我的衣角。

到处传来叫喊声、跑步声，但我被孩子抓住了。

老百姓的担架队抬着伤员跑去。

有的人背着包袱拉着孩子的手慌忙跑去；有的人腿上缠着绷带，被人背着走……

我被孩子抓住衣角，于是打开包，治疗跑到马路来的几个人，忙着缠绷带、止血。

“乡亲们，在那座山脚下的学校里有了急救处，你们到

那里去吧。”

部队的女医士向路旁的伤员说。

她看见我，说“集合在那里”，便走过去了。

担架队跑来，把腿上受伤的伤员抬走了。烧伤的那个妇女被胳膊上戴臂章的男子背走了。

我也起来了，要到集合地点去。

“阿姨，你带我去好吗？我弟弟也带走？！……”

孩子以恐惧和哀求的目光看着我……这个眼神，我至今还没忘记。

“好，一起走，弟弟也带走。”

我把用襁褓包好的小尸体抱上来。

虽然很小，但毕竟是个尸体，让我感到死亡的恐惧。

我走了几步，听见了女人的声音：“五德，你给我站住！还不快站住了……”

女人抓住要跑的孩子的胳膊。

-五德？是不是那个五德？

我的心怦怦直跳。

我问那个女人：“大嫂，五德是谁？”我拦住了她的路。

在火光中露出了她的脸。她是瓜子脸的中年妇女。

“啊？你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你叫五德，我想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孩子。”

我仔细地看孩子的脸。浓眉下的小眼睛……我感到眼熟。对，是那个孩子。我差点没叫起来。

但他的脸一下子歪斜起来，发了疯似的呵呵直笑。

“护士，这个孩子患精神错乱。听他说，该死的美国佬把他……”

我叫起来：“他是南边来的是吧？他妈呢？”

“死得太惨了……据他恢复神智时说话的内容……弟弟们也……”

-啊，没错，是在解放后的汉城街头见过的那个五德妈……

我托女人说，把他带到部队急救处去。

我们一行到了山脚下的急救处。

当晚，我跟班里的队员们一起把婴儿埋在了山坡上。

男孩儿一直抓我的衣角，默默地看弟弟被掩埋的情景。然后，我背着他下山了。

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坐在五德旁边的女人问我：“这个孩子哪儿来的？”

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

她从我的怀里把睡着了的孩子接了过去，说：“这个孩子我带走。我已经把失去双亲彷徨在街头的五六个孩子带来了。我打算把他们带到平安北道一个深山沟去，跟他们一起生活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我感激得喉咙哽咽。

“大嫂,谢谢,你竟把战争孤儿……你贵姓……”我问她。

“知道名字有什么用。美国佬强占我家乡,我是死里逃生的……他们全都被活埋了……”

从窗户里透进了月光,照到她颤抖的嘴唇和滚下来的泪珠。

“我们家乡乐渊矿山，在后退时期，美国佬进行了大屠杀暴行……”

因愤怒和悲伤，她的话断断续续，像浸在鲜血里一样，叩打着我们的心：美国佬闯进乐渊矿山，把 800 多个工人和老百姓活活地扔进 110 米深的竖井里杀害了。她的丈夫是井长。敌人把她的丈夫和几个小孩一起绑在矿车轨道上，用矿车轧死。

当时，她有事去娘家一趟，幸而避免遭殃。说着，她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她还告诉我们她听到的美国佬在信川干下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罪行。

我们后退之后,美国佬竟犯下了这样的弥天大罪。我们的眼睛因对敌人的深仇大恨发出了闪光。

她说要在孩子醒来之前走,再次嘱托五德的事,然后就踏着月光照映的学校操场走开了。

我想象着那个孩子的哭声，觉得十分难受，但是没办法。我惘然若失，浑身都软了。

这样，我们度过了回到祖国后的第一天，精疲力竭地

睡在教室地板上。我想起五德，小跑似的走进了他躺着的教室里。他已经醒过来消沉地坐在那里。

我抚摸他的头便问：“孩子，你不认得我？”

他摇摇头。

“我说在汉城，人民军配给粮食，你妈去顶回来，你也跟妈妈一起去了呀……”

但他还是没有反应。只是他的小眼睛执拗地、疑惑地看着我。

“你呀你，五德，你和妈妈一起在桥口那里……”

他的眼睛这才闪出了光。

“哦，我想起来。你是那个姐姐。”

我高兴得一把抱住了他。

“那你妈和弟弟都哪儿去了？五德，你快说呀！”

“不，我不说了。”

五德紧闭着嘴，转过身去。

我呆呆地望着他毛糙的后脑勺。五德妈！我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见过她一次，但她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她的名字和经历等一切，我全然不知道。我只记得心地善良、性情豁达、纯洁憨厚的女人的形象。

一会儿，五德又转过身来，开门见山地告诉我如下的内容：

他们一家在手推车上装弟弟们和一套被子走在山路，一直北上。他们走累了。他的妈妈干脆丢弃被子、手推车等

一切东西，把两个弟弟抱着背着，拉着五德和弟弟的手说：“走，我们要向北走。”便不分昼夜地走了又走。

他们好几天没吃东西，有时啃着野果，被妈妈牵着走。

登上一个山坡往下看，山脚下有一座房子，烟囱冒出袅袅的白烟。

妈妈看了那座房子一会儿，把孩子们从自己的身上放下来，让五德和弟弟坐在草丛后面。

“娘去弄点吃的东西来，你们好好坐着。”

五德怕弟弟们饿得哭起来，着急地看着妈妈去的房子那边。

孩子们听到妈妈弄水和饭去了，期待地看那个房子，接连咽下大口唾沫。

“哥，我饿了。”弟弟们终于开始哭闹起来。

五德用手捂住他们的嘴说别吭声，但没有效果。五德上后山去寻找可以吃的东西。

这时，只见有两个傀儡军坏蛋用枪刺推着妈妈的脊背从房子里走到院子里。

“这个臭婆娘，是个红党。你是受侦察任务来的，是吧？你死定了。”

“我是走路当中，来喝水来了。”

“什么？让我看看，听说红党连眼睛都红。”

这个家伙靠近妈妈，用两只手指猛地戳妈妈的眼睛。

刹那间，妈妈的眼睛流出血来。

妈妈倒下去，但抬起胳膊指着前面的山，而不是孩子们在的后山，便喊道：“孩子们，你们走，要走到底……走吧！”随后，她倒在了篱笆旁边。

敌人跑到后山上来，用枪刺捅死三个弟弟后，哈哈大笑着下山去了。

五德在茂盛的草丛中看见这个惨状，吓得昏过去了。

后来，他一个人北上，被人民军带到平安北道，还遇到了好女人。

说完，五德忽地站起来，尖叫了一声：“什么？你剜出我的眼睛？”

五德早就跑到走廊去了。

我们班的人惊醒了。

我为了捉住五德，跑到操场去了。

我好不容易抓到了扭着身子要跑的他，跟跑过来的同志们一起，把他带到了军医长那里。

随后，他被移交到医院。

天亮了，队伍起程走向了东部前线。我们在祖国的北部边陲过了一夜，开始行军了。我们不知道要走几百里路。

我在行军路上一直想着哭着喊着叫妈妈的那个孩子，死的婴儿，五德妈的惨死，患精神错乱的五德，乐渊矿山的那个无名女人所说的话……这一切让我义愤填膺，又让我

感到刺痛。

我感到极大的悲痛涌上心头，想哭了。

-不，不能哭了！现在，我准备报仇去。

我强忍了哭泣。

队伍行军到一座山脚下的溪水边，下了小憩口令。

现在是 5 月份，万木峥嵘，生趣盎然。

我们坐在山脚下吃了饭团。这时，离这儿不远的地洞里跑出来了一批小孩。这是地洞教室。我们的心一下子开朗起来。

岁数和年级各异的孩子们连蹦带跳地跑到山脚下的草坪上翻滚着玩耍起来。有几个女孩在地洞前晒太阳，看着男孩们玩耍的模样。在草坪上玩的三个孩子，从地上捡起什么东西来高兴得叫起来：

“呀，看这个，我们捡了玩具汽车。你们看，竟有两个呢……”

“什么？玩具汽车？”

在地洞前玩的几个男孩高兴得向那边跑去。

女孩们告诉老师这个消息：“老师，他们捡到了玩具汽车。”

女教师从地洞里出来，向那边走去。

-好，只要我们战争胜利了，你们会有堆积如山的那种玩具！

我这样想着，笑眯眯地看了他们。

就在这一瞬间，轰隆一声，响起了爆炸声。

我们立刻向那边跑了过去。

我也把饭团扔了就跑去了。到那里一看，刚才高兴得活蹦乱跳的三个孩子已经不见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了。

我不禁叫起来：“连老虎都不叼走孩子的。你们这些杀人魔鬼！”

孩子们哭了……他们跺着脚号啕大哭。

我抚慰着孩子们，愤怒地说：“孩子们，不哭了！……人民军叔叔们消灭豺狼成性的美国佬，为他们报仇雪恨。你们可不要忘记今天的事情。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相传美国佬是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把孩子们的哭声留在后面，开始行军了。

在路上，我就想：人类的战争史上，会有比美国的杀人暴行更凶暴残忍的吗？ 20 世纪的战争史会纪录他们惨无人道的罪行。

敌人企图从地球上完全消灭掉朝鲜民族。他们不仅轰炸城市和农村，还轰炸深山沟里零零星星的房子。他们的目标不限于人。他们恨不得消灭这片领土上所有生命，向奔跑的狗也进行了机枪射击。不止于此，他们向金波荡漾的田野投下烧夷弹，烧毁谷物；向树木茂密的森林投下了烧夷弹。最后还在杀人将军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向我国投下装感染细菌的跳蚤、苍蝇、甲虫、蚊子等的细菌弹，甚至

向中国的部分地区也投下了。

20 世纪的特等杀人魔鬼——美帝国主义还肆无忌惮地投下玩具定时炸弹，杀害孩子们。

我恨不得把一颗炸弹扔到美国当心，让美国人尝尝遭受损失和惨死的味道。

怪不得世界的科学家、法律学家、社会活动家前来调查美国的细菌战，谴责美国说：“美帝国主义侮辱人类神圣的良心，是玷污人类这一高贵称号的全人类的叛徒。”

“要把美帝国主义从人类神圣领土中赶出去，剥夺他们人这一高贵的称号。”

如今，每当看到孩子们幸福成长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天孩子们的哭声。

“孩子们，别哭了。我们要向他们讨还千百倍的血债，报仇雪恨。”

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佬强加于这个国度的不幸和痛苦。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总要彻底地揭露他们的罪行，跟他们彻底算账，跟他们讨还千百倍的血债。

美国佬，我看护你？

部队去东部前线的路上，到某一村子停下小憩。我们都坐下来消除行军的疲劳，忽然，听见了紧急集合口令。原来，

部队接受了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接受从前线送来的伤兵，暂时在这个村子进行治疗。这个村子在小山岗脚下，有 20 座被战争的炮火蹂躏得很简陋的茅屋。但接受命令后，这个寂寞的村子一下子活跃起来。人们忙着在牛车上卸下炒米面布袋、药品箱、帐篷等东西；铁锅放在院子里用三块石头垒成的灶头上。

我们麻利地把农家变成为了病房。

治疗室的护士们在空地上搭小帐篷，放了治疗箱和急救药品；护士长很快把红十字旗挂在了帐篷柱子上。这样，简陋的村子变成了人民军医院。当天晚上，我们接受了载在马车上送来的伤兵。有的伤兵我们背到农家；有的伤兵就用担架抬到挂上防空窗帘的治疗室。我们在黑暗中井然有序地进行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接受伤兵的任务。

我们通过伤兵的血腥味和呻吟声，感觉到前线的情况和战斗之激烈。当晚，我们忙来忙去，几乎没有合过眼。我们扒开伤兵血迹斑斑的军服，解开脓血凝结的绷带去溪水边洗干净。

我们来不及分担病房，忙着提水壶在各个病房之间跑来跑去，整夜守在伤兵的枕边护理他们。

天蒙蒙亮，我走出了门。

激烈战争的一天又开始了。

天上早就传来敌机刺耳的声音。我痛心地想：我国的

早晨，难道以敌机的空袭开幕？可恶的敌机肆意飞在我国的蓝天上，这正常吗？

这时，护士长喊了口令，我们班排好了队。

护士长说，我们班要护理 18 个伤兵，每个病房里分别有 6 个、5 个、4 个、2 个和 1 个人。我心里想：住一个人的病房肯定是很小的房间。

护士长手指着住一个人的病房，让我去护理他。

我们都去了自己分担的病房。我忽然想到苍蝇这个可恶的东西闻到血脓味儿飞来整夜打扰患者，连天花板也不去贴着休息。

该用什么东西驱赶苍蝇呢？我想起来一个办法：我昨天在村前的溪水边看过不知名的茂盛的草。我便跑到水边去割草，扎好底部，看起来很像个笤帚。这个东西，满可以用来让一只苍蝇也不敢接近伤兵了。

我在水边很快洗完脸就回去了。

我来不及擦脸上的水，小跑似的向病房赶路。孩子们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安心，同样，只要有我们护士在旁边，伤兵就能安心忍住疼痛。

–快去，我的伤兵会在眼巴巴地等着我呢。

我快步登上廊台，打开半开着的门进屋便叫一声蒙着白布躺着的伤兵：“患者同志！你怎么样？”

我轻轻地掀起他头上的白布再次叫他：

“你疼吗？啊？”

刹那间，我吓得尖叫一声，一屁股栽倒在地上。

“啊？美国佬？？……”

这个家伙咿呀地说着什么话，坐起身来用手指了指自己缠绷带的前胸和胳膊。

“让我护理美国佬？”

我恨护士长让我护理这个病房。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直往上顶起来，忽地站起来出了门。

他用细而绕嘴的声音说话，好像在叫我。我回头看，他做手势要水喝。

我用憎恨的目光盯着他。

这样过了好几秒钟……

我一把关上了门。我坐在廊台上让自己镇静。我想，一会儿去找护士长抗议吧。

我在心里想对他们说的话：你们竟让我们护理美国佬？这是谁的命令，哪来的命令？啊？我不干了！

我的心中充满这样的抗议和愤怒。

哪儿有药给美国佬？哪儿有病房给美国佬住？

啊，看护美国佬这个可恶的侵略者，成话吗？

我忽地站起身来飞也似的跑过去找护士长。

“你说什么？让我护理美国佬？”

我的话好像出了膛的子弹似的。

“我恨不得马上杀了他，你还让我治疗他，护理他？真是，荒唐啊。”

护士长没立即顶回来，一会儿，用冷冰冰的声音回答：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憎恨敌人。这是命令，知道吗？你要明白这是命令！”说完，她就转过身去。

我好像狠狠地挨了一棍子似的泄了气。

-她说这是命令，我就没办法。

我擦干眼角的泪珠，转身回去。

忽然，我想起了一件事：世界上存在着有关俘虏问题的国际公约。我们在人道主义原则下诚实地履行国际公约，这是多么光明磊落？

但我又想：好个国际公约！难道美国佬遵守过国际公约吗？我们把伤兵搭在护送列车上开车的时候，曾把大大的红十字旗铺在车厢顶上，以便让人在飞机上看得清楚。不过，豺狼成性的美国佬竟向这幅红十字旗进行了狂轰滥炸。

我们的火车急忙躲到隧道里，幸亏火车头没事，但是，最后一节车厢露在隧道外边，遭受机枪扫射烧毁了。

那里有我们护送队的后勤物资：用白布包好的炒米面、水桶、锅、治疗器具、药品、我们护送队员的背囊，等等……

这一切东西都烧毁掉了，我们拿什么东西给伤兵吃，去哪里弄药品来治疗，去哪里弄消毒锅来?……

一个劲地追赶着红十字旗用机枪扫射的卑鄙低劣的

野蛮人，这不就是美国佬吗？

“难道美国佬履行国际公约了吗？他们是向红十字旗乱打机枪的野兽！”

我义愤填膺，要再反驳她就转过身来。但是，护士长已经不见了。

我平复自己的心情。我想，反正，我是人民军军人，要执行命令，快，快去完成任务！

我端着水和饭，再次走进了那个房间。

他喝水后，吃饭吃得很香。

然后，护士长拿着治疗箱走进来给他打了针，治疗伤口后出去了。

-哼，这个家伙真是有福气。

我在地面捡起我曾要驱赶苍蝇用的笤帚来，使出全身的劲儿扔到马路那边。

这时，美国佬无力地说着什么话，向我做手势。

我靠近了他。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张照片。看起来，他在战争中一直珍藏着它。

他给我看那张照片。我默默地看它。这是一张全家福，有面带微笑的年轻的妻子、天真地笑的儿子和女儿、穿便衣的这个美军士兵。这是他的一家人过去的合影。

他吻了吻照片，接连在胸前划十字，认真地向我说明

什么。他的话中多次出现得克萨斯一词，看来，他在说他住在这个地方。

我想，他肯定想念妻儿，他是怎么被征兵到这个战场的？现在他已作俘虏了，可以活着回家了……可是，挂在他脖子上的“军人号码”总让我不能好好待他。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你回家去！”

他没听懂我的话，踌躇一会儿，我再次用英文说：“Go home”。

这下，他在胸前划十字，高兴地笑了笑。

这时，外边传来敲打炸弹壳的声音，很快又传来敌机的声音。

我大吃一惊，因为，刚才盖着白布连声哎哟的这个家伙，忽地站起来疯了似的跑到廊台，挥动没受伤的胳膊向天空高喊什么。

“这个家伙，你快进屋去！”我推了他。但是，他还是一个劲地挥动胳膊。

我眼里冒火。

我使劲拉他，把他按倒在了炕上。

他继续嘟噜什么。

“你这是让飞机向这里投下炸弹？要不然，你还活着，让你们的人下来救你？快说！”我对连声嘟噜的他叫起来。

此刻，我痛感到我的话一个字也不通。我的脑子里急着找侵略者和杀人魔鬼等英文单词。

但是，我脑子里没有这些词。

我一把抱住了头。

那天，我始终没能痛快地骂一句这个美国佬。

我估计部队的技术副院长可能懂英文。我决心一见到他就一定问个清楚，牢牢地记下来。

可是，没等我找出这个英文词汇，伤兵们被护送到后方，我们却启程走向了前线。

两年后，我在位于柏松里的金日成综合大学办窑洞教室里上英语课。

老师深情地望着我们被硝烟熏黑的脸。

我赶忙站起来问他："老师，侵略者美国佬，用英文怎么说？"

"侵略者美国佬？！……"老师的脸上浮现出片刻不解的神色，但马上就在小小的黑板上满满地写了英文单词。同学们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我。可我觉得没必要解释……

Aggressors，我心里重复这个英文单词，便回忆那天跟美国佬进行的语言不通的"激战"。

翻越马息岭

我们向东部前线行军已有6天了。我们每天强行军，走100里路。我们在路上目睹烧成灰烬的村庄、城市、幼儿园

院子里随风摇晃的秋千、没主人的空荡荡的院子等。我们看着这些，默默地赶路。白天，因像绿豆蝇一样烦人的敌机，无法走多少路。可夜里，我们就很轻松地加快步伐。因为在白天充分休息过，我们的行军速度很快。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行程，只知道我们是从新义州出发，现在到了江原道马息岭脚下。快走吧，马息岭那边有铁岭，铁岭那边的每座高地上正在展开敌我之间激烈的战斗。我要到那个战场，手持担架和武器打仗，跟战士们一起痛打敌人……在战斗中牺牲也无所谓……我在行军路上一直身临其境地想象在枪林弹雨中的自己，来排遣了强行军的苦痛。

我从来没想象过不在战场而在后方医院里的自己。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是大家一致的想法。

傍晚时分，我们抵达了马息岭脚下。

6月的天空无限清澈，连绵的山峦，茂密的树林反衬着晚霞。敌人疯狂地投下炸弹，企图把这片大地化为灰烬，但大自然以自己巨大的力量带来了万木峥嵘的盛夏。我们要连夜翻越马息岭。指挥员说，要格外做好行军准备。我们把背囊整理得更简便；包脚布包得好，没一个皱纹；我们互相在起了泡的脚掌上用火柴头烧扁水泡，然后勒紧了鞋带子。太阳落山后，有很多汽车在山路上来来往往。

敌机在山顶上盘旋着进行机枪扫射。

崇山峻岭的夜晚来得很快。天马上黑下来。

我们走在山路一旁，为汽车让出了路。汽车关灯开着。有的汽车好像跟敌机作对似的开着灯跑，有人在路旁高喊，便关了灯。

上前线的人和从前线回来的人，经常在路上互相打招呼，在黑暗中说说笑话。

从前线来的汽车上，有人扯开嗓门喊道："哟，双辫子姑娘们！上哪儿去呀？"

我们当中有人回答："我们也打仗去呢。"大家都笑了。笑声久久地回荡在悬崖峭壁间。

我看，无论是谁翻越这条山路都不会发困。旁边是巍峨的悬崖，马路上不断响起汽车喇叭声，天上有敌人的照明弹光和敌机的嗡嗡声……我们绕了一道弯又一道弯，走了很长时间。我们走得汗流浃背，脚脖子发酸，脚掌起了泡酸痛。

我们还要走很多路。我想，在后退时期我曾走了几千里路，现在这算什么呀，我要坚持住。

指挥员看我们走累了，便靠近我们问道：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马息岭哪？"

有人回答："马息岭很高啊。"队伍里发出了吃吃的窃笑声。

指挥员对我们介绍起马息岭：马息岭这个地名来源于山太高，连马都感到吃力，要休息后再越过。它位于江原道元山市和法洞郡之间山脉的北端，是个连接我国中部和东西部

的要冲，因而敌人恨不得炸毁这个山岭。他还说："虽然很暗，你们还是好好记下这个山路吧。说不定你们还要来往这个地方呢。"

我心里想：哪里的话。我们这就要上前线，回到这个马息岭干吗?

后来，我才明白他的这番话是暗示我们将来会有的事情。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我会在马息岭护送患者，经历苦难……

至今，我记不清怎样下了马息岭。看来，下山的时候我忍不住疲倦，打着盹下意识地挪动脚步。

天露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在松树林里小憩。我从背囊里拿出了一个饭团。但我手拿着饭团，马上趴在背囊上睡着了。过了 30 分钟左右，我听到了口令声。我忽地站起来了。大家也都手拿着饭团就困倒了。排长对我们说：大家都到溪水边洗洗脸，擦擦身，提提神，然后越过前面的铁岭吧。

我们一齐大声回答："是！"

我们走进溪水当中，洗头发，擦身子。我们觉得浑身是劲，别说铁岭，就是更高的山岭也能一口气越过。

可这是怎么回事？指挥员向越过马息岭而来的我们说，释王寺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要在这里执行战斗任务。

我们原想去战火纷飞的前方，感到有点失落，但这毕竟是命令，是战斗命令。我们的任务是接受从前方部队来的

伤员，在马息岭和铁岭之间的释王寺进行治疗，把他们护送到马息岭那边的阳德去。

解放后，金日成将军采取措施在释王寺修建休养所和疗养所，供劳动人民休息和治疗。可是，不久前因美国空中飞贼的狂轰滥炸，它化为了一片灰烬。

我听着首长的话，怀着惆怅的心情看了看松树茂密的空地。这里哪儿有可以治疗患者的地方？石头基础上有几座没烧完的石造建筑，还有几座草苫子往下垂的农家。

但我想，我们什么时候在像样的条件下工作过？即使是在地洞或半窑洞里，可以治疗患者就行。在这里即将诞生我们的新医院。

这天，释王寺一带翻腾起来：很小的石造建筑屋顶上，有红十字旗飘扬；大家为了接受晚上到达的患者，忙来忙去；石造建筑里布置手术室和治疗室；厨房的烟囱里冒出团团的白烟。

我排负责挂号科和一号病房。我在挂号科工作。

我们到村子去弄来了煮饲料的硕大的锅。

我们又弄来一个油罐，在锅和油罐里加水后烧火。

从前线来的伤员，首先要在“澡堂”里消除因血汗沾上的污垢后才能进病房去。

傍晚，开来了第一批汽车。他们到挂号科去制成病历后，到“澡堂”来洗澡。他们都是伤兵，自己洗不了澡。

我们要做他们的帮手，帮他们洗。如果我们护士能摇身一变成了男护士该多好……

等到了第二天，我们要做更多的事：布置病房，抱来稻草塞进床垫，挖新地洞。

挂号结束后，我出来了。外边一片通明，如同白昼。我想今天是圆月。我抬头一看，大吃了一惊，原来，不是圆月，而是敌机投下的一个个照明弹。我吓得喊叫起来：“同志们，快来看看，敌人投下了照明弹……”

大家跑了出来。

“他们要找什么呢?竟投下了这个玩意儿。”

“没想到，这里也是前线。”

当晚，伤兵连续不断地来，我们忙了整夜。

两年后，我复员了。后来，我得知一个噩耗：我离开部队几个月后，我们医院遭受敌人的狂轰滥炸，一切都破坏殆尽，很多患者和医护人员牺牲。

我悲痛欲绝，捶胸顿足。原来，敌人的照明弹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部队。千刀万剐的美国佬！你们到底拿朝鲜人当什么看？竟向红十字旗肆无忌惮地投下炸弹……

日月如流，光阴荏苒。

1975 年，我曾到释王寺疗养所去疗养。

这次旅行，使我兴奋起来。走出车站到释王寺入口，我久久站在路上按捺激动的心情。这里新建了许多建筑，

如雅致的食堂、泥疗室等等。我好容易找到战争时期建有挂号科和“澡堂”的地方。遭轰炸的病房遗址就找不着了。松林、端饭的路、洗绷带的溪水、肩挂着十个水壶来打水的矿泉水眼……这些东西还保持着原样，使我回忆起在战火纷飞的日子经历过的难忘的往事。

在凝聚着牺牲的战友流下的鲜血的这个地方，如今，修建了劳动人民的休养所。这明明是我的战友们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换来的结晶。

释王寺，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地方！望你世代传颂战争时期人民军勇士们的战斗精神！

照明弹的伞

在激烈战场上，炎热的 8 月过去，进入了 9 月份。最先了解东部前线战况的，就是我们护士。我们不是通过报纸刊物，而是通过伤兵的伤口和他们的话直接地了解战争之激烈和具体战况。伤兵络绎不绝地来了。“同志，前线的情况怎么样？你在哪儿打的仗？”这是我们对他们的第一句问话。

来了一个军服千疮百孔、双眼失明的伤兵，让人觉得惨不忍睹。

我觉得不好问他，但还是握着他的手问道：“你这是

在哪个战斗中……”伤兵捶着自己的胸膛，用宏亮而嘶哑的声音说：

“护士！请你把我送回到 1211 高地吧。是谁把我送到这里来了？现在他们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可我却到这里来了！”

他着急得接连捶打前胸。他完全意识不到自己双目失明，感觉不到疼痛。他的脑子里只有对敌人的愤怒，要回 1211 高地去打仗的欲望，不能和战友们在一起的苦痛。我们太了解他的心情。

当时，敌人在夏季攻势遭到惨败，装作将在西部前线发起进攻，其实，往东部前线集结庞大兵力，企图同登陆东海岸的部队相配合一举吞掉朝鲜北半部，1951 年 9 月初，发起了“秋季攻势”。

金日成将军立刻洞察到敌人的阴谋诡计，采取了如下的措施：把西海岸的一些防御部队调到东部前线，同时，在估计敌人发起大规模攻击的 1211 高地一带形成强有力的防御线，大力进行歼灭战，粉碎敌人的攻势。

9 月初，敌人果然发起了对 1211 高地的大规模攻击。

敌人一定要攻占这座高地，就是遭到莫大的损失也在所不惜。他们动用庞大的兵力和战斗器材，仅在一天就投下 3 万-4 万颗炸弹和炮弹，进行“波浪式攻击”。

的确，我们全体人员，不，全世界人的注意都集中到了

1211高地上。1211高地战斗是世界战争史上未曾有过的激烈的战斗。我们接受的伤兵就是在这座高地的人。敌人大谈所谓“最大的轰炸”、“最大的炮击”，仅在一天内就发起几十次攻击。我军勇士们展开激烈的防御战，射尽了枪弹就滚下石头，石头滚没了就手拿着工兵锹或徒手进行白刃战，消灭敌人。他们都无限忠于领袖和祖国，心怀作为军人的纯洁良心和道义，发挥忘我的牺牲精神去英勇奋战。他们在战斗的余暇召开党公开会议通过了呈献给金主席的誓词。那个伤兵告诉我誓词的内容。现在，我无法全记得那些内容，只记得誓词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们明白，宁可有地死后埋葬，也没有一寸土地活着让给敌人。只要有将军的战士——我们在，1211高地就会永远是我们祖国的高地。”

说完，伤兵无力地闭上了嘴。他好像口渴了。我拿热水给他喝。他摇了摇头。我站起来提水桶跟他说：“我给你打矿泉水去。”半夜三更，但我不害怕。为1211高地的勇士，就没什么可吝惜的，没什么东西可怕的。我想尽力地关照他。

我拿着电筒出来。可外头四处通亮，因为，敌机已经撒下了许多照明弹。“他们又来了！”我咬牙切齿。

在这个晚上，人民军勇士们也上前线去；老百姓为了保障军队的运输工作，冒着枪林弹雨搬运炮弹和粮食到高地上，修复遭破坏的道路和桥梁。对敌人来说，他们是眼中钉。

所以，他们像觅食的秃鹫眼睛一样，借助于照明弹可恶的眼睛来监视地面，进行机枪扫射，投下炸弹。

当晚，患者睡着后，我为了弄懂照明弹有什么名堂就出来到外头久久仰望夜空。乍看起来，照明弹好像挂在我们头上，其实，它挂在别的地方。仔细看来，照明弹逐渐暗淡，随之，渐渐下降了。我在昏暗中凝视着它，原来，它挂在雨伞般的东西上。

照明弹明明是挂在降落伞上渐渐下降的。

不久后，我们接到命令，上山去砍用作担架架子的木头。

遭轰炸的农家椽子也可以作担架架子。但是，我们想到逃难去的房东，还有从不违反丝毫不动人民财产的军队纪律，就没人要动它。

我们上山去砍木头。我看见郁郁葱葱的树木和朴素的野花，想到了1211高地的伤兵。我想，他看不见花儿，但还能闻到花香，我要对他说这就是你们流血守卫的祖国的香气。

随后，我看见松树树枝上挂有一种东西迎风摆动着。我躲在草丛中屏息注视着它。它好像侦察兵穿的迷彩服，系有许多绳子。我的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一种想法。它是不是照明弹的伞？对，肯定是它。我向同志们喊道：“同志们，快来看看。这儿有照明弹的伞！”

我靠近松树扯下伞。降落伞顺利地被扯下来了。

“你们看，那里还有一个呢！”我们在草坪上又捡到了

一个伞。看来，这些伞是随风飘到这里来了。

我们缴获降落伞回去，好像抓到俘虏一样，心里觉得飘飘然。

有人说：“同志们，把它派啥用场？”

大家想来想去。我想了一会儿，便说道：“我们把它挂在窑洞墙壁上，怎么样？因为墙壁坎坷不平不好看，又有湿气。”我想到这是 1211 高地伤兵的病房。大家同意我的想法。我想，用我们的缴获物遮住病房的墙壁该多好看。我高兴地下了山。护士长去连队不在。我们四个人当中，数我上级。我的肩上已有下士的肩章。我指示她们在护士长回来之前马上把它围在墙壁上，等护士长回来了再报告她。我拿着野花束到病房跑去了。那里的护士说患者的阵痛很厉害，刚刚睡着了。我把花束放在他的枕边，想到他再也看不到东西就觉得心酸。

我从军帽里拔出针出来。大家已经坐在树荫底下，用剪刀剪降落伞做针线。我说：“你们不要缝得太细。稀稀拉拉地缝住就行。”

她们按我说的稀稀拉拉地缝了它。不久后，我们把它围在了窑洞病房的墙壁上。花花搭搭的色彩使病房大放异彩。

我高兴地说：“好了。同志们！护士长回来看了就会高兴得不得了。”这时，护士长抱着白布走进了病房。我上前一步报告她：“护士长，我们用在山上缴获的降落伞围住了

墙壁。”

护士长惊诧地环视了墙壁。她的脸上浮现出了不满意的表情。

我再解释道：“嗯，用缴获的伞来……”护士长冷冰冰地说：“难道你们打了一场战斗不成？这不是缴获，而是捡来的吧。”

我无话可说。

“快把它全扯下来。你们怎么想起了这样的馊主意……”

护士长无可奈何似的看了我。

“没有白布，你们就应该想到用自己盖的白布围墙了。”我听了护士长的话，好像头上狠狠地挨了一棍子。这是多么正确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意见、忠告和批评。

我想出来的“好主意”转眼就化为了一个泡影。

病房里的一切都要用白色布置得干净整齐，以便患者不受刺激。这是卫生学起码的要求。可我要用美国佬的降落伞……太荒唐了。我急忙跑进病房里去马上把它扯下来了。然后，把它扔在了后院的旮旯里。那天，我们用护士长拿来的白布把病房布置得很干净。

1211 高地的伤兵马上被护送去了。从前方部队接连传来战斗消息，大大地鼓舞我们，让我们激动不已。1211 高地战斗一直进行了一个多月。每当接受 1211 高地伤兵的

时候，我们就会想起那个伤兵告诉我们的，呈献给金日成将军的誓词：只要有将军的战士——我们在，1211 高地就会永远是我们祖国的高地。1211 高地的英雄的防御者就以自己的鲜血恪守誓言。后来，我看人民军军报得知如下的战果：杀伤和俘虏敌兵 2.9 万多人，击落 40 多架敌机，缴获或破坏 60 多辆坦克和许多战斗器材……

1211 高地战斗和 851 高地战斗等都胜利结束了。第二年春，在平壤举办军人文艺会演，我们部队准备诗朗诵和活报剧。活报剧的内容为：一个美国女记者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要把死亡的陷阱沟的战况黑白颠倒地报道，穿长统靴走得咯噔咯噔响，来到激烈战场的入口，围巾却绊在未烧尽的树枝上，吓得当场昏倒在地上。

我们的排练做得很好，但因没有围巾而发愁。

我想起了扔掉的降落伞。哪里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围巾料？我便到后院找出了伞。降落伞虽然被弄得乱七八糟，但是，我用剪刀剪来完整的部分做了围巾料。我把“围巾”拿到护士长那里。护士长面带微笑说：“你真行啊！这的确很合适。”

我们部队准备的活报剧，在军人文艺会演上因其诙谐讽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敌人在 1211 高地吃了败仗，照明弹的伞被利用为了我们庆祝战斗胜利而举行的军人文艺会演的小道具。

护送的山路

当年冬天，下了格外大的雪。1951 年冬月，接连不断地下雪，我们都说这样的大雪预告战争的胜利。庄稼人会说瑞雪兆丰年，但我们却把大雪和战争连接在一起。这反映了我国人民对战争胜利的愿望。当天，下了整天的大雪，刺骨的寒风也停住了。白雪覆盖的大地上，从海那里传来的远程舰炮声和轰炸的爆炸声都变得很沉闷。天气很适合于护送患者，我们护送组坐汽车上马息岭，觉得很轻松。我们在晚上启程，任务是把 12 名重伤患者和轻伤患者护送到马息岭那边的阳德医院。我们护送组共有 4 人，组长是我。

以前的新兵——我在战争的考验中锻炼，已成长为人民军下士、副班长，今天，作为护送组长率领着队员和伤兵翻越这座岭。

我在颠簸的汽车上怕伤兵的伤口碰到什么地方，用手一直遮盖他们的伤口，安慰他们说一会儿就能到阳德。高高的山岭和峡谷全被白雪覆盖，在微弱的月光下显出自己的轮廓。路上，上前线的车和开往后方的车接连不断地开着。不知怎的，今天没有敌机飞来麻烦我们，汽车都亮开前灯行驶。我借助其光看见满载炮弹和粮食的汽车、山坡上顶着鼓鼓白雪而立的柞树和檀树奇妙的样子。

有人对我们的汽车喊道：“喂，同志，把灯关了！”。

我们汽车的司机从驾驶室探出身子对他说："你别白费心了！今天晚上，敌人早已进入梦乡了。你听听，哪里有敌机声？"

我听了司机的话，习惯地仰望了天空。我们经常挨敌机的空袭，故具有对飞机声很敏锐的感觉。

黑暗的天空什么也看不见。但在汽车的噪音中，我还是听得见刺耳的金属声。这个声音明明是从很近的山顶上传来的。我站起来用手敲打驾驶室。

"防空！关灯吧。"我高喊道。但是，灯还开着。

我再一次高喊："防空，防空！"路上的汽车霎时关了灯。

就在这时，不知从哪个山顶上飞下来，敌机摇晃着很大的身躯向山路一直俯冲下来。轰隆隆……成串的炸弹一直落到峡谷升起火焰。我张开双臂趴在了伤兵的头上。汽车在黑暗中以最高速度疾驶。可敌机不肯放过我们。我们以为已经回去了的敌机，像找到猎物的秃鹫一样再次飞回来进行机枪扫射，还投掷了烧夷弹。炸弹的火焰离我们很近，让我们眼花缭乱。

"同志们，快扶患者掩蔽！"我慌忙叫道。我们汽车的驾驶室中了枪弹。我把车厢挂钩拔开，抱着背着忙把伤兵接下来。

"同志们，快来帮帮忙，把患者接下来。快点！"

在这危急关头，路上的军人跑了过来从着了火的汽车上迅速地接下患者，有的人抱着，有的人背着走到山坡那里。

有人喊道："啊，司机中了机枪弹。"

我马上跑到着火的汽车去。司机流着血倒在雪地上。枪弹穿透了他的肱骨。我采取急救措施，用绷带缠住了伤口。然后，我把他背到伤兵那里。

"他们烧毁了我的汽车！……该死的东西！伤兵怎么办？组长！"

他在难忍的痛苦中憎恨敌人，还担心坐在路旁的伤兵。

我心里骂他：我直叫防空防空了，你还开灯开车……

但我还是用温和的语气安慰他："司机同志，别太难过。幸亏所有伤兵都平安无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护送的患者又多了一个人。着火的汽车前边有一辆汽车。我跑到那里去。好像车刚刚修好，司机从车底里爬出来。我对他说："司机同志，我们在护送患者，可我们的汽车烧毁了。我求你拉我们的伤兵好吗？哪怕是几个人也好！"我流着泪恳切地说。他欣然答应说可以装载几个重伤患者。我们把 7 个重伤患者背来装在了车上。

患者互相谦让，我还是挑选了 7 个人，装上了车。

我仔细地告诉两个队员把患者护送到阳德医院，怎样做移交等等。

两个队员说应该由组长去，但我又不能把其他患者

遗弃在路上自己走。她们在车上对我说："我们要弄一辆马车来接你们。"她们的话，在喧闹的山路上留下了长长的余音。

留下的伤兵该怎么搬运呢？

山路炸毁了，直到重新修复好，不会有一辆车来往了。加上天气越来越冷，要是在露天的患者挨冻就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我对这一点了如指掌。

我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紧咬嘴唇。

我环视着坐在雪地上的伤兵就想：要赶快离开这一复杂困难的弯路。怎么个离开法呢？……我想来想去，忽然，着火的汽车咣当当地从绝壁上滚了下去。原来，山路的一段一下子坍塌了。

这时，在黑暗中跑来了五六个人，他们的肩上扛着装土的草袋。

有人高兴地喊道："同志们看看，来了修路队的人！"路上的人都禁不住高兴。"同志们，非常感谢你们！"

"哪里哪里，我们只希望你们好好打仗。山路就别担心好了。"

人们都笑了。

我想，赶快离开这段路吧。把他们怎么搬走呢？和我一起留下的列兵玉实提议，把四个患者放在毛毯上，由我们俩拖着走。

我看可以这样做。

我们把两张毛毯放在雪地上，让伤兵坐在那里。他们为难地踌躇一会儿，无可奈何地坐上了。他们已是动弹不了的患者，只好服从我的命令。我们用力拉住毛毯的两个角。虽然是下坡路，而且是雪地，但是，这毕竟不是个雪橇，不好滑动。

伤兵在毛毯上身子左右晃动着。我想，这个方法是不是加重他们的疼痛？

我停住了脚步。玉实也泄了气。

我笑着把脊背朝向了一个伤兵说道："我说还是这个脊背最管用！来，上吧！"

他不肯马上搭在我的身上，便为难地说道："哎呀，组长你背不了我。"

"凭什么？到现在为止，我背过多少伤兵你知道吗？"

"我还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他拉过来背上了。我本来个儿矮，他魁梧的身躯重重地压下了我的身子。但是，我怕他受伤的腿拖在地上，抓紧他的大腿一步又一步地走了。胳膊和肩膀受伤的另一个伤兵在我身旁吃力地跟着，渐渐跟不上了。我脊背上的伤兵为了减轻自己的体重，用力抓住了我的肩膀。我喉咙里直冒出了热气。可我还是坚持走，心里想：再坚持一点，坚持一点……

我背上的伤兵很难过地哀求道：

"护士，你放下了我吧。早知如此就……你说我的身子

怎么这样高大……”我停下来喘口气，往上托了托他，笑着说道：

“哪里的话，我们女人就喜欢身材魁梧的男子哩。”

我这样走了好一会儿，来到较宽敞的路旁，把他放下来后沿着来路急忙返回去了。这样，我反复了好几次……

当背着最后一个患者下山的时候，我腿都软了，踉踉跄跄地勉强挪动着脚步。我累得汗流浃背，身上直冒热气。但是，我瞪眼看着山路，支棱着耳朵听后面的声音。山路那边传来人们的说话声、高喊声、喇叭声，好像已修好路，汽车可以来往了。

我准备在这里拦车。

山路上终于出现了汽车。可是，这些车都满载东西，没有空车。我很着急，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要快拦住汽车。我就站到了山路当中。这时，开来了一辆空车。我张开了双臂。汽车不断响起了喇叭，看来是要轧我而过的气势。

可我紧闭着眼睛，张开双臂，像木头人一样站在路上一动不动。汽车到我跟前，急忙刹车停住了。接着，车门咣当一声打开，传来谩骂声。

“你这是干吗？啊？你想怎样？”

我对司机说：“对不起，司机同志，因为有急事……麻烦你搭载我们的患者行吗？”我哀求似的向他求情。

他向患者那里瞥了一眼，说：“我作不了主，还是跟押运员说说吧……”他指了指车厢。

有一个扛枪的军人在车厢上看我。我对他说："麻烦你搭我们的患者行吗？就是在半路上下车也行。"

玉实跑过来扒在车厢求情道：

"请你们搭患者好不好？你们这不是空车吗？"

这下，押运员气呼呼地说："空车？你们没长眼了？"

我忽地上车一看，就愣住了。原来，车厢里有一批美军俘虏，坐在一起因寒冷和疼痛吭吭地发出呻吟。

我感到有一股极大的愤怒涌上心头。

"押运员同志，你马上把他们卸下。他们算什么东西？就这样养尊处优啊？要搭我们的患者。你快把他们卸下，快，把那些东西……"我的心里充满了对司机的怒气和对敌人的憎恨。

押运员说："同志，你闪开。我在执行任务呢。"说完，他拍拍驾驶室要司机开车。车嗡嗡地启动了。我再次挡住了车。此时，我脑子里掠过一个好的说法。我追问了他："你当然是在执行任务吧。可你并没有接到不能在这车上搭伤兵的命令吧？"押运员哑然失惊，只吭一声："你，真是……"。真的，哪里有这样的命令呢？

路过的汽车上，有人庇护我们说："喂，你还是答应护士姑娘的要求吧。说不定，战争结束后，她会嫁给你，呵呵……"

押运员犹豫不决，司机则打开了车厢。我们尽量把美军俘虏挤到后面去，把我们的伤兵搭在了前面。

汽车下山到一个岔路口的时候，已经是黎明时分。

在岔路口上，汽车要拐弯进入旁边的路。于是，我们又下车了。

“护士同志，到阳德，恐怕有 20 多里远的。”

“知道了，你们慢走啊！”

我向司机和押运员打了招呼。

我回头向患者勉强做出了笑容，说道：

“同志们，请你们再忍耐一点吧。来，我来背你们走。这就是最好不过的运输工具嘛！”说完，我很快把一个患者搭在了我的背上。玉实也背上了一个人。能走动的患者两个互相搀扶着跟我们走。

我们把患者背到一个地方，又转身跑了过去再去背。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我们在昏暗中看见有一辆马车跑过来。握紧缰绳赶车的，是我的队员。她们叫我：

“组长！”

玉实回答：“同志们！”

我听她的声音好像是在梦境似的，便昏过去了。

我跟患者一起被送到阳德医院，过一个小时后才醒来。

我看见战场上的朦胧火花。火花逐渐鲜明起来。原来，这不是战场的火花，而是挂在急救室里的弹壳灯盏的火光。我看到有我的队员、这里的军医和护士们泪汪汪地看着我。

“玉实，伤兵呢？”

“你放心吧。都移交好了……”

“是吗？太好了！”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的眼前突然浮现出了一个护士长的面容：南进的夏天的某一天，护士长把电筒挂在树枝上，从自己的胳膊抽血，输给很危急的伤兵。当时我是列兵。我决心把她当作我一生的榜样，成长为一个像她一样的人。

在进攻的路、暂时的战略后退之路、在异国进行的医疗战斗中，我也已经成长了。我走过多么长的硝烟弥漫的险路而来……

战争使我成长为了一个当之无愧的基层指挥员，使我成长为了更坚强的、更有骨气的战士。

在回来的路上，我想起那个艰巨的晚上。我感到有一股快感涌上了心头，而不是疲倦。

我很想对我队员们吐露自己的感受，便说道：

“同志们，在军队里，再大的苦痛也觉得可以经得起，真奇怪！”

我回头望了在远处的马息岭。

为祖国和同志做出了一点贡献，想到这，我感到无比幸福……

至今，我深切地回忆当时我在光滑的雪路上背着那个笨重的伤兵，上气不接下气地一步一步地挣扎着走路的那个

马息岭。

我想说：不管是大还是小，命令是一定要完成的。完成任务的战士一定会感到自豪，觉得自己像祖国的蓝天一样干净、纯洁。

火线入党

“朝鲜劳动党党员，入党日期 1952 年 4 月 21 日。”

这是记在我个人文件头一页的最令我骄傲和自豪的内容。

父母给的肉体生命，是人人都能摊到的，但是，政治生命则是只有领袖的战士才能享有的光荣。

所以，我们都把加入我们的金日成将军建立和领导的朝鲜劳动党看作自己至高无上的荣幸，梦寐以求地盼望能够成为朝鲜劳动党的党员。

入伍以来，我也从未忘记过这一点。

我参军两年来耳闻目睹过无数党员的英雄壮举，还听说过有些战士们在流血牺牲的最后时刻留下的遗言：“希望你们称呼我为朝鲜劳动党的党员。”

我到什么时候才能加入朝鲜劳动党？不，我一定要成为党员。

不能成为金将军的战士、朝鲜劳动党的党员，那就我

活着有什么意义?

这种想法越来越深深扎根于我的心灵深处，给我带来极大的力量和勇气，使我一直勇往直前。

1952 年 4 月，我就得到了这至高无上的荣誉。当时我 19 岁。

有人告诉我在松林里的草坪上要召开党支部会议，来讨论我的火线入党问题。

我的心怦怦直跳，没有勇气敢出现在党支部党员前面。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出多少贡献，没资格入党。我要说什么话呢?

护理患者?作为组长完成了护送任务?不，这不就是无论是谁都应该完成的战斗任务吗?

一直到站在党员面前的时刻，我想了这些，还有即将要成为金日成将军的党员这一莫大的喜悦让我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

由于过于兴奋，我在会议上几乎没有听懂主持人的报告和党员们认真的讨论。我只感觉到他们都发言支持我入党，还给我同志式的忠告和帮助。

一会儿，我再次站在了党员的面前。

我用颤抖的声音发表自己的决心。我激动得流着泪说话。我觉得，我的话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心灵深处，其内容大概如下:

……我曾在南边没有对未来的希望而彷徨着。是金日成将军把我培养成为堂堂的好战士和光荣的朝鲜劳动党的党员。如果哪怕是一瞬间忘记这个伟大而温暖的怀抱，我就不是人。我发誓，遵守党的纲领和章程，在任何逆境中也始终一贯地做一个无限忠于金日成将军,无限忠于朝鲜劳动党的好女儿。……

那个光荣的日子就是1952年4月21,铭刻在我珍藏在怀里的党证里。会议结束后，政治副营长等人都高兴地拥抱着我表示祝贺。

“祝贺你火线入党！”

“恭喜恭喜！”

我感到令人窒息般的高兴和喜悦，再也不能站在那里。

我想一个人静静地吟味和享受这一莫大的荣幸，便跑上松林里去了。那里的一片花草，已从地里钻出头来在明媚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我久久地坐在那里。我的心里翻滚的不单纯是高兴。我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反复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俗话说，以忠贞报答恩情，以孝顺报答关爱。我宁愿壮烈牺牲，决不玷污党员的良心和道义。

此时，我觉得我更懂事了，一定要活得不同寻常。这种责任感使我觉得自己肩负重任。

当天，我们部队里有包括我在内的5个人光荣地火线

入党了。具体来说是，一号病房的人是我和皮肤科的男秘书；其他人是驻扎在别的村子里的二号病房和三号病房里的人。

不久后，我们受到命令要到元山的军医局政治部去领党证。

当时正是 5 月份，早晨的天空清澈湛蓝。我的心里火线入党的兴奋还没消失，兴高采烈地抓紧时间，第一个来到了定为出发地点的路口。在那边的牛车路上走来三号病房的月顺。她看见我，便跑了过来。我问她："你去哪儿？"

"今天我跟你一起去元山。"

"去干吗？"

"领取党证呗……"

我一时愣住了。以前我以为她是个党员，比我先进得很，故差点问她："你才入了党？"

我是在东北认识的她，因为属不同的连，所以来往很少。

月顺个儿矮，眼睛细而小，显得纯朴老实。不管是什么事情，她都做得很积极忘我，挺身而出承担重活，所以，我佩服过她好几次。

我以为她是个很优秀的军人，自己根本比不上她，加上，听说以前她是个八路军，就很想听听她的经历。

她握住我的手说："我说，我跟你这个文学家一起去领党证，更是高兴了。"

“我也很高兴跟你一起去。我总想听听你的经历。”

“是吗？你我是同岁呢。”

“原来是这样……回来的路上你给我讲讲你的经历好不好？”

“行，我呀，我度过了太苦难的童年时代，被人不当人看。可现在，我是个朝鲜劳动党党员了。哎，能有地方寄信该多好。”

一会儿，人到齐了。政治副营长让一辆汽车等在马路边后叫我们，我们都跑过去上了车。

车子翻山越野开往元山。

我们在车厢里，像凯旋的将军似的一直兴高采烈地唱歌。

汽车经过连绵的山路，开在原野上。大家都监视着天空。

月顺高兴地笑着说道：“恐怕敌机也知道我们去领党证吧，一动不动的。”

“可不是吗，月顺去领党证，他们敢！哈哈……”

男秘书说道。大家都哄然大笑。此刻，我们听见了飞机声。

“防空！”

突然，敌机向我们俯冲了。

大家就地卧倒。响起了机枪声和爆炸声，火柱冲上了天。

不知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敌机飞回去了。被埋在土里的我们抖抖身上的土，环顾四周。

原来我们都被扔到了路上或田地上。

政治副营长叫了我们。大家从四周出来，但是月顺却不见了。

“月顺！”大家东奔西跑找她。

我们发现她倒在着火的车厢上，已经咽气。

“月顺！”

“你睁开眼睛，快醒醒吧！”

可她已经死了。在这样的大喜之日，竟发生了这样令人心酸的事情。

月顺曾那么高兴去领党证，可现在……

小山岗脚下有了月顺的坟墓。这是我们去村子跟那里的老人们一起做的。

我们很晚才抵达元山。那里的军官们站在漏出微弱的灯光的地洞前焦急地等着我们。

我们在地洞里领取了朝鲜劳动党党证，噙着泪水做了发自心灵深处的入党宣誓：“为了金日成将军，为了祖国献出我的一生。”

桌子上放有未能授予月顺的党证。

“我们失去了一个好同志。听说这个党员很优秀，具有忘我的牺牲精神……”军官这么一说，使我们禁不住流下热泪。

政治副营长告诉他们为月顺修了坟墓。

这时，我流着泪问他们：“我可以建议一件事吗？”

前面的军官抬起视线，表示同意。

“请你们让我带着月顺的党证去放在她坟墓上一会儿，好让她在坟墓里看到……”

我哭着再也说不下去。这样，我们也领着月顺的党证走出了地洞。

夜空里繁星闪烁。我们望得见海上远处有敌舰。敌舰发射的炮弹拖着长长的金属声飞来爆炸，轰动了海岸城市。

我们连夜离开元山，第二天早晨抵达了月顺的坟墓前。

政治副营长呆呆地站在了坟墓前。

我们默默地把在原野上采来的野花放在了月顺的坟墓前。

政治副营长把党证放在了花上，说：

“月顺同志，这是你的党证，姓名池月顺，党证编号***”

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我们在坟墓前脱下了军帽。

“月顺同志，你曾那么高兴入党了……

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最亲近的战友、最亲近的同志——月顺同志。我们会把你对党的无限忠诚也合在一起，始终不渝地拥护和捍卫我们党，朝鲜劳动党，希望你相信我们全体党员就安息吧。月顺同志！……”

这是那天我在她的坟墓前作的朴素的口头悼词。

之后又过了 50 多年。

我在恩惠的怀抱里生活，现在已经鬓发斑白，但我到底做出了什么贡献？我没有尽到女战士的义务，没有报答党的信任，因此，作为一个女战士，我始终存在着负罪感。

可是，我却没有忘记在那战火纷飞的日子火线入党的时候做过的入党宣誓：竭诚拥护伟大将军、誓死保卫祖国母亲……

欢欣鼓舞，是否梦境？

战争进行得仍旧激烈。敌人企图突破我们的防御阵地，一天进行好几十次攻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向东海大量投入舰船。

虽然形势很严峻，但是春天还按自然的规律准时到来，我们的生活也丰富多彩。春天，部队里举办军人文艺会演。尤其军医局下属部队的军人文艺会演因其思想艺术水平很高，军人发挥无穷的才能和必胜的气概，轰动了世界。虽然是战争时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沿着自己的轨道走向明天，走向未来。这个春天，高兴和幸运排着队找我来了。

几个月前，我火线入党了，那天的欢喜和激动还充满着心头。可是，做梦也想象不到的天大的欢喜又让我激动不已。

一天，政治部叫我去一趟。我走出营房，经过斜坡路

来到了政治部所在的地洞前。

我在那里看见有五六个大学生出身的上士和司务长走出了门。她们的脸上都露出极度兴奋的表情。她们虽然很理智地闭着嘴，但是眼睛都闪闪发光，好像瞒着一种天大的欢喜。

她们向我露出格外亲切温柔的微笑，好像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很羡慕地看她们走下坡路。我入伍以来，她们一直是我尊敬、羡慕和憧憬的对象，因为她们都是大学生出身。她们是从大学的讲堂来的战友、姐姐。金日成综合大学数学系学生严玉姬、化学系二年级学生李润勋、金策工业大学（当时名）学生金增淑、朴惠玉、宋美玉、朴玉姬、医科大学（当时名）学生金香莲、李顺姬、崔后男等……我一直羡慕她们，战争结束了就会返回到大学学习。

可我呢？到底什么时候能上大学？我不由得惆怅起来。

我一下子咽下大口唾沫，安慰自己。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做大学梦？真傻呀你！

我鞭策自己后，马上走进了地洞报告：“报告，政治副营长！副班长李春玉奉命到来。”

地洞里有首长、政治副营长等几个军官。刚进来看得不太清楚，但我知道他们看着我笑。

我不知所以然。这时，政治副营长抱住我的肩膀说：

“你想上大学吧？我们决定把你保送上金日成综合大学。”

我大吃一惊。刚才在地洞外边我想过的事，他怎么猜到了？这是不是试探我的意向？我不知怎的羞涩地发着愣。

政治副营长又说：“你上大学去能学会很多东西，就可以为祖国做出更多贡献。最高司令官同志把前线的大学生都召回了大学。”

我好像在梦境般地听他的话。

我这是不是梦境？但是，又响起了说话声：

“……虽然你不是大学在校生，但还是决定和大学生一起保送，去准备准备吧。”

我恍然大悟，便喊道：

“首长，我也去大学吗？这真的不是梦境吗？我去，我想读书。”

我记不得我怎样走出了地洞。我不是走下坡路，而疯了似的向树木茂盛的山坡跑去。然后，一下扑到草丛里乱滚。

啊！但愿如此，但愿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境……我快当大学生了！

我的眼里扑簌簌地掉下眼泪。

忽然，我怕这一切是梦，就拧了一下脸。痛了。可我又怕这是梦境里的痛，便随手掐一根草来啃，满嘴散发出

清新的草香。

我把它咽下，坐起身来。

袭来的兴奋渐渐被冷淡的理智给赶走了。我再次回想刚才听到的话。

“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同志把在前线的所有大学生召回到大学……”

这么一说，战争已经算是赢了。要不是这样，他怎么为了战争胜利了的未来就召回大学生呢？我的心早就飞向阳光明媚的大学的窗户。

忽然，从山那边接连传来了强烈的爆炸声。我忽地站起来注视那边。

我想，不，这是我发疯了。还想上大学去……前线的战友们此时此刻流血战斗……大学生应该回去，但我呢？不行，要等战争结束了再去读书。快去告诉他们吧，告诉他们我不要去大学。

理性好像锥子一样猛刺我，使我跑回到指挥部。那天，我向指挥员说过：战争还没结束，我做大学梦本身就不对了……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一定要去上金日成综合大学，请你们一定保送我去吧。

可是，指挥员还是硬要我去大学。

那天，我背着人默默地做了很多事，因为我想在走之前多做点事。

我到溪水边洗绷带，本部药房的元正姬高兴地跑过来悄悄地对我说："也让我去搞艺术。我要当电影演员。"我使劲揉搓她的脸说：

"这下可好啦。你曾那么盼望当演员……"

我和她是要好的朋友。

自从我管政治部图书室的几个月来，我在她的药房的小房间里跟她一起打发了不少时间。

我们彼此交流过自己格外远大的艺术梦。

有一天，我们的医院来了一个曾上过艺术大学钢琴科的伤兵。

对专攻钢琴的他来说，大拇指被子弹打没了确实是巨大的打击。

伤兵为了安慰自己，经常在松林里散步，唱歌。

我们为了安慰他，给他带来点勇气就去找他。以此为契机，那个伤兵写了表白爱情的情书，我则在中间当了跑腿的。出院的时候，他往元正姬的军帽插上一朵大波斯菊花后上前线去了……

那天晚上，大家跑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表示祝贺。她们了解我不安的心情，便勉励我说战争结束后她们也要跟着去。

的确，因为有这样的好战友，我跟她们一起笑着赴汤蹈火，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大家心里面珍藏着像泉水一样干净而纯洁的感情。战争期间，我很多次感受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眠。

看来，在最高兴或最难过的时候，就会想到自己的亲人。

我为一个人享受上大学的喜悦而十分焦急。可是，又没有地方寄信通知。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部队。我排的同志们忙着准备我的行李。她们说一复员了就缺乏一切，便纷纷在自己的背囊里翻出东西塞进了我的背囊里。凡是女人都爱藏东西，我们女战士的背囊里经常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她们毫不吝惜地把这些东西都给了我：参军的时候带来的绸巾、线轴、袜子、新的包脚布、洗干净的内衣、绣花的手帕、肥皂、红色辫带……

背囊很快装得囊口都合不拢。我说已经够了，要从她们手里把背囊抢来，但她们还是继续塞进了东西。有人笑着说：

“你们看！这些东西也够你出嫁了。”

大家笑声满堂。

参加战争以来，我一有空就写了手记。这个手记卷已经起毛，起皱纹不好看，但这还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我把手记卷捆放进背囊里说：“我该把最宝贵的东西放在最底层呀。”

“哦，手记！记住这本手记里应该有我的名字呀！”福顺坐着上前一步说。大家都说不要漏了自己的名字，喧闹

了一番。

“没有你们，这本手记怎么写成？都是你们的故事哩。”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很高兴。

那天，部队为我们在松林里准备简单的饭菜，还进行了娱乐会。

第二天，下了细雨。我们在路口等车。车来了。我们和部队指挥员热烈拥抱着道别。

“祝你们好好学习！”可没人回答。

我们互相拥抱着，哭着笑着道别：

“再见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不会忘记部队！”我这样喊道。

我们上了车。离开部队和战友的这一刻，我不禁潸然泪下。……

车开了。我们在车上挥动花束噙着泪水喊道：

“同志们，在胜利的阅兵式广场再见！”一会儿，车开远了，路上的战友们就成了一个黑点。

你好啊，我的部队，我的战友！我们虽然分手，但不会忘记我们共命运的战友爱。

车子已经跑了很长的路。

这样，我向新的世界、学问的世界迈开了探究的第一步。

两天后，我在大同江畔遇见了一位教育工作者。据他说，他来参加 195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科学工作者大会。

平壤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不过，在牡丹峰地下剧场召开科学工作者大会，这真是梦境般的消息。

他对我介绍说，从 1951 年各所大学全在地洞里进行教学工作；最高司令官同志把前线的大学生召回了大学；世界人民担心朝鲜的命运的时候，我国留学生却提着书包抵达兄弟国家，轰动了全世界。

他还说：金主席在科学工作者大会上强调说，知识分子是我国有力的力量，是个宝贝，没有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积极的作用，就不能发展经济和文化，因此，解放后我们党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培养民族知识分子的问题。

我和他分手后，反复琢磨他的话，信步走在大同江畔。

河面上倒映繁星，吹来了初夏的熏风。

突然传来了爆炸声，是敌人进行的夜间轰炸。

在这样的情况下召开科学工作者大会，而不是军官会议；从前线召回大学生到讲堂；新设科学院，而不是军需厂；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战后恢复建设问题……

这一切说明什么呢？

眼前还在进行激烈的战争，但是，最高司令官同志展望战争的胜利，便设计祖国的未来！

从此，我对战争的结局充满乐观，开始为了明天而活。

必胜的信念和乐观不是任何幻想的产物，这是毋庸赘言的。

对未来的确信，是出自对最高司令官同志卓越战略的确信，对他天才的高瞻远瞩的确信。

由于有这样伟大领袖的领导，我国的未来是辉煌灿烂的，我们祖国会永远繁荣昌盛。

我确信，我珍惜已久的政治理念、青春的理想和美梦、我真正的人生都会在这个伟大的怀抱里开花结果，便激动不已。

我这个以前的前线女战士，现在要步入科学殿堂了。好像要祝福我的人生，今晚夜空的繁星格外明亮。

永作军人

复员军人集结所，这是我军人生涯的终点？

现在，我的肩膀上已经没有肩章，一直勒紧腰部的用惯了的皮带也没有了。

所谓服兵役的纪念品，只有曾在东北地区穿绗过的棉袄跟患者们一起照的邮票那么大的照片，哪怕是只把肩章留给我该多好？

复员军人集结所院子里有很多从前线来的复员军人，十分热闹。

我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只要到粮食科去拿粮食证件就可以离开这里去自己的学校了。

和我一起来的我们部队的姐姐们都纷纷遇见自己的学友。

金日成综合大学数学系学生严玉姬姐姐也在人群中发现自己的朋友，便高兴得欢呼着跑去了。

她们因见到老同学而互相拥抱着团团转，可听到阵亡的学友的消息后就流下了眼泪。

闯过激烈战斗的考验，现在活着重逢，她们的高兴和喜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元正姬也发现一个人就欢呼着跑去了。

我在旁边只顾瞧她们在这个小院子里热热闹闹的情景。因为，在这里没有我的学友，也没有熟人，只好一个人呆在那里。

我想能找到姐姐该多好，便仔细地观察每个人，但是，哪里也没有跟姐姐相似的军官。

我想一个人呆着，便到院子角落的树荫底下坐下来。茂密的树叶迎风摆动，投下凉爽的树荫。我打算在这里等部队的姐姐们回来。

我背靠树干，仰望天空。天空无边无际，天空到底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

一切东西都有起点和终点。

是的，我这个女兵之路也有起点和终点。难道我一个人坐着的这个地方就是我军人生涯的终点吗？两年前的夏天在获得解放的汉城某一女校操场上启程的女兵的苦难之路正在这个普普通通的，连在地图上也没标记的小院子里快要

结束了。

以前的事历历在目，两年来我所走过的、跑过的、行军过的每条路都勾起我的回忆：南进的路、艰难的后退之路、离开祖国到中国东北地区的路、经过硝烟弥漫的祖国到东部前线的路……祖国的山野、清川江的夜晚、流水县的旷野……我回忆我所走过来的无数条路，沉浸在思考之中。我走过来的路，共有多少里？我自个儿心里合计了一下。

我总算走了三千多里路。

我这么想。在这条路上，我曾哭过，也唉声叹气过，但始终没有半途而废过。从新兵培训所的那天夜晚起，我渐渐成长为坚强的、有骨气的、讲道义的、充满信念的人，渐渐成长为正义感强的、忠于祖国的士兵。

在这条路上，我的一切都跟祖国联系起来，心里充满了有关祖国的真挚的、宝贵的、神圣的东西。

我想，这就是我们神圣的正义战争给我们每个战士，不，给所有经历战争的我国人民带来的礼物。

只有在战争中才能意识到的这种神圣的感觉、纯洁无暇的精神源泉，我该怎样表达出来才好？……

恐怕由于我们伟大的太阳金日成将军的阳光，这一切东西就给这片大地带来这样纯粹迷人的气息。

祖国是那么可贵，因而，如被敌人的铁蹄蹂躏，你就觉得心如刀割，只要为了祖国，你就抛头颅洒鲜血，不顾一切地

冲向敌阵。

祖国哟，我这个女兵要永远做你的战士。

啊，祖国，我的祖国……

我想了又想。

这时，有人拉住我的手。她们就是玉姬姐和元正姬。

元正姬把我拉起来，说："你冥思苦想什么呢？你这个我们的文学家，真拿你没办法呀。"她说手续已经办好，你快去一趟。

我跑进了前面的木造建筑。

嘱咐

粮食科的桌子前坐着一个军官，看来有三十五六岁。

我前面的几个复员军人很快地领取粮食证件就出了门。

我靠近了桌子。桌子上放有一张很厚的有几个裂痕的玻璃板。我的视线不知怎的离不开这张玻璃。

军官用铁笔麻利地写着什么东西，递给我说："下一个……"我手拿着纸张让开一步，笑着跟他说："凡是复员军人都得经过这个房间，是吧？"

他点头答应："对。"

朋友们在外边等我出来。太阳已经升上高高的天空，晒得满地冒出热气。

玉姬跟我们说，再走两三个小时的路到某一个农家

做午饭吃后再走。

我们开始走了。

在路上，我总觉得好像有东西落在后面，经常回头看。

我想：凡是复员军人都要到那里去一趟，那么，我姐也会不会到那里来？

一旦离开了这里，似乎跟姐姐的联系永远断绝了，这种想法使我不能加快步伐。

忽然，我想起了刚才看过的有裂痕的玻璃板。

对，就是这个！

我停了下来。“稍等……”我二话没说转身跑过去，站在了粮食科军官面前。

“有什么事？”军官诧异地看我喘气的样子。

“军官同志，麻烦你给我一张纸好吗？我有东西要写下！”

他给我一张纸和铁笔。我在纸上大大地写下姐姐的名字、生日、地址、我的名字，然后，用更大的字体写上：我去金日成综合大学。

然后，我把玻璃片拆开，把纸放在了其下面。

“你？……”

可我麻利的手已经把玻璃片拼成了原样。

“对不起，军官同志！我求你答应我的托付，求你千万不要动这张纸，好让来这里的人一律看见它。”我急忙告诉

他嘱托的内容。

他看一眼纸，然后点了点头。

我走出来便跑。跑了一会儿，我又停下了脚步。

这个军官会在那里到什么时候？如果他被调走了呢？……是的，如果他走了，今天的承诺由谁来履行？

我转身跑了回去。那个军官恰好开门出来，碰到了我。我对他说：

“我……如果你被调走，你也要把这张纸移交给后任好吗？拜托你一定要……”

我的声音颤抖着。

“好说，你呀你……一定移交，放心吧！”他向我眨了眨眼睛。

我端详着他的脸，好像要确认他的话是真是假……

我又转身跑向了朋友们那里。

我的眼前浮现出他刚才向我眨眼的脸。

可是，他不一定履行自己的承诺，我的恳求也有可能泡汤。不，看来他会履行自己的承诺。

只有时间能证明一切……

我甩动着胳膊往前跑，好像要甩掉心里纠缠的这两种想法。

时间真的证明了那天粮食科的军官怎样履行了承诺。

我借此机会讲述一下那天我写的纸终于带来我和我

那么费心寻找的姐姐之间重逢的故事。

在大学预科期间，我们每天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后下地干活。

一天，我卧病不起。外面来了一个人，传来女人的声音：“有人吗？请问！”

我没回答。那个女人又焦急地说道：

“有人吗？请问一下！”

我在被窝里喊道：“这里没人呀。你到地里问去。”

有人登上了廊台。

“请问这里有没有春玉……”

我觉得好耳熟，忽地站起身来开了门。

“什么？你找谁？”

门外有一位身穿军服的、戴眼镜的女军官。她就是我寻找已久的姐姐。

我高兴得喊道：“啊，姐姐，怎么是你呀？……”

“你得什么病了？啊？原来你还是这样活着……”

我们拥抱着哭起来。

“姐，我找你找了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了……”我哭着问她。

原来，她带着退伍的人到复员军人集结所来，看见粮食科桌子玻璃板下面的纸。

听说，粮食科的那个军官在调走的时候，果然把这张纸移交给了后任。

“啊，真是个好人！”我恨不得去见那个军官致谢。

这样，我终于见到了曾在南进的路、后退的路和东北地区那么费心地寻找的姐姐了。

我高兴得不顾欠佳的身体跑到地头去喊道：

“同志们，我姐来了！”

大家都把锄头扔到一边踩着地垄跑了过来。我至今难忘，当天敌机低空俯冲下来，但他们围住我们来衷心祝贺我们姊妹的相逢。

至今，我常常回忆起粮食科桌子上的玻璃板，怀着感恩之心回忆那个认真履行承诺的不知名的军官。

手记卷被烧毁

至今，我全然记不得那是什么地方的堤坝路。

我们沿着各种野花盛开的堤坝路走来，到堤坝下面的溪水边去卸下背囊，拿出饭团吃了午饭。

溪水虽然不深，但清澈见底，在盛夏酷暑季节里十分诱人。

于是，溪水边稀稀落落地有路过的军人、停车下来落汗的司机和行人等等。

我们也把背囊成排地放在汽车旁的草坪上，跳进溪水里洗脸洗头。

溪水潺潺而流，白云倒映在水面上。

我们觉得很爽快。

有两个军人站在溪水对岸，向我们开玩笑道："姑娘们，肩章怎么被夺去了？"

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反驳道："什么叫被夺去？我们是复员军人，正在回大学去呢……"

这时，响起了飞机声。我们抬头看天空。

"防空，防空"有人喊。

敌机早就低下机头，向汽车俯冲过来，进行机枪扫射。

我们马上躲到堤坝墙旁去了。

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爆炸，汽车被火焰围住了。

敌机飞走了之后，我们跑过去找自己的背囊。

背囊被随便扔得到处都是，我们跑来跑去找背囊。可我找不着背囊了。

"同志们，我的背囊不见了！"

"啊?你的背囊？……"

大家忙着搜遍水边、草坪和堤坝，还是没找到。

"这个背囊到底跑到哪儿去了？"

汽车还在燃烧着。司机从车轮下拖出没烧尽的背囊带便喊道："你们别找了，背囊烧掉了！"

大家都跑到汽车那里去一看，我的背囊被火烧得只剩下了背囊带。

离开部队的前一天，我排全体同志竭尽诚意打好的背囊竟被敌人轰炸给烧掉了。

“这可怎么办？背囊烧掉了。”

“该死的东西，难道他们担心炸弹用不完了不成？”

大家都痛恨得咬牙切齿。

我觉得有一股悲伤涌上心头，差点儿没哭出声来。我勉强做出笑容，对她们说：“好了，背囊没有了不意味着我的路受挫了。”

玉姬姐拉着我的手说：“来，我们到那里去坐坐。”

我们到水边柳树下的空地去坐了下来。

玉姬姐卸下自己的背囊，推到我跟前，说：

“你拿着。我们是路经家再去大学……你是孑然一身，没有背囊怎么办？”

我好不容易抑制住了刚要爆发出来的哭泣。

大家都推出自己的背囊让我拿走。

我挥了挥手，忽地站起来。

“行了行了，你们这也算话吗？”

大家呆呆地望着我。

“你们想一想，你们复员回家，连背囊也不带只身出现在亲人面前，这像话吗？这绝对不行。”

我的话确实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话，如实地反映我恳切的心情。

大家默默无声。

我接着说：“我倒没关系，因为我又不是去见父母和

乡亲们……我径直到大学去就行了。”

我要笑一笑，但没笑成。

“如有我的手记卷那该多好……我该怎么办好？哎！”

我失去了太重要的东西，感到全身无力。我想，如果失去了十个背囊也不会感到这么惋惜。

我的手记卷，是我参加战争以来一直把心中的喜怒哀乐都倾诉过的知心朋友。我到过的所有地方，所有山峰和峡谷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那里。

硝烟弥漫的两年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怀里。它简直是我生活的一切，我心目中的明鉴，现在，可恶的敌人却把它烧掉了，该怎么办？……

大家在自己的背囊里翻出东西，用包脚布缝成大包。

正姬抚摸我的后背，安慰道：“你别太难过了，事已经发生了，没办法呀。”

我不想在即将分手的同志们的心里投下阴影，便勉强做出笑容道：“好了，同志们别担心我了。我满可以用脑子里的记忆再写它了。还有，在新的手记里一定写上今天烧没了的背囊。也就是敌人强加于女兵的最后洗礼。怎么样？”

大家看我的情绪有点好转，就高兴了。

她们在用包脚布拼凑而成的大包里放进不少东西。

我提着那个白色包袱去大学就行了。

这时刚才在水边向我们开过玩笑的两个军人走了过来。

他们的肩章是蓝色的。

他们说："我们从司机那里听到了你们的事。给，你们把东西放进这里吧，没有背囊怎么回家呀。"

他们把背囊放在了我们的跟前。

"那你们？……"

"没关系，我们到部队再弄一个就行。"

我的朋友们高兴得欢呼起来。

"多谢多谢，我们不会忘记你们。"

"你们是哪个部队？"

"我们是**部队医院的护士。"

一个军人拍自己的膝盖，说：

"啊，护士是患者的母亲……不是有这样的歌吗？我就可惜没机会受到你们这样的关照。"我们中间的一个就笑着反驳道：

"你呀你，同志，你可别想享受军医所的关照了。"我们姑娘们笑得很开心了。

我们久久挥手送别他们。

这样，我有了新的复员背囊。

我们的心都飘飘然。

心酸而悲痛的往事都成为愉快而美好的追忆，让我们充满对愉快的明天、对辉煌的未来的信心和乐观而勇往直前。

我们到了岔路口上。

在这里，我们要分手。两条路是汽车路，另一条是羊肠小道。

听说，沿着这条羊肠小道一过前面的小山坡就是大学预科所在的村子。

我们在这里分手了。我们的分手不是悲伤的。

玉姬姐还是要拉我到她的家去。她可不想让从后退的路起一直共患难的我一个人去。可是，我坚决推辞了她的好意。因为我不想打扰她一家人的团圆。

我总不想让离别的时刻拖拖拉拉的。我很快转过身来拉着正姬的手走上了小道。

“玉姬姐，再见吧！”我们挥手喊道。

“再见！”玉姬回应。

到了平壤编组站堤坝路的一个桥头，我和正姬要分手了。

我们哭着笑着互相握着手许久不放。

“我当电影演员，你当作家……”

“我当作家，你当演员……”

我们再次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然后，她过桥走在通往电影制片厂的路上。

路上一片寂寞，路旁的草丛上有蜻蜓飞着。忽然，我听见了敌机刺耳的声音，抬头一看，敌人的飞机三架一组地飞向什么地方。

–你们有完没完？还嫌不够要轰炸哪个地方？

我切身感到因敌人的轰炸受尽折磨的祖国的遭遇，便加快了脚步。

–啊，战争还没结束可我却上大学去呢。

祖国对我的信任是多么的大，我对祖国的责任又多么重啊……

金将军这么大的信任，这么大的恩情，我该用什么来报答才好呢……

我下定决心：活着当金日成将军的女战士，死后重生也要做党的女战士，我要永远走在女兵之路。这样，我把我的女兵之路延伸到上大学的路，就朝着辉煌的未来走过去。

后　记

女兵之路延伸到了战胜的阅兵式广场。

历史性的日子，胜利之日——1953 年 7 月 27 日，终于到来了。

历经三年的战争，终于以在百战百胜的钢铁统帅、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领导下斗争的我国人民和人民军的胜利结束了。

美帝国主义企图一举吞掉共和国北半部，但是，在朝鲜人民的面前却屈膝认输。他们就在自己发动战争的那个位置，签订了停战协定。

战胜的那天，平壤上空绽放了礼花。

那天，前线的高地上飘扬着被弹片划破的共和国国旗，胜利的喊声震天动地："金日成将军万岁！"

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身穿白色元帅服登上主席台，满面春风地高高举手向受阅方队还礼。

近卫师、英雄师步伐威武地、雄赳赳地前进，各兵种英雄战士队伍也气昂昂地前进。

在其后面，跟着捍卫后方而进行斗争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也向敬爱的金日成将军发出欢呼，流着

热泪前进。

-啊，他就是我敬仰不已的传奇式英雄金日成将军、我们的最高司令官！就是他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解放祖国的历史大业。

如今，他又战胜美帝国主义，捍卫我的祖国、我的国家、我的民族。的确，他是民族伟大的太阳！的确，今天的胜利是他所带来的。

啊！我的祖国！你伟大，你辉煌！

我雄赳赳地行进在主席台前，心里就这样呐喊着。

由于有伟大的领袖、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人民军，曾大言不惭自诩世界“最强”的美帝国主义的神话就遭到彻底粉碎了。

战争期间，我们杀伤俘虏敌军 156.71 万多人，其中包括美军 40.54 万多人。

军部头头们也不是新手，而是他们所谓的“栋梁”，如麦克阿瑟、李奇微、范佛里特、渥克、克拉克等。但他们都遭到惨败，其中，渥克就一命呜呼，迪安就束手就擒了。

朝鲜人民捍卫了自己光荣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世界人民称颂朝鲜人民为英雄人民。

这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美军还盘踞在我们祖国的南半部。

我们的斗争还没结束。

统一祖国的历史任务重重地压在我国人民的肩膀上。

青年人将是统一了的祖国的主人公。

青年人！你们要在统一祖国的圣战中勇往直前。

我相信你们会继承 20 世纪 50 年代祖国防御者所发挥的英雄斗争精神，在誓死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斗争中充分显示自己的爱国忠贞和坚强意志。

和我一起在女兵之路上走过来的朋友们，你们要坚持走自己所选择的正义之路、信念之路，而不要踌躇不前，不要半途而废，不要见利忘义。

路总是朝向前方的！

致敬！

李春玉

女兵之路

作者：　李春玉
出版：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外文出版社
译著：　崔镛植
发行：　主体 103 年(2014 年) 6 月

ㄱ-4035035

E-mail：flph@star-co.net.kp
http://www.naenara.com.kp

朝鲜·平壤

主体103年（2014年）

